VALKYRIE PROFILE

女神侧身像 官方小说（上）

人界纷乱



作者／梅村崇
翻译／YULA

GAME NOVELS

VALKYRIE PROFILE

女神侧身像

人界纷乱

目录

prologue
4

episode 1
9

episode 2
39

episode 3
69

episode 4
97

episode 5
125

episode 6
152

末世之时已近在咫尺——米弥尔之头如此预言道。

但它没说，所谓末世指的是什么。

其口中所言末世之时定是诸神之黄昏，除此之外别无其他。主神奥丁想着。而且，它必将出现在亚萨神族和华纳神族的纷争迎来尾声之时。

奥丁被自己这个想法微微一震，而后缓缓站起身来。

片刻后，米弥尔之头终于明确告知即将到来的末世时刻为何时，而那恰与奥丁的观点无异。

和华纳神族之间的纷争还在不断激化中。其规模早已超过日常的风吹草动，正朝着可称之为“战争”领域的方向延伸。

奥丁将盛满了黄金美酒、其中浸有米弥尔之头的容器转过去，然后沉静地回到宝座上坐下。

“芙蕾……”

当奥丁面无表情地念出这个名字时，他眼前的空间立即出现了轻微的波动。瞬间过后，一位女神出现在他面前。

丰饶女神芙蕾任凭那一头浅咖啡色的长发在微风中凌乱地飞舞，屈膝跪下，毕恭毕敬地答道：“是，芙蕾在此。”

“芙蕾啊，召唤出瓦尔基里吧。”

未等女神抬起脸庞，奥丁便先行发下话来。

“遵命。”

芙蕾深深点下头，继而站直身子，背对着奥丁高高抬起双手。

“……这次是蕾娜斯么？”

“是的。”芙蕾不假思索地答道。

“唔……”

伴随着这声简短的叹息，奥丁皱起了眉头。

看他这副样子，芙蕾脸上浮现出一丝笑意，似是表明她早已猜到

会这样。

“请不用担心，我都考虑好了。”

听闻此言，奥丁紧锁的表情立刻缓和了几分。

“也就是说，没问题了吧。”

“一切都将按照奥丁大人您的旨意行事。”

芙蕾低头回答完毕，之后转身背朝奥丁，开始咏唱起召唤的咒语。

*

她慢慢睁开眼睛站起来，一边感受着从深度睡眠中苏醒时特有的轻微眩晕，一边环顾四周。

这是一个能从外面洒进柔和光线的小礼堂。

蕾娜斯轻轻摇了摇头，怀着疑惑走到外面。

在瞬间增强了好几倍的阳光照射下，视野也变成一片炫目的白，然后万物才徐徐恢复了本来的色彩。绿色的大地和蔚蓝的天空顿时一览无遗，徐徐微风轻柔地抚着她的银色秀发。

诸神的世界——神界阿斯加尔德，其中存在着以奥丁为首的亚萨神族居住之地瓦尔哈拉。目前她所在的地方便是位于瓦尔哈拉中心附近的一处微高山岗。

放眼观望着稀疏并立的白色建筑物，蕾娜斯深呼吸了一口气。在充分回味了苏醒的感觉、并对过往风景进行一番怀旧之后，她继续向前走去。前方那个特别高的山岗上，耸立着一座能俯瞰瓦尔哈拉全景的庄严城堡。

“蕾娜斯姐姐！”

正当她行走于横跨水渠的石桥上时，一个身影从天飞降，轻轻扑入她怀中，声音中充满了欢愉。

“好久不见了，芙莱娅。”

面对少女这张无忧无虑的笑脸，蕾娜斯也微笑着给予应答。

女孩的名字叫芙莱娅，是芙蕾的妹妹，同时也是司掌美与爱的女神。

“蕾娜斯姐姐，还像往常一样跟我聊聊吧。”

芙莱娅仍旧抱着蕾娜斯，扭着腰对她撒娇。

尽管凭尚显年幼的容貌和无忧无虑的性格被称之为小女神，但芙莱娅浑身萦绕的风韵和芳香已让她出落得亭亭玉立。而她的天真无邪与奔放又使这股气质如同含苞待放，无数男神被她的美色所迷惑，并导致了数起事件的发生。不用说，她自己对此是毫无知觉的。

“聊什么？”

“嗯，像往常一样，比如之前的经历什么的。”

蕾娜斯歪着头想了想。

“之前的经历么……可我也才刚刚醒过来而已。”

“这样啊……”

蕾娜斯的回答让芙莱娅的表情添了一丝落寞。

“而且奥丁大人在叫我，抱歉了。”

“没事。你那么忙，我还留住你，真对不起。”

说着，芙莱娅放开了蕾娜斯。

“哪里。”蕾娜斯轻轻摇头，脸上带着微笑，“下次我们再一起好好聊聊吧。”

“嗯，再会，蕾娜斯姐姐！”

芙莱娅重新恢复了满面笑容，看着蕾娜斯的背影，用力挥手喊道。

宝座之间，天花板高得让人晃眼，从外面注入的几道阳光给这个空间染上了一层淡淡的光辉。

蕾娜斯朝光辉中朦胧的宝座缓缓移动着步子，薄雾逐渐散尽，显现出天鹅绒的鲜明绯色。当俯视着她的奥丁及芙蕾跃入眼中后，她单膝下跪，深深将头埋入怀中。

“蕾娜斯・瓦尔基里，应召唤而来。”

“把头抬起来，蕾娜斯。你和其他人不一样，无需此等礼数。”

“是。”

蕾娜斯一站起身，立于奥丁旁边的芙蕾身影便倏然消失，转而凭空出现在她面前。

“好久不见了，蕾娜斯。我很想念你。”

“嗯，我也是。”

两人轻快地拥到一起，向对方互表重逢的喜悦。

“好，命运三女神次女蕾娜斯·瓦尔基里。”

当奥丁声音响起的同时，芙蕾也轻轻离开了蕾娜斯的身体。

“把你唤醒而召至此处，是有确切原因的。”

“是。”

“米弥尔之头告知于我，末世的时刻——诸神之黄昏就要来临了。”

奥丁的话让蕾娜斯不禁倒吸一口凉气，可见“诸神之黄昏”一词对她的冲击有多大。

“看华纳神族的动向，一场全面性的冲突恐怕是避免不了了，因此需要你来集中战力。你将前往人界，收集能化作我等力量的灵魂。”

蕾娜斯再次跪下，深深垂首说道：“能担当如此大任，属下深感荣幸。属下必定鞠躬尽瘁，不负奥丁大人的期待。”

“嗯，那就看你的表现了。”

话毕，奥丁以目光对芙蕾示意，心领神会的芙蕾走到蕾娜斯跟前，将剑自鞘中拔出。

当她把剑尖置于蕾娜斯肩上时，刀刃发出一缕模糊的光，光的粒子仿佛露珠一般倾泻在蕾娜斯的肩头，而那对洁白的羽翼也在相隔了许久后再度重现世间。当光芒逐渐荡去后，披洒在蕾娜斯身上的光形成了威严肃穆的湛蓝色女武神铠甲。

“这个将伴你抵达人界，毕竟你才刚刚醒过来。”

听到芙蕾这样说后，蕾娜斯接过对方手中的剑，将其收入腰间的剑鞘后微笑着点了下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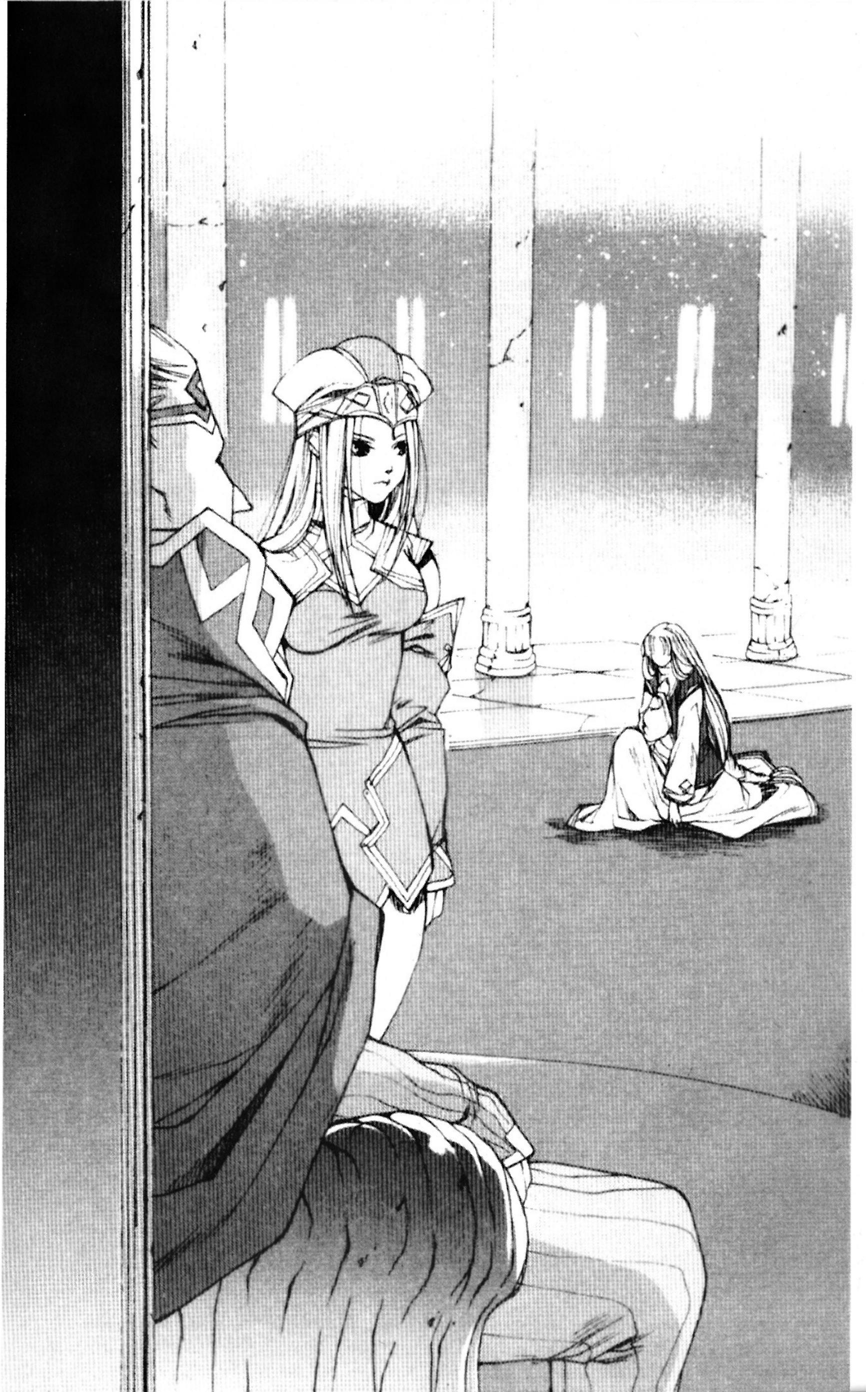
站在能俯瞰一切的高山上，两人环视着整个世界。

郁郁葱葱的大地上零星分布着若干城市，但它们与神界的宫殿不同，颜色显得十分暗淡。不仅仅是那些城市，大地、天空乃至世界本身，看上去都笼罩着一层深灰色。

“这里就是人类居住的世界——人界米德加尔特。”

“是啊，怎么样？很怀念吧？”

蕾娜斯皱了皱眉，对芙蕾答道：“这话真奇怪，面对一个初来乍



到的未知之地，怎么可能产生这种感慨？”

“是吗？倒也是哦。”

芙蕾咯咯地笑起来，但笑声中总觉得带着一丝怪异。

“好了，那我们走吧。”

芙蕾止住了笑，说着起身飞入天空。蕾娜斯则怀着不明就里的疑虑紧随其后。

早在连诸神也无从知晓的远古时期，“诸神之黄昏”就已被预言。
那就是世界末日，所有的神都知晓其存在，并对其畏惧不已。
但没有人能够正确地说出它究竟为何物，就连主神奥丁也不外如是。
往日的它就如同风中浮云，但现如今，这个时刻却已迫在眉睫。
距离米弥尔之头告知的末世时刻，只有短短的一百九十天而已。

episode 1

如斯
秉持信念
献己一生

1

于清晨的薄雾中弥漫着烟火的平原，怒号、大地的轰鸣和剑戟之声均在此响彻。

这是一片位于大陆中央附近的平原，两大军事强国阿尔托利亚和威尔诺亚如今正在交战。而战场现在的位置是在连结各自王都的线上、离阿尔托利亚王都极近之地。

佣兵亚琉哲冲在战斗最前线，面对前方的威尔诺亚士兵奋力将剑挥下。

“嗨呀！！！！！！！！”

足足顶上人类身材的大剑一闪，空中随即划过一道斩裂的弧线。伴随着一声沉重的钝响和短促闷哼，铠甲碎裂的威尔诺亚士兵栽倒在地。

在战场上，没有人不知道这位从左脸上方的额头到脸颊处有一条伤疤的高大佣兵。他的强大对同伴而言是极为可靠的信赖，对敌人则意味着绝对的恐怖。

在收回大剑的同时，亚琉哲从地面上跳起，立即朝着下一个目标前进。只要身处战斗之中，他的脸上总是挂着笑容——犹如野兽般的狰狞笑容。

被在近乎飞跃的势头下挥刺而出的大剑穿过腹部后，威尔诺亚士兵口吐秽物翻滚倒地。而就在此时，一名威尔诺亚剑士从背后向站立不动的亚琉哲挥剑砍去，剑刃砍入亚琉哲的肩膀，顿时血流如注。

亚琉哲抓住深扎肉体的刀刃，将其用力拔出后狠狠摔至剑士身

上。剑士猝不及防，表情狼狈地瘫倒在地。亚琉哲几个大步逼上前来，对其怒目而视，而在下一瞬间，剑锋准确地刺入了剑士的喉咙。

剑士发出一声含混不清的呻吟，口迸鲜血地凄惨死去。

由以亚琉哲为首的数名佣兵和骑士团构成的阿尔托利亚军誓死拼杀着，因为一旦这里被突破，接下来的战场就只剩下了阿尔托利亚王都。

不过就目前的战况来看，阿尔托利亚在与敌国威尔诺亚的战争中并未惨败如斯。双方原本是一种对等关系，理应不该发生一方攻入另一方腹地这种突发情况，谁料威尔诺亚的一支兵团竟突然侵占到这个地方，而阿尔托利亚的正规军却似乎完全没察觉到他们的存在。

能够在这里迎敌，也多亏过去曾和亚琉哲共同作战的同伴告诉他威尔诺亚军的行动颇为怪异，而阿尔托利亚骑士团长也听取了亚琉哲的进言。

威尔诺亚的部队大概属于特殊部队，仅仅派了一支部队前来攻打。所以即便在这个地方，只要忍耐一下，状况也很快会恢复原样吧。

亚琉哲举着染血的大剑向敌阵深处冲去，随之而即的便是敌军的惨叫与腥风血雨。

“可恶，照这样下去就麻烦了。大家撤退，撤退！”

貌似敌军部队指挥官的男人一声令下，威尔诺亚士兵们无一不开始仓皇逃命。

“想逃？没门！”

此时的亚琉哲就像露出獠牙的野兽一般，紧跟着四处乱窜的敌兵追去。

“等等，别追了。”

骑士团长的喝声令亚琉哲硬生生停住了脚步。他一边起伏着肩膀喘气，一边转身面向团长。

“我们的目的是为了阻止敌人的侵略，并非将其赶尽杀绝。既然现在已经达成目的，继续战斗下去也毫无意义。”骑士团长虽然语调严厉，脸上却露出了平和的微笑，“大家都表现得很好，现在可以回去了。”

话音刚落，四周立即响起高亢的欢呼声。

亚琉哲也长呼了一口气，因战斗而高度绷紧的神经总算得到缓解。他抖了抖刀刃上的血，将大剑收回背后的剑鞘内。

“干得不错嘛，亚琉哲先生。”

身旁传来的年轻骑士的声音令亚琉哲扭头望去，映入他眼中的是肩扛长柄枪斧、正面带笑容看着自己的罗法。

“一般般吧。”亚琉哲一边揉着脖子周围的肌肉一边答道。

“话虽那么说，但亚琉哲先生你依然很强啊。”

身为骑士团长的儿子，罗法拥有高人一等的贵族地位。可他并没有以此为自居，和像亚琉哲这样的佣兵也能友好相处。而他的父亲虽出于团长这一职务的关系对众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但也不至于形成隔阂。

“你不也相当活跃嘛。”

亚琉哲看着罗法那因染上血而失去了光泽的金发，嘴角往上一挑。

“远远比不上你啦。”

罗法捋了捋头发，看到手上沾染的血迹，不禁皱起眉头。

“不过还真是奇怪啊。那帮家伙都攻到这儿来了，为什么我们会没发现？”

“怕是玩忽职守了吧，你们太松懈了。”

“才没有呢。”

亚琉哲开玩笑似的回答，却遭到罗法义正严词的否认。

“是吗。”

“没错。”

太过一本正经的罗法反而令亚琉哲觉得有些滑稽，他忍不住偷笑起来。

“那就是有内奸咯……”亚琉哲一脸苦笑着继续说道，“或者说运气太差了？是哪一种呢？”

罗法似乎陷入了沉思，表情凝重却没回应只言片语。

意识到自己好像开了个不太有趣的玩笑，亚琉哲尴尬地挠了挠鼻头。

*

班师回朝后，阿尔托利亚兵团在王城的谒见之间整队而立，过了

许久依然一动未动。骑士们早已习惯了这种规矩，但像亚琉哲这样的佣兵却不然，全身僵硬、什么都干不了地傻站着，除了难受他们感受不到任何乐趣。

就在亚琉哲感到四肢快要麻痹的时候，房间里面终于传来了开门声。而这仿佛是发出了一个信号，骑士们立即齐声鸣甲行礼。

一袭深藏青色法衣的宰相隆贝尔特首先现身，接着是阿尔托利亚国王，身后则跟着他的独生女儿洁拉德公主。

国王和公主就位宝座后，礼毕的骑士们再次恢复到专注的姿势。

“这次大家的表现的确非常好，因此国王陛下决定给予奖赏。”隆贝尔特站在宝座近旁，如朗读一般地宣布，“亚琉哲，听说这一位的表现尤为突出……”

亚琉哲才不关心自己有没有被点名，隆贝尔特的话他就压根没想听。对他来说，这种仪式简直就是无聊透顶。

“亚琉哲，到前面来。”一个充满怒气的声音灌入亚琉哲耳中。

抬头一看，宰相正一脸铁青地盯视着他，国王也不知什么时候从宝座上站了起来。看来是已经无视了一次召唤。亚琉哲满不在乎地耸耸肩，迈开大步朝国王走去。

见亚琉哲在自己跟前站定，国王的脸色总算有所缓和，从头到脚地将他打量了一遍。“这可是很隆重的仪式。”

国王一字一句地强调道，然后把装有赏金的小箱子和雕像交到他手上。

阿尔托利亚向来没有授予勋章的惯例，相对于勋章而颁发的是仿照王家纹章制成的雕像。

亚琉哲将视线从交与小箱子和雕像的手移到了国王脸上。那双眼睛里，流露出的分明是轻蔑和厌恶。

亚琉哲非常理解国王此刻的心情。他是那么发自内心地讨厌对一介佣兵给予褒奖和赞美，但不依靠这群佣兵的话就无法保障国家的安全，所以就算事实有多令人火大，自己也没有办法。

“不胜荣幸。”

亚琉哲边接受奖赏边在心里嘲讽国王的无比可笑。既然不爽，那

就直接说出来好啦，说佣兵没有奖赏可拿，宣布自己不需要佣兵，只要有骑士团在就可以守护国家啊。

“呵呵呵……”

想到这里，亚琉哲不禁笑出声来。

当他看着手中的雕像时，不禁觉得这种可笑达到了极致。五味杂陈的心情都融入在这小小石块中么？

当对这种愚蠢的可笑已忍无可忍时，他想都没想便一拳向雕像打去。

雕像伴随着脆响应声而碎，碎片随即四散于地。

刹那间，整个会场变得鸦雀无声，空气紧张得几乎让人窒息。骑士们的脸刷地一下变得苍白，国王则是一脸涨红之色，但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出来率先打破这片沉寂。

“无礼之人！”

发出这声叫喊的是坐在国王邻座的公主洁拉德。这位今年刚满十四岁的公主正对亚琉哲怒目相向，但脸上分明尚未摆脱稚气。

“你胆敢侮辱国王！”

公主的声音尖锐刺耳，说着还抡起了法杖。

“公主，请住手。”

看到公主想要上前用法杖打向亚琉哲后，宰相急忙出面制止了她。

亚琉哲冷笑了一声，不再理会手举法杖叫嚷着的公主以及气得满面潮红浑身发抖的国王，转身离开了谒见之间。

2

“哎，气死我了！”

洁拉德公主一回到自己的寝宫就把手里的法杖使劲一摔，法杖在地上跳动得哐啷作响。

“冷静一点嘛，公主。”站在窗口的隆贝尔特慢条斯理地劝说道。

“你叫我怎么冷静下来？他可是在侮辱父亲大人！”洁拉德仍止不住怒气冲冲的情绪，“你和父亲都是，为什么一句话也不说？一国之君被一个佣兵当作傻瓜，你们居然能保持沉默？”

“但是公主，在那个地方对人任意发怒大加责骂，可是会有损国王的威信啊。”面对以极限高音发出怒吼的洁拉德，隆贝尔特也露出了有点招架不住的表情。

“那么……”

“公主，您也不是小孩子了，应该考虑到自己的身分，言行举止谨慎一些才是。”

隆贝尔特说这番话时面无表情，洁拉德只能使劲咬着自己的下唇一言不发。

“那在下就此告辞了。”深鞠一躬之后，隆贝尔特走出了房间，并无声地关上房门。

“啊——！”

洁拉德狠狠踢了一脚掉在地上的法杖。现在充斥在她头脑中的只有愤怒，隆贝尔特那种话根本无法让她平静下来。不管怎么样，如果不对那个叫亚琉哲的佣兵进行一番报复，她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

洁拉德不停地来回踱着步，硕大的房间内只听见她的咬牙声和鞋子的触地声。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治治那无礼的佣兵呢？她苦苦思索着。

“对了！”洁拉德突然止住了脚步，突如其来的灵感在脑海中一闪而过。这或许就是所谓上天的启示，一项连自己都可能被蛊惑的完美作战！

想到这里，洁拉德的表情渐渐舒展开来。

“等着看吧，亚琉哲。我会让你蒙受这一生最大的耻辱！”

发出如隆贝尔特在场定会给予责难的大笑，洁拉德将手伸向了戏装室的门。

*

“欢迎回来，哥哥。”

亚琉哲刚走进玄关便听到一声亲切的招呼，与此同时弟弟罗伊的身影出现在他面前。

“不是说了不用每次都出来接我吗……”眼见弟弟拖着一条腿艰难地走过来，亚琉哲深深叹了一口气。

“嗯。但是听说这次的任务特别困难啊。”

“没有的事，还是跟往常一样。”

“但是，我看前一阵卡修尔的样子……”

罗伊带着不安的神情看着亚琉哲。他口中的卡修尔，就是将威尔诺亚军的动向告诉亚琉哲的，曾与后者并肩作战的同伴。

“那个笨蛋太大惊小怪了。好了，快进去吧。”

“嗯，知道了。”

亚琉哲像唤小狗一样挥挥手，罗伊便乖乖地点头回到里屋。而亚琉哲自己也跟在弟弟后面走了进去。

进了房间，罗伊在窗边面向画架的椅子上就坐。画架上搭着一幅只用了蓝色来涂抹的画布。亚琉哲拿出装有赏金的小箱子和碎了一半的雕像放在桌上。

“这是什么？”罗伊用手里的画笔指着雕像问道。

“只有做出非凡成绩的人才能被授予的贵重雕像。”

“造型好别致哦。”罗伊脸上浮现出意外的笑容。

“创作欲望被刺激到了吗？”

“啊，不是。这方面的东西我也不太懂啦。”

“是吗。”亚琉哲苦笑了一声。

罗伊大概是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才好，拿起画笔在空中犹豫了好几次，最后一声不响地再度看向画架。

“总之这趟真是累得跟狗一样，让我先睡一觉。”

“嗯。”

罗伊目送着亚琉哲回到里面自己的房间。

行动不便的弟弟便是这样每天靠画画度日，他说不是为了钱，只是为自己而画。这种想法也没什么不好，亚琉哲觉得自己找不到理由去责难他过这样的生活。但是他不明白，这有什么乐趣呢？从中又能得到什么？

为此他也曾跟弟弟有过一次对话。

“画画有什么好玩的？难以理解。”

而当时罗伊是这样回答他的。

“那是因为哥哥你过得很满足。”

无法判断他是怀着什么心情说出这句话的，亚琉哲只是回应了一句“是吗”便没再开口。

亚琉哲脱掉身上的铠甲，将身体深深埋进自己的床中。

“居然说我过得很满足……”

亚琉哲自嘲般地笑笑，不再理会在脑海里萦回的记忆，很快便进入了梦乡。

*

玄关的门似乎打开了。

由于正背对着门，精神也全集中在画画上，罗伊并不知道门到底有没有被打开。于是他停下画笔竖起耳朵。

什么声音都没有。

大概是错觉吧。这样想着，罗伊再次拿起画笔，把意识回归到画架上。

“没有人在吗？”

当他从调色板中蘸取出绿色颜料时，一个声音忽然传入耳中。

这声音感觉很耳熟，是女性，而且听起来似乎相当年轻。

“啊，来了。”罗伊放下调色板站起身来，“请问是哪位？”

他从房间探出半个身子朝玄关望去，看到的是一名少女。从穿着就能看出来自有钱人家的她正斜眼盯着罗伊。

“这里是佣兵亚琉哲……先生家吗？”少女说话的语调很生硬。

“呃？啊，是的。你是来委托事务的么？”

少女沉默地点了点头。

“是吗。啊，请进来吧，虽然屋子有点脏乱。”

听罗伊这么说，少女略微好奇地环顾着四周进了屋。

“请坐这儿等一下，我去叫哥哥出来。”

“麻烦你啦……”

罗伊端出椅子，少女说着便准备一屁股坐下去，但中途她像是想起了什么，连忙停下来干咳了一声。

“啊，不是，那个……谢谢你。”

她一边忙不迭地改口，一边竭力挤出笑容，但看上去却显得有些僵硬。

“没事，我马上去叫他。”

少女再回以一个微笑，于是罗伊走向亚琉哲的房间。

“你的腿……不太好吗？”

就在罗伊快要走出这间房的时候，少女如此询问道。罗伊转过身来，恰好碰上了少女那略有些担心的视线。

“嗯。不过没什么大碍，请不用担心。”

罗伊笑着点了点头，而后转身走了出去。

*

“——哥哥，哥哥。哥哥。”

罗伊一连叫了好几声才令亚琉哲才睁开眼睛。他揉着不知为何有些酸胀的脖子后面坐起来，站在窗口的罗伊跃入眼中。

“怎么了？”

“有客人来了。”

“……客人？”亚琉哲边伸着懒腰边问道。

“嗯，而且是个女孩子。”

“知道了，我马上就去。”

“好。”

罗伊走出房间后，亚琉哲又活动了一下肩膀一带和头部。被叫醒的感觉还真是不爽。

虽然记不大清楚了，但他隐约感到自己刚才做了一个非常凄惨的梦。

“呵呵。”

他轻笑起来。不是说梦都是反的吗？要是做了噩梦，现实就应该有着巨大差别才是。

“真是的……本来今天就累得不行了。”

来到外屋的亚琉哲一眼就看到了那名少女。一身质地优良的衣服，兴许是贵族少女什么的吧。尽管用眼镜和化妆努力想让自己看起来成熟一些，但年轻的脸庞仍泄露出她远没到那个年纪，顶多也就十五岁。

“你就是那位客人？”

“没……错。”

少女死死地盯着亚琉哲，包含在那双眼睛里的一丝不友善让亚琉哲有点不舒服。

“……名字？”

“什么？”

“你的姓名啊。不先报上名我们怎么进行下面的谈话？”

“啊啊。本……我叫洁拉……”

少女眉间一个收缩，不经意地脱口而出。

“洁拉？”

“啊，不对。是安，安洁拉。对，我叫安洁拉……”

“哦，安洁拉啊。”

少女的样子明显很可疑。不过，对佣兵委托事务的人一般都有不愿告知他人的事，这一点很正常。即使是不谙世事的贵族少女，常识里也知道得使用假名字吧。应该没什么好在意的。

“那么，请问安洁拉小姐，您有什么事呢？”

安洁拉对亚琉哲的礼貌态度一点都不为所动，仍然用锐利的表情盯着他。

“不要摆出一副可怕的脸，说句话好吗？”

“这里有点……那个，要不我们换个地方说？”安洁拉瞥了一眼坐在角落里的罗伊。

“他的话倒是没什么必要顾忌的，口风本来就紧，况且还是我自家人。”

“我是想在什么地方边吃饭边谈之类的……不行吗？”从亚琉哲身上微妙地移开视线，安洁拉轻声说着。

“啊，既然你这么说，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亚琉哲捋了捋头发。

“事不宜迟，那我们……快走吧。”话音刚落，安洁拉就站起来朝玄关的方向走去。

“事情就是这样，我去去就回。”亚琉哲长叹一口气，对罗伊苦笑着说道。

3

“好，这里应该就可以了吧。”

走在马路上的安洁拉在一家饭店门前停了下来。见少女选择了这么一家店，亚琉哲顿时无语了。

“你知道这是什么店吗？”

“不知道，不是饭店吗？”

“啊，没有。不过是一家很豪华的饭店。”

“那不就好了嘛，我喜欢它的外观。就这儿……我想在这儿吃。”

说着，安洁拉便自顾自地走了进去。亚琉哲仰望着饭店，无奈地摇了摇头。

这里的柱子和房梁都采用了涂成朱红色的木材，整个饭店弥漫着一种独特的氛围。名为“南楼”的这家饭店主营位于大陆西南方向的岛国——倭国的料理。据说倭国是个拥有特殊风俗和文化的国家，料理也相当富有独创性，因此若不是本身非常喜欢、或对倭国怀有执念的人，想必是不会到这家店来用餐的。亚琉哲就一次都没来过。

果不其然，很快亚琉哲就开始窘得想要抱头。

菜单名都是用倭国文字写成的，搞得他完全看不懂。虽然下面的注释是大陆文字，但错字连篇语法奇怪，一时半会也没办法理解。看来只能挨个询问店员这都是些什么菜了。

“这个和这个，还有这个，请给我们各来一份。”

未等亚琉哲开口，安洁拉已经抢先点好了菜。莫非她认得那些倭国文字？

“不过这些装饰还真是有趣呢，口味有够新奇的。”

点菜的店员离去后，安洁拉环视着店内嵌有朱红色的独特装饰说道。这么说她对倭国应该是不了解了。或许谈不上非常不了解，但怎么看都不觉得她像是懂倭语的人。

亚琉哲心里升起一股若有似无的不安，抬起手指使劲按压在双眉之间。

“对了，你还没说是什么工作呢。想委托我帮你做什么？”

“不用着急，等饭菜上了再说也不迟么……”安洁拉笑盈盈地说着，怀着好奇继续环视店内。

亚琉哲轻叹一口气，没再多说什么。总之现在是平静不下来了，看着被端上来的一道道菜，他不禁感到浑身不自在。

“这个菜是怎么回事啊？叫你们负责人出来！”

安洁拉忽然大吼着站起来，那阵势像是要掀翻桌子。端菜上来的倭国年轻女店员被她的样子吓坏了，连忙朝里边跑去。

女店员的身影消失没多久，一个厨师长模样的中年男人走了出来。男人有点面露难色，但仍保持着笑容。

“请问有什么问题？”他的声音听起来挺抑扬顿挫的。

“真是岂有此理，你们这家店把客人当傻瓜吗？这个肉怎么看都是生的吧？”安洁拉指着桌上的盘子叫道。盘里的大概是鱼肉，看上去就是直接将生肉切成若干薄片，然后摆放在一起。

“啊，倭国的传统料理就是这样……”

“还有，这个汤又是什么啊？简直跟泥水差不多。这样的东西叫人喝得下去吗！”

安洁拉打断厨师长的话继续怒吼道。这次她指的是一个木制小碗里盛着的茶色浑浊汤汁。

“那个也只是倭国的普通菜汤……”

“闭嘴，你还真打算把这样的东西呈上来给客人吃吗？”安洁拉气急败坏地坐到椅子上。

厨师长还是面露难色地陪笑着，一句话都说不上来。

“真是的。”抱怨够了的安洁拉脸上还残留着一丝愠怒，随手端起桌上的杯子。

“客人，那是……”

厨师长正想说点什么，但是晚了，安洁拉已经将杯子里的液体喝了一大口。

“这个还差不多……”说着，安洁拉的身体开始摇摇晃晃，顷刻间便“咕咚”一声倒在了桌上。

一旁的亚琉哲被这番景象惊得目瞪口呆，急忙将杯子拿到鼻子前

闻了闻。

“酒么……”亚琉哲小声地自言自语，吃惊的表情里这才增添了些许安心。

“是的。”这时厨师长接过话给予了回答，脸上为难的笑容依旧。

看着满脸通红趴在桌上睡着了的安洁拉，亚琉哲不由苦笑了一下。

“啊，您可以回去了，不好意思。”

见亚琉哲这么说，厨师长便告辞回到了饭店内部。结果，直到最后他都始终挂着那副为难的笑容。

“然后呢……”

少女闭合的双眼时而微微颤动，凝视着这张熟睡的脸，亚琉哲轻轻叹了口气。出生于拥有地位和金钱的家庭的人，难道全都是这样成长起来的么。

“大胆，竟然侮辱本公主！？”

趴在桌上的安洁拉不知不觉说起了梦话。这会是在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吗？亚琉哲感到心里咯噔地跳了一下。

令人在意的一句话……亚琉哲想着想着，不由把手伸向了少女的脸庞。为了避免把她弄醒，动作必须越小越好。就这样，他轻轻挪了挪她的眼镜。

刹那间，亚琉哲惊出了一身冷汗。绝对没错，眼镜下的少女正是洁拉德公主本人。

“这家伙果然很特别啊。”亚琉哲将后背往椅子上一靠，苦笑出声。

但即便如此，他还是想知道这位公主为什么要跑到这种地方来找自己。特意变装，假称有事务委托，而且这家伙肯定是从城里悄悄溜出来的。

“不可原谅……竟然对父亲大人……决不原谅你……”

听着这一连串做梦时说的胡话，亚琉哲终于明白了。

这是复仇。跟国王或公主的地位没关系，而是个人的意志。

亚琉哲在那个时候由于愤慨于国王的软弱和无能，所以才打算表示一下抗议。虽然的确是过于激动了点，但他不认为自己有什么地方

做错了。然而在洁拉德看来，这就是让自己尊敬的父亲在众目睽睽之下受到侮辱。

小小的心灵被如此践踏，那么，产生仇恨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亚琉哲看着眉头紧锁、不断重复着梦话的洁拉德，端起酒杯一饮而尽。酒精味和那怪异的辛辣味在口中扩散……看来自己应该不会喜欢上这种味道。

“啊，那个……”

之前的那名女店员战战兢兢地走了过来。当她接触到亚琉哲的视线，还被吓得肩膀微微一震。

“请付账……”

“啊。”

一边点着头，亚琉哲一边又看了一眼洁拉德。她仍然嘟囔着不知是什么的梦话，完全没有要醒来的迹象。

“多少钱？”

女店员胆怯地把帐单递了过来。看到上面的金额，亚琉哲难以置信地睁大了眼睛。如果是平常熟悉的酒馆，这个数字够他去舒舒服服地吃上三顿了。亚琉哲叹着气付了账。这笔钱给得实在是心疼，于是他抓起生鱼片一把塞进嘴里。一点味道和嚼头都没有嘛。

“报复得还真是漂亮呢。”

亚琉哲无可奈何地深呼一口气，背着呼吸已趋于平稳的睡公主洁拉德走出了饭店。

*

洁拉德从睡梦中苏醒，揉着惺松的双眼坐起身来。自己正身处一个狭小脏乱的木制陌生房间，所躺的床也又是破又硬。

一阵眩晕忽然侵袭而来，她只感到头有种昏沉沉的痛楚，但却想不起来为什么会这样。

“你醒了？”

洁拉德循声望去，映入视线中的是一个男人的身影。尽管被从窗户射进来的光线照得有些模糊，但这个影子她觉得似曾相识。

当看清对方就是亚琉哲时，她终于回忆起之前都发生过什么了，不过自己为什么会躺在他床上呢？尽管她很介意，但现在似乎并不是去介意的时候。

“难道说，现在已经是傍晚了？”

“嗯，应该过不了多久太阳就会下山了吧。”眯着眼从窗户往外眺望的亚琉哲答道。

“不，不行，我得赶紧回去了！”

洁拉德慌忙从床上跳下来，不料眩晕又一次袭击了她。就在她的身体摇晃着即将倒向床边时，一只粗壮的大手扶住了她。

“喂，你要不要紧啊。”

亚琉哲一脸苦笑地盯着洁拉德，突然凑近的脸将小公主吓了一跳，心脏也不由得猛然跳动起来。

“还，还好啦！”洁拉德用力推开亚琉哲，只听见自己胸口传来扑通扑通的声音。

“啊，对了，本……我必须……赶紧回去了。委托的事改到明天再说。”洁拉德一边尽量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一边这样说着。

“啊，明白了。”

听完亚琉哲的回答，洁拉德便如逃一般地撒腿就跑。

“安洁拉。”

被亚琉哲这么一叫，她的心又剧烈地跳动起来。是想阻止自己吗？

“什么？”

“要不我送送你吧。”亚琉哲微笑着说道。

“不，不用了。”洁拉德以略显恼火的语调回答了他，接着便猛地冲出了房间。

4

亚琉哲坐在椅子上，无聊地看着正在画画的弟弟。

“公主殿下没来是吧。”

罗伊握着正在涂画中的笔笑了。在他看来，哥哥会这样等待一个少女到来是很奇怪的。昨晚听到关于她的事情时他也笑得前仰后合。

“是啊。”

亚琉哲无精打采地答道。其实他倒不是真有心期待她来，只是比较感兴趣她会怎么报复自己，此外也对她怀有一点罪恶感。既然这样的话就干脆将计就计吧。

这时，玄关的门开了。

不过，出现在入口处的并不是昨天那名少女，而是一个全身裹着黑色长袍，头巾深处透出冰冷目光的女人。从她浑身散发的气息来看，显然是和亚琉哲处于同一世界里的人。

“有工作吗？”

对于亚琉哲的问题，女人没有回答，只是冷漠地点点头。

“知道了。”

亚琉哲站起来，到自己的房间去取铠甲和大剑。当他全副武装地走出来时，见罗伊正略微不安地看着自己。

“哥哥，那个……”

“安洁拉来了的话，帮我跟她好好道个歉吧。”

留下这句话，亚琉哲便跟着女人离开了家。

*

一辆由马拉着的货车正行进在路上，跟在后面的亚琉哲则是不断恼火地咬着牙。

这次的任务是将货车里的货物安然无恙地送到威尔诺亚。昨天才与威尔诺亚军生死搏杀，今天又要为他们干活，这对亚琉哲来说不会有什么不快感，反正这就是工作，关于这一点他早就想通了。

想是这样想，但这次的任务却令他感到厌恶不已，原因之一就

是走在他旁边的同业者巴达路克。这个男人只要为了钱任何工作都肯接，什么肮脏的事也都干得出来。尽管亚琉哲心想“自己和他其实差也差不了多少”，但还是无论如何都没法看他顺眼。

此外，直到现在他还是对货车里到底装了什么一无所知，这也是让他不爽的一个原因。

他们选择了森林。虽然有些不便于马儿的步行，但这是最不易被阿尔托利亚士兵察觉的路线。

不过，从阿尔托利亚出发后的第三天，这条理应安全的道路终于出现了障碍，出现在正前方的阿尔托利亚骑兵队阻止了他们的去向。

“你们要到哪儿去？”

一名队长模样的士兵握着剑问道。与此同时，其他士兵也纷纷驱马过来包围了马车。见状，马车夫连忙陪着笑进行应付。亚琉哲做好随时拔剑的准备，密切关注着事情的演变。但是，目前在他脑海中盘旋的疑问不是如何脱离现场，而是骑兵队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地方。

“总之先让我们检查一下货物。”

“啊，不，那个是……”

马车夫想要抵抗，却被队长用剑予以制止，然后向部下们下达指示。亚琉哲则没作出任何抵抗，冷静地观察着士兵们的行动。

他们已经解开了绳子，接着把装货台面打开。而当看到里面的东西后，亚琉哲被惊呆了。

里面装的不是货物，而是横躺着一个人。

那是……洁拉德公主！？

能够听见她轻微的呼吸声，看来她还没有死。

“隆贝尔特大人说得没错。”队长目不转睛地紧盯着货车，叹气说道。

“切。”巴达路克失望地咂了咂嘴，二话没说便撒腿开溜。

仿佛预见到了巴达路克的行为，亚琉哲也从地上跳起来。但他并非受了巴达路克的影响，只是那一瞬间让他在混乱中一度停滞的佣兵本能启动了。

“可恶，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逃往森林的亚琉哲嘟囔着，头

脑里还是一团乱麻。

“真他妈麻烦，隆贝尔特那混账居然采用了计中计！”跑在前面的巴达路克一边喘着气一边还在骂骂咧咧。

“等一下，你刚才说的是什么意思？”亚琉哲抓住巴达路克的肩膀猛地将他身体转了过来，险些令他摔倒在地。

“你是说，这次任务的委托人是……”

“没错，就是隆贝尔特宰相。现在居然要骑兵来找我们的茬，看来他改变主意了，还是决定要跟王室那边建立更深的关系。”

巴达路克恼火地解释着，狠狠往地上啐了一口唾沫。

他的话语让亚琉哲完全摸不着头脑，根本就无法将这些线索连接到一起。

“那家伙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他是威尔诺亚的间谍嘛。”

巴达路克的回答令亚琉哲浑身一震，顿时惊出一身冷汗。而与此同时，他也终于明白了迄今为止发生的一切。

“你知道的，是吧？”

他感到一团激烈的怒火在体内翻跃上升。

“什么？”

巴达路克满不在乎地随口反问着，将头转了过来，但当他与亚琉哲四目交接的瞬间，脸上突然显现出惊恐的神色。

“所有的事，你都知道对吧？”

“嗯，啊，你指的是货物……？那个我不知道……是真的。要是知道公主就装在里面，我怎么可能接受这种任务嘛，我没说谎啊。”

亚琉哲用力握紧了拳头，就当他准备向这个家伙脸上狠狠招呼上一拳时，一声悲鸣突然自之前他们所在的那片区域远远传来。

“继续跟这事扯上关系绝对不好玩，我看你最好也赶快避一避。”

巴达路克讪笑着说完这句话后，紧接着便跑进了森林深处。亚琉哲稍稍犹豫了一下，然后朝发出悲鸣声的方向快速赶去。

那里正站着一头怪物。在它周围除了被砸坏的马车残骸外，还横

七竖八地倒着马匹、车夫以及士兵们的尸体。

“唔……”

一名尚未断气的士兵发出微弱的哼哼声。

“喂，发生什么事了？”亚琉哲冲到士兵身边问道。

“不……不知道……我们只是来把隆贝尔特大人交给我们的……苏醒药给她喝下……然后……”

断断续续地说出这几句后，士兵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沙沙。草丛里有踏步的响动。

怪物似乎已将亚琉哲定为下一个目标，正死死地盯着他。亚琉哲站起身来，无所畏惧地与之对视。刚才士兵的话在他脑海里不断盘旋。

毫无疑问，这头怪物就是洁拉德。

可是，该怎么做？亚琉哲狠狠地咬住了下唇。

“是亡灵巫师捣的鬼。”

像是在回答他的疑问，一个女子的声音从他身后传来。

亚琉哲急忙转身，而映入眼中的景象令他惊愕万分。

“瓦……”

天蓝色的铠甲，银色的长发，镶有羽毛装饰的头盔。

这副身姿……难道是传说中的女武神？

“瓦尔基里……？”

亚琉哲张大了嘴巴，难以置信地脱口问道，而女武神对此只报以微微一笑。

“它来了哦。”

瓦尔基里淡然地说着，随即从地上跳起，以完全无视重力的飞跃轻而易举地越过了亚琉哲的头顶。在手中宝剑准确砍中怪物脑门后，女武神在其对面飘然着地。

当觉察到面前女子的实力后，怪物流露出畏怯的神情。

亚琉哲拔出自己的大剑，对准怪物的胸口深深刺进去。剑身瞬间贯穿了怪物的躯体，刀尖自其后背钻出。

“抱歉，我只能这么做……”

亚琉哲低声说道，随即将大剑顺势往侧方一扭。伴随着惨叫与泼

洒满地的鲜血。怪物重重地倒在了地上，顷刻间停止了呼吸。

被喷出的血溅满全身的亚琉哲使劲咬咬牙，不顾一切地向前冲了出去。

*

她那被漆黑牢笼束缚起来的意识，随着周围响起的声音而轰然崩塌。

被染成一片鲜红的视野，依稀能看到亚琉哲那饱含痛苦的脸庞映入其中。

“你在哭吗？”

洁拉德问道，但男子似乎听不见她的问话。亚琉哲垂着头咬紧牙关，然后就突然冲了出去。

凝视着亚琉哲离去的背影，洁拉德顿时被一股强烈的不安所笼罩。

不能就这么让他走！

如果任其发展下去的话，亚琉哲一定会死的。她对突然跃入自己脑海的这个想法确信无疑。

“等等，不要走，快回来啊，亚琉哲！”

洁拉德声嘶力竭地大喊着，手拼命往前伸出。

但亚琉哲既没有停下脚步也没有回头，身影很快就消失在了对面的树林里。

洁拉德一个人停留在原地，默默地看着脚下那渐渐由怪物幻化为自己身躯的尸体。

原来我已经死了啊……没办法去追亚琉哲，也没办法帮他。

绝望的情绪，顿时在她心底渐渐弥漫开来。

忽然，洁拉德感到有人在向自己走来。她抬头一看，站在那儿的是一个身穿天蓝色铠甲，正以极其冰冷的表情注视着她的银发女人。不过不知为什么，这股冰冷里却让她觉得包藏有几分慈爱。

“请你……帮帮亚琉哲那家伙……”洁拉德不假思索地向女人提出了请求。

不管是谁都好，或许她现在惟一想做的就是求助于能听见自己

声音的人。而且不可思议的是，她竟有种“面前这个女人是无所不能的”的感觉。

“帮忙？”

“呃？”

“要怎么做才能帮他？”

“我……我也不知道。但是，这样下去的话他会死得很惨的。就因为这个……求求你……答应我。”

洁拉德看着女人，泪水忍不住夺眶而出。

一阵短暂的沉默之后，女人点了点头，将手伸向洁拉德。

洁拉德在碰到她的手时，第一次想起了那个在米德加鲁特流传已久的传说。

同时被称之为死神和命运女神的——女武神的传说。

*

将洁拉德的灵魂纳入自己体内后，蕾娜斯突然感觉到有道目光正注视着自己，于是猛然回身。

那是一双从圆形眼镜后面向她直视的眼睛。男子就身处森林之中，立于草木之间。

对方看上去像是一名魔术师，长长的刘海覆盖于前额，脸上挂着一副恭敬的笑容。

蕾娜斯冷眼看着他。男人面不改色，只是轻轻扶了扶眼镜，嘴角略微上扬。

恭敬的笑容，刹那间变为傲视一切的微笑。

“你是什么人？”

蕾娜斯低喝一声，向着男人冲去，但男人身子一侧，顷刻就消失在了树荫中。

等蕾娜斯跑到那个地方的时候，男人已经消失无踪。虽说这个森林中浓密的树木严重阻碍了视线，但她还不至于把人看丢。

“怎么回事……”

蕾娜斯观察着四周，疑惑地自言自语，此时她甚至连一点气息都

感觉不到。

刚才的男人所散发出的气息明显是人类，决不可能是不死者。但为什么他会突然连同身影和气息一起消失了呢？

“难道是……”

蕾娜斯脑子里闪出一个念头，但她很快就予以了否定。那种事应该不可能发生的。

尽管很在意这个男人的事情，但现在更重要的是亚琉哲那边，搞不好的话就会迟了一步。

下定决心后，蕾娜斯立刻往亚琉哲奔跑的方向飞去。

*

穿越被夜色笼罩的漆黑王城，亚琉哲终于来到了隆贝尔特的私人房间。他粗暴地推开门，正坐在书桌对面的隆贝尔特被吓得像弹簧一样站起来。

“你、你是……”

看到亚琉哲时，隆贝尔特惊恐地睁大了双眼。但在下一瞬间，惊恐的神情便立即转化为冷傲的笑容。

“真难为你还跑到这种地方来。不过食尸鬼怎么样了？按理说它应该不会败给不懂任何法术的人类啊。”

亚琉哲根本就没理会隆贝尔特的问题，拔出剑就朝他猛冲过去。

“你在发什么脾气？因为被我利用而觉得不爽？还是对那个小姑娘的行为感到愤怒？不会吧，像你们这样的佣兵，这点简单的道理应该都懂才是啊。”隆贝尔特放声大笑起来，扭曲的丑陋脸孔令人作呕。

亚琉哲握住大剑的手加大了力度，剑刃嗡嗡作响。

“住手，快住手啊！”

亚琉哲正要踏步上前的瞬间，背后的一声叫喊制止了他的行动。当他转身看到那个身影时，紧绷的表情立即放松了下来。

“安洁拉……”

听到亚琉哲情不自禁地叫出这个名字，洁拉德的脸一下子红了。

“你……知道了？”

“看来并不是平安无事……死神也在一起呢。”

注意到飘浮在洁拉德近旁的女武神，亚琉哲又皱起了眉头。

“女武神……原来如此，得到神的援助了么。”

隆贝尔特惊讶中还带着一丝笑意，以异常怪异的表情盯着瓦尔基里。

“罪人，亵渎灵魂是罪无可赦的。”

瓦尔基里的话令隆贝尔特的表情更加扭曲起来，而亚琉哲则是紧握大剑轻蔑地笑着，目不转睛地盯着隆贝尔特。

“女武神？你多心了吧，干掉你这家伙我一个人就足够了。”

“快住手，亚琉哲！确实，这家伙暗算了我，正因如此我才失去了性命。但是我现在已经和女武神同为一体了，你看，我不是很好吗？所以别做傻事，亚琉哲。之后就交给女武神来处理吧。”

“和那没关系。”亚琉哲将大剑抡过头顶，弯腰摆出架势，“我要干掉这混蛋，不杀了他，我心里的火可停不下来。”

亚琉哲脚蹬地面，飞一般地向前踏进，就在隆贝尔特即将念出咒语的一瞬间，他连人带剑一同冲入了对方怀中。

“啊！”

剑光闪现，隆贝尔特的首级应声而落，惊愕的神情永远凝固在了这位亡灵巫师的脸上。

“隆贝尔特大人，发生什么……啊！”

闻声急忙赶来的士兵在看到屋内状况的一瞬间顿时被震惊地说不出话来，当下一秒钟恢复神志后，他慌忙拔剑出鞘，同时吹响了口哨。

室外厚重的铠甲响声此起彼伏，十几秒钟后，数名士兵便争先恐后地闯入了房间。

“切……没办法了。”

在士兵的团团包围中，亚琉哲哼了一声，重新将大剑端起。

沾满血渍的大剑空中再度挥舞，剑刃划破空气，发出仿似悲鸣之声。这个声音如同是导火索一般，士兵们高喊着举剑向亚琉哲冲了上来。

冲上前的士兵接二连三地变为了亚琉哲的剑下亡魂，但他们仿佛杀之不尽一般，依然从门外源源不断地涌现。

“什么事？”

一个不大的声音适时响起，在场的所有人顿时停止了厮杀。

声音的主人越过如城墙般的士兵群走进，身影终于出现在亚琉哲眼中……那是骑士团长。

“究竟发生什么事了？为什么你会对阿尔托利亚士兵举剑，亚琉哲？”骑士团长直勾勾地盯住了亚琉哲。

“这下完了，总不能让我拿剑指着你吧。”亚琉哲脸上浮现出自嘲的笑容，将剑随手扔到地上。

“算了，也许这种结局还比较适合我。”

说完这句话后，亚琉哲从腰间拔出短剑，毫不犹豫地对准自己的胸口刺去。

*

骑士团长惊讶地睁大了双眼。士兵们也似乎全都忘记了呼吸，呆呆地站在那里。

短剑没入胸口的亚琉哲缓缓倒下，而其“扑通”的倒地之声令这冻结的空气重新开始了流动。

与此同时，几个士兵口中咒骂着慢慢围在亚琉哲的尸体旁。正当他们将剑高高举起准备砍下时，亚琉哲的尸体突然燃烧起来。

在充斥着悲鸣和困惑的声音中，尸体在众人眼前渐渐化为焦炭。

*

“为什么要帮我？”

对着念完火焰咒语的瓦尔基里，亚琉哲询问道。

“我也不知道。”

瓦尔基里脸上浮现出一丝笑意，看到对方的神情后，亚琉哲微微皱起眉头。

“那你和死神有什么不同？”

“如果我是死神，那你在这里就已经迎来了终点。但现在，我却可以为你指一条继续前进的路线。”

“路……么。”

亚琉哲轻轻摇了摇头，嘴角扬起淡淡的笑容。

5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父亲？”

面对罗法的质问，骑士团长略微叹了一口气。

“对于叛国这样的重罪而言，其亲属也将遭到连坐的责罚，这点你应该知道吧？”

“可是……”

罗法本想大力争辩，但最后还是把话咽了回去。父亲刚才说的不无道理，身为骑士团长的他绝对是位光明磊落的人，不管跟谁有着多深的交情，他也决不会做出徇私枉法的事情。

昨天，罗伊已经被关进了地下牢。从头到尾他没有表露出一点想要反抗的样子，反倒是去抓他的士兵们行为相当粗暴。

据说是亚琉哲杀害了宰相隆贝尔特，还对闻讯赶来的警卫兵举剑相向。但罗法终究没能目睹到哪怕一丁点情况，当他赶到那里的时候，只看见一群人茫然地围在一起，而亚琉哲的尸体已经化为了一堆焦炭。

“但亚琉哲先生没对父亲举剑是吧？我听说他是自杀的。”

“话虽没错，但对于他之前的行为却是不可能不问罪的。”

说完这句话后，骑士团长转身背对罗法，大步离开了房间。

罗法望着父亲的背影，死死咬住嘴唇。佣兵亚琉哲为了国家尽心尽力，现在却没有一个人帮他说话，士兵中间反而传出了种种谣言，既有人说他凭借战斗天赋而恃才自傲，也有人说他早就被魔鬼所迷惑而变成了狂战士。更过分的是，洁拉德公主如今下落不明，这件悬案也被硬压在了他的头上。

亚琉哲决不是天才。他曾说过，天才往往是停止脚步的人对远远走在前面的人的一种嫉妒性称谓。一直以来，他对自己和现实的态度都是那样正确客观。

罗法无论如何都不能把亚琉哲的形象和这次的事件联系起来。他认定这其中一定有着什么缘故，但却苦于找不到确认的方法。

他一边在心里狠狠地骂着一边在街上毫无目的地游荡，而就在此

时，一个声音传入了他的耳中。

“罗法。喂，罗法！”

被叫住的罗法抬起头，看到的是卡修尔和他的搭档西莉亚。这两人都是他经由亚琉哲介绍认识的朋友。

“啊，卡修尔先生，西莉亚小姐，你们好。”

“说起来，刚才我们去了亚琉哲那儿，但他家里一个人都没有。发生什么事了吗？”

“呃？嗯……”

罗法一时语塞，只得把卡修尔他们拉到附近的一家酒馆内。

*

“你说什么！怎么会有这种事？！”

当罗法说明事情的来龙去脉后，卡修尔情不自禁地高声大嚷道，这种反应和罗法最初听到这件事时如出一辙。

西莉亚也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整个人都仿佛愣住了。

“明明知道这样也会给罗伊带来危险，怎么……亚琉哲怎么可能会这样干？”

卡修尔激动地拍案而起，把他竖立在桌旁的大剑都给震倒在地。

论长度和宽度，这把大剑毫不逊色于亚琉哲那把，和卡修尔纤瘦、长发的英俊形象并不是很搭配。原本他拿的是那种细长的剑，但遇到亚琉哲后，以亚琉哲为目标的他便毫不犹豫地将武器更换为了如今这把剑。

“一定有什么内幕……没错，这其中一定有不为人知的缘由。”

“我也是这么想的。”罗法赞同地点了点头。

“我听罗伊说，亚琉哲在潜入城里的数天前曾接到一项任务，委托人好像是一个浑身裹着件黑色长袍的女人。”

“那么，只要找到这个女人，就可以知道任务的内容了。”

“不过，从我听说的消息来看，这个女人应该很擅长应付这种事情，现在估计已经不在这附近了。”

“但是，必须把她找出来才行。”

“罗伊还被关押着，我们没时间了……”

罗法将两手撑在脸上，痛苦地埋下头去。

“是么……那样的话……”

卡修尔挠了挠头，望向旁边的西莉亚，西莉亚虽然看起来有些为难，但还是轻轻点了点头。

“嗯……”

一阵漫长的沉默过后，罗法抬起了脸。

“你们愿意帮我一个忙吗？”

“那当然了！”卡修尔和西莉亚齐声说道。

*

“对不起，父亲，我还是要走自己坚信的道路。”

罗法喃喃地说着，举起了手中的枪。

被打碎的门锁沿着昏暗的地面滚到一边。

“罗伊先生，快出来。”

“呃？”

蹲在牢房角落处的罗伊吃惊地抬起头来。

“快逃出来。别怕，外面有卡修尔他们在等着。”

“啊，嗯……我知道了，谢谢你。”

罗法和罗伊打算从城门溜出去。不快点的话可能就会被负责守卫的士兵发现，但带着腿脚不方便的罗伊，也不能太过勉强。

当他们一路穿过夜深人静的马路时，街道的出口已近在咫尺，但就在这时，背后竟传来一阵铠甲交鸣声。

罗伊停住脚步转身望去，看到的是一群正朝这边急速跑来的士兵，而领头的人正是骑士团长——他的父亲。

“你们两个，快点啊！”城外的卡修尔焦急地叫道。

罗法深吸了一口气，在下定决心后轻轻点了下头。

“卡修尔先生，罗伊先生就拜托你了。”

“什么？”

“我要留在这里拖住他们，趁这个机会，你们带着罗伊快走。”

卡修尔沉默了几秒钟，而后慢慢点了点头：“……我明白了。”

“罗法先生……”罗伊担心地看着罗法。

“再见了，罗伊先生。你一定要平安无事。”看着因悲伤而低下头的罗伊，罗法坦然地笑道。

“拜托你了，卡修尔先生。”

“嗯，一定会把他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卡修尔坚定地立下这个强有力的承诺，之后带着罗伊转身离开。

目送着他们的背影渐渐远去后，罗法缓步走向那群士兵。

当他走到近前时，士兵们不约而同地扩散开来，将他团团围住。

“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骑士团长静静地拔出了剑。

“嗯。”罗法迎着父亲的目光，坚定地点了点头，右手一抖，将手中长枪横在身前。

空气里顿时有了种剑弩拔张的味道，电光火石间，两人几乎是在同时单脚蹬地向前冲了出去。

可就在双方身体相互交错而过的一刹那，罗法突然收回了枪势。

随之而即的，便是鲜血自胸口四溅而出。

“为什么……”

骑士团长看着自爱子胸前伤口处奔涌而出的鲜血，一脸惊愕地喃喃自语着。

而在慢慢倒下时，罗法的脸上一直带着淡淡的微笑。

*

我不后悔，这是在贯彻自己的信念。

俯视着浑身是血躺在地上的自己、以及围成一圈呆立着的父亲和士兵们，罗法这样想着。

“真是的……竟然干这种蠢事。”

就在这时，一个掺杂着苦笑、似曾相识的声音在他耳畔响起。

罗法疑惑地转过身，出现在眼里的那个身影令他惊诧不已。

“亚琉哲先生！”

罗法开心地跑过去，亚琉哲则是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鼻子。

“抱歉了。”

“不，我只是做了自己想做的事而已。”

“是么……不过，谢谢你。”

“被亚琉哲先生这么说，感觉好不习惯啊。可是，为什么你会在这里？”

“啊，那个啊……”

说着，亚琉哲移开了自己的视线。罗法循着他的目光望去，一位穿着天蓝色铠甲的银发女性跃入眼帘。

那副身姿，简直就像是传说中记载的引导灵魂去往天界的——

“——女武神？”

“唔，似乎是吧。”亚琉哲苦笑了一下。

“罗法，跟我一起走吧。”瓦尔基里静静地说道。

罗法一脸惊讶地看着瓦尔基里，最后将目光转回到亚琉哲脸上。

“又可以一起战斗了呢。”

“是啊。”

罗法点点头，握住了瓦尔基里伸过来的手。

episode 2

遥远的小岛国
被血缘捉弄的命运

1

占据人界一大半面积的大陆西南方向，有一个叫做倭国的岛国。那里的文化、风俗、生活习惯和语言，都和大陆几乎完全不同，是个独特的国家。

尽管被称为倭国，但正确说来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国家。大大小小的若干国度包含在其中，为夺取岛上的霸权而彼此争斗着。不过，这种规模在隔着一片海的大陆居民看来，不过是一个小岛国爆发的小小内乱而已。

*

面对东海岸的，是倭国最大的城市——海蓝。

在这个城市距离港口最远的微高山岗上，建着一座昴后神社。

而在神社院内，拍掌的声音正在轻轻响起。

少女双手合十，两眼微闭，专心致志地向神进行着祈祷。

这位一身独特巫女装束的少女名叫那那美，是这座昴后神社的神主的女儿。此刻，她正在祈祷巫女的继承仪式能够成功。

由于凭代代世袭而继承昴后神社的巫女必须受到神的认可，因此成为巫女的人都需要到城外的某个洞穴中去，接受获得神认可的仪式。

那那美已经在这个仪式上失败两次了。第一次是在路上遇到打雷，第二次是在洞穴遇到滚石。谁也不知道这到底是偶然还是神对她的拒绝，或者有什么别的意义。所幸的是，遇上这么倒霉的事，那那

美也只不过是受了轻微擦伤及昏迷过去而已，没什么大碍。

“……美那代，求你一定要保佑我……”

那那美轻声念出最后一句话，然后抬起脸仰望着正殿，慢慢吸了一口气。

院内恢复了宁静。在呼吸了一口新鲜空气后，那那美背对着正殿走出去。此时一个腰间别着刀的便装男人正从牌坊处走进，那似乎是旅途中的剑士。不过不知为何，那那美总觉得对方看起来一脸紧张的神色。

那那美和男人擦肩而过时轻轻低下了头。对方身上的气息弄得她也跟着有点紧张，不过从对方的角度来看这似乎是在友好地进行问候吧。

当穿过牌坊后，映入眼帘的是正登上石阶的神主。看到是那那美，神主脸上露出温和的笑意。

“已经向神佛许过愿了吗，那那美？”

“是的，我现在正要去参加仪式。”

“是吗……小心点，不要太勉强了。”

“没事的。”

看着有些担心自己的父亲，那那美报以微笑作为回应。

“那我走了。”

说完这句话后，那那美迈着小小的步子走下了石阶。

*

经过一段漫长的旅程，洵终于抵达了海蓝。据说，他要寻找的魔镜窟就在这个城市附近。

洵走在大街上，四处打探有没有人能告诉他魔镜窟的确切地点。

——**果然还是去酒馆比较妥当么。**

这样想着，洵在十字路口停下来，环顾了一下四周。他的视野越过前面并排的房屋，看到了修建在山岗上的朱红涂漆牌坊。

——**神社么。**

洵自然而然地朝着牌坊踏出了脚步。

他并不是对此怀有很强的信心。数年前，那时的他还完全不相信


納

什么神佛。然而如今每次在路经之地发现神社，他必定会前去参拜。能够这样做，只因为他有想要实现的愿望。

登上石阶的洵第一眼看到的，是一个凝视着神殿的少女背影。看那副身姿，与其说她是在许愿，倒不如说是在做好某种觉悟。

顺直的长黑发随风徐徐飘动，洵感到她身上散发出一种难以接近的气息，脚步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

与此同时，少女深呼吸一口气后将身子转过来。于是洵继续迈动脚步，并在牌坊旁站定。

少女一身独特的装束，她是这座神社的巫女吗？那张洁白无瑕的脸上，不知为何让人觉得带有一丝忧郁。

擦身而过时，少女微微向他点头示意，不过表情看起来有些不太自然。洵也垂下眼，低着头从她旁边经过。由于有点介意她的样子，洵忍不住回头又看了少女一眼，她也正低头慢慢走着。

果然是遇到什么麻烦事了吧？

洵注视着少女的背影，这样想着。不过当她消失在石阶的树荫里后，洵也将她从自己的脑海中清除了。

刚在神面前做出双手合十的姿势，洵就感到身后有人在走近，脚步声很轻，像是在擦着地面走路。

当洵将头抬起来时，脚步声也停止了。洵揣起放在脚下的钱袋，转身向后看去。

站在那儿的是一个面容和善的中年男人，从那身穿着来看他可能是神主，总之一定是和这神社有关系的人。

“你许了什么愿呢？”

面对男人唐突的发问，洵不禁皱起眉头。

“啊，对不起，居然对人追根究底了。”男人温和地笑着，轻轻低头表示歉意。

“没关系。不过你为什么要问我？”洵摇了摇头，向男人反问道。

“你造访我这座神社一定是有什么因缘，所以我想可以的话或许能帮到你。”

“不是说这个，我问你为什么要跟我打招呼？”

“这个，怎么说呢……因为你祈祷的样子吧。”

“祈祷的样子？”

“是的，你看起来并不像是旅途中的人前来祈祷一路平安的样子。所以我想你心里一定有很大的烦恼。”神主仍然一脸和善地笑着，“你在许什么愿呢？啊，不想说的话我就不会再问了。”

长时间的沉默后，答复伴随着湛蓝天空中鸟儿的鸣唱响起。

“祈祷妹妹的幸福……”洵低声答道。

“妹妹？”神主颇感意外地睁大了眼睛。

“嗯，为此我才踏上旅途，继而来到这里。”

洵一边回答，一边向着不远处的市区眺望。排列着众多商店的马路、马路尽头的大宅邸、海岸、停着几艘船的港口……

看来真的是一段漫长的旅途……

“那么，妹妹的幸福是指？”

听到这句话，洵对神主投去的目光变得阴沉了起来。

“啊，这个不该问么，失礼了。”神主有些尴尬地笑着挠了挠头。

洵什么也没回答，将视线移了开去。

神主也没再多说什么，两人之间的氛围再次陷入了沉默。

一阵风吹过，把院内树上的枝叶刮得四下摇曳，沙沙作响。

“你知道魔镜窟么？”在叶声稍息时，洵突然问道。

“啊？”神主正出神地仰望着被风吹得不断摇晃的大树枝节，被洵的问话吓了一跳。

“魔镜窟，我听说就在这个城市附近。”

“嗯，的确是。穿过北边的树林到前面的石山，那里就有个洞窟叫这个名字。”神主指着能看到正殿深处的一片景色告诉他。

“去的话要花多长时间？”洵出神地望着神主所指的方向。

“半天左右吧。”

“半天么……”

“但是，传说有鬼栖息在那里。”

“我知道。”

“为什么要去那种地方？打算修行剑术吗？还是说，也是因

为……”

神主说到这儿就把话咽了回去。

见洵转过头来，神主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

“为了妹妹的幸福……吗？”

“嗯。”

“是吗。”

神主脸上依然是那副不变的笑容，其中却隐隐地有一丝担忧。

“如果有危险的话，你会放弃吗？”

“不，我不会的。”

神主缓缓地摇了摇头。

“不过我仍然要给你一个忠告。我不知道你怀有怎样的想法，但为了某个目的而不惜糟蹋自己的生命，劝你还是打消这种念头吧。”

“我握刀也有相当长的时间了，这种事情还是有心理准备的。”洵轻轻一笑地答道。

“还有，要出发最好是等到明天，现在去的话天也黑了，晚上的树林里是很危险的。”

“这个我也知道。”

“是吗，看来我是多管闲事了。”神主苦笑着捋了下头发。

“不，很感谢你的忠告，在下不胜惶恐。”

洵说着低下了头。见状，神主不好意思地用力挠了挠头。

“还有一件事，神主阁下。不知你能否答应我一个请求？”

听他这么说，神主的表情立刻变得认真起来。

“只要我力所能及。”

“谢谢。”

洵从怀里取出一样物品交给神主，那是一个将好几个护身符随便束在一起的东西。神主接过它，用一种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洵。

“请把这个交给我妹妹。”

“给你的妹妹？”

“嗯，在各地的神社求来的。有些乱来地一下弄了这么多，或许也期待不出什么效果，但是……”

“可是，你自己亲手给她的话岂不更……”

神主正想把护身符还给洵，却被他推了回去。

“从你手里得到它，我想更能让妹妹体会到那份心意。”

听了他的话，神主不禁皱起眉头。

“请不要误会，我并不是因为感到自己有生命危险才这么做。想死的念头我现在可是一点都没有。”

“既然这样……”

“只是，总觉得有点……”

洵说着笑了起来，搞得神主一脸讶异地看着他。

“数日之内，妹妹就会来到这座神社，我有这种感觉。”

“你是说这里吗？”

“不，也没有任何确证，只是心里这么想的而已。”

神主还是一副很惊讶的样子，目光落在手中的护身符上。

“为什么你会有这种感觉？”神主问道，眼睛仍看着护身符。

“谁知道呢。”

“因为血缘关系……的缘故吗？”

神主抬起脸看着洵。不知为何，他此刻的表情看起来相当紧张。

“血缘关系么。大概是吧，我和阿衣……”

“阿衣？”

“啊，是我妹妹的名字。”

“是吗。”

神主微笑着点了点头，脸上浮现出一丝忧郁。

不经意间，洵的脑海里出现了刚才看到的那个少女的脸庞，而神主脸上的忧郁与她一模一样。

“能问一件事吗？”

“啊，请说。”

“刚才我看到这儿有一位巫女模样的少女在专心地祈祷，是有什么事情吗？”

听到这话，神主的脸色顿时暗了下去。

“那是……我的女儿。如果要成为巫女，就必须通过神明认可的

仪式，而她就是来祈祷仪式成功的。”

“这样啊。供奉神佛的家庭也挺不容易的啊。”

“嗯。”

神主虽然微笑着点了点头，但笑容中依然隐含着忧郁不安。

这恐怕是一个性命攸关的仪式吧，他一定是在担心女儿的安危。

“啊，问了不该问的事呢。我差不多也该动身了，多有打搅了。”

“不，请别客气，留了你这么久，也耽误你的时间了。”

“后会有期。”

洵向神主深深鞠了个躬，而后走出神社直接朝着魔镜窟的方向前进。

行进途中的路上，一个神色慌张的女子奔跑着和他擦肩而过。

*

目送着这位旅途中的剑士模样的男人离开，神主又一次对护身符仔细端详起来。

那个剑士宣称妹妹会到访这座神社，尽管说得不是很自信，但那种眼神告诉自己，他对此深信不疑。

“果然是血缘关系的缘故么……”神主使劲咬着嘴唇喃喃自语。

血缘关系，真的是那么强大的东西吗？它的力量是完全无法逾越的吗？

不知不觉中，他紧紧握住了护身符。

但转瞬之后，他叹了口气，把护身符放进了怀里。在反复做了好几次深呼吸后，神主昂首望向天空。

太阳已经爬过了南天，开始向着西边缓缓倾斜。

要是一切顺利的话，那那美现在应该快回来了。不如去接一下她吧。

这样想着，神主迈步朝神社外面走去。但他刚一穿过牌坊，迎面就撞上了一脸铁青着跑上石阶的妻子。

“怎么了，这么慌慌张张的？”他赶紧上前一把扶住妻子，问道。

嘴上虽然这样问，但他心里已经隐约猜到了对方前来的目的。

“那那美……那那美她……”妻子喘得上气不接下气。

“那那美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果然是这样么。神主一边问一边在心里想着。

“她溺水了，一下子倒了下去。”

“溺水？”

神主紧锁起眉头。确实，为了净身，她需要用洞穴里的泉水来沐浴全身。但这并不用进到里边去啊，怎么就溺水了呢？

“是在泉水旁边倒下去的，她全身都湿透了。”妻子带着哭腔说道。

“我知道了，具体的待会再说。然后呢，那那美她人现在在哪儿？”

“就在平常熟悉的医生那儿。”

“唔，总之我先去看看吧。”

神主扶着疲惫的妻子站起来，为了减少她的担心，他加快脚步向着诊所的方向走去。

2

洵奔驰在密林中，此时太阳早已在不知不觉中下山，周围的景物都被悄悄蒙上了一缕夜色。

树林里的夜晚一片黑暗。茂密的枝叶层层叠叠，让朦胧的月光无法透进来一丝一毫。

而且——

洵环顾了一下四周，不禁皱起了眉。

这附近以前大概曾是个战场，无数的鬼魂在空中到处飘浮着。

原来如此，怪不得神主要阻止自己。

“悲哀的冤魂们啊，很抱歉我现在有急事，没有工夫去陪你们。”

洵瞪着这群聚集到自己周围的鬼魂，脚下没有丝毫停歇。

“你说我们悲哀？”鬼魂阴森森地尖笑起来。

“嘲笑我们悲哀？”

“你在可怜我们？”

“你还不是跟我们一样。”

刺耳的笑声从四面八方不断涌上来。

“闭嘴，你们这些鬼魂！”洵止住了步子，对鬼魂们低声喝道，“太执着于生存，不愿接受自己已死的事实的你们，怎么能拿我来相提并论？”

听罢，鬼魂们爆发出一阵更加放纵的大笑。

“你跟我们有多大的区别哦？”

“你的执念……”

“你的妄想……”

“你的迷惑……”

“你的这股执着，跟我们的怨恨有什么不一样？”

“我叫你们闭嘴！”

洵忍不住拔出刀，对着鬼魂们挥砍起来。身子被砍断的鬼魂形成小旋涡雾散开来，但很快又恢复为原有的姿态。

洵的刀并不具备任何魔力，只是一把普通的倭刀，因此既不能消

灭鬼魂又不能将其净化。

“我心中怀着愿望！”鬼魂刚一恢复原貌，立刻又被洵纵向着斩开。

“那是活着的我想要去实现的想法，和你们这种阴暗的怨念是有很大不同的！”

“不一样吗？”

“不一样吗？”

“真的不一样吗？”

“不就是一样的吗？”

“绝对不一样！”

洵大叫着乱砍一气，飞舞的刀身激荡起一股疾风。

树上的枝条也开始使劲晃动，鬼魂被风吞噬，顷刻间便消失不见了。

风停了。这附近再次变回被黑暗和静寂所包围的世界，原本数目众多的鬼魂，此刻竟奇迹般地寻不着一丝痕迹。

“可恶。”

洵不满地咂了咂嘴，甩掉刀身上的露水，然后把刀插回刀鞘。

虽然满腔怒火，但洵依然快步驱程赶往北边的魔镜窟。

但即使是这样，他仿佛还听得到一些细微的声音在耳边低吟着。

“……一样的吧～”

终于走出树林了。

一直在不停地彻夜赶路，但拜高度紧张的精神所赐，这时的洵并没有丝毫疲劳感，也不觉得有强烈的睡意。

他放慢了脚步，朝着石山走去。

此时朝阳初升，尚显柔和的光芒照耀着石山壁，将洞窟的入口呈现在了洵的眼前。

“这里是……”

走到洞口跟前站定，洵对洞窟仔细观察起来。洞内充斥着的一团黑暗令他无法看清几步外的动向，完全无法搞清其深度和前方的模样。

但是，洵心中并没有感到不安，萦绕在他脑海中的就只有存在于洞里的那样东西。

“魂石玉就在这里……有了它，阿衣的眼睛就……”

想到这儿，洵握紧了双拳，全身的血液都因此而沸腾起来。

他脑海中依稀浮现出妹妹的脸庞。

很快就好了。等着我，阿衣。

洵从衣袋里取出松明，把火点燃。

阿衣的脸上微笑着，但笑容中却略带悲伤。

不用担心，我很快就会让你不再有那样的表情了。

洵小心护着火把，试探着走进了洞窟。这个洞明显很深，虽然眼前得以照明，但对面仍是一片漆黑。

洵深吸了一口气，继续往前走去。

洞窟里狭窄蜿蜒，全是下坡路，一条岔路也没有。就这么一股脑儿地往前延伸，也不知何时是个尽头。在这里感觉不到空气的流动，越往深处走，越是有种淤塞的感觉。

洵走得浑身发热，豆大的汗珠从他的额头上滴落。

又走了一会儿，他看到前方隐隐约约地出现了一面石壁。

已经走到尽头了，这就是洞窟最深的地方。

“不，不会吧……”洵慌忙跑动起来。

毫无疑问，他的确是只能在这儿停下来了。什么都没有，道路的终点便只是这面石壁，已经无路可走了。

会有什么机关吗？或者藏着什么东西？洵双手贴在石壁上，四下寻找着。

结果什么都没有，这只是一个告知来人该在这儿止步的天然岩盘，诸如补上的部位或脱落的石头什么的，一概没有。

焦急和绝望的心情顿时齐齐向洵袭来。

不应该是这样的，怎么会什么东西都没有。还是说，自己在中途看漏了岔路？

突然间，一种听起来喉咙干涸无比的喘息声刺入他耳中，令洵急忙转过身去。

他刚才一直走来的路就近在眼前，此刻已经变成了上坡，前方还

是什么都看不清。

火把忽然莫名地熄灭了。这一下，周围的一切全都陷入了黑暗。

下一个瞬间，洵立刻觉得身后出现了一股异样的气息，而且带有一种很强烈的不祥感。

洵猛然纵身一跃，清楚地看到面前有个身影在黑暗中散发着如磷光般的光芒。

这是一副褐土色的巨大身躯。那一身有如岩石一样坚硬的肌肉，尖尖的鼻子和下颚，从眼窝深处透出锐利目光的眼睛，额头上的一对又粗又硬的角，无一不在说明……

——这就是魔镜窟里的鬼。

洵定了定神，将手放在腰间的刀上。

之前还让人觉得浑身燥热的空气，此刻也突然急剧变冷了。

流个不停的汗水已将他背后的衣服全部浸湿。

鬼死死盯着洵，突然露出尖利的牙齿笑了起来。

“你到这里干什么来了？”

“你说什么？”

洵眉毛向上挑起，刀握得更紧了。

“你来这里有什么目的？”

“我需要你的魂石玉。”

“魂石玉？……你是说这个吗？”

鬼把手举到和头一样高的地方，然后摊开手掌。只见他掌心里有一块小小的辉石，石头发出的耀眼光芒在黑暗中显得格外夺目。

洵的双眼立即被这颗闪耀的石头吸引了，但鬼似乎不打算让他欣赏太久，很快收回了手，周围也再次回归到黑暗当中。

“你拿这颗石头来干什么？想得到什么？”

“跟你没关系！”

洵两脚分开，微微放低身子，做出准备随时向前冲去的姿势。

“为了妹妹吗？”鬼脸上闪过一丝无畏的笑。

洵大吃一惊，身体不由自主地僵住了。

“希望给妹妹带去幸福吗？”

“没错，那又如何？”

洵极力想让因不安和惊愕造成的急促呼吸平静下来，重新调整了一下自己的体势。

“妹妹的幸福是什么？”

“什么！？”

“你妹妹的幸福，是重见光明？还是哥哥的平安无事呢？”

鬼睁着大大的眼睛，等待着洵给出回答。

洵向前踏了半步，此时的他感觉喉咙异常干涸，发出的声音也仿佛嚎叫一般。

“你妹妹希望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闭嘴！”洵拔出了刀，“我为了阿衣，就算丢掉性命也要得到魂石玉。我一定要让她的眼睛重见光明！”

挥起的刀对准鬼的脑门直直砍了下去，一下子便将他的头劈成两半，而他手中的辉石也掉了下来，滚落到洵的脚边。

“这样一来……这样一来……阿衣的眼睛就……”

洵将手伸向魂石玉。刹那间，辉石又散发出了夺目的光彩。

3

神社院内，两名年幼的少女正在玩球。

扑通！

球跳起来，然后落入她的手中。

“喂，美那代，我说……”

与此同时，她把球投了出去。

扑通！

球在地面上一跳，朝对面的少女胸前飞去。

少女微笑着接住球，再投出去。

扑通！

“美那代，那个……”

扑通！

她又一次开了口，但美那代没有回答她，只是微笑着不断接球投球。

扑通！

“美那代？”

她不禁皱起了眉，歪着头看着美那代。

扑通！扑通！

球又过来了。

“美那代？”

扑通！

美那代还是没回答，仍然沉默地微笑着。

扑通！扑通！

“美那代！”

球掉在地上，朝对面飞过去。

但这次它没有再被投回来，只是一味地上下蹦跳着，然后沿着某个方向一路滚动，直至消失无踪。

刚刚还站在对面的美那代，不知什么时候消失了。

“美那代？你在哪里，美那代？”

她慌张地环顾着四周，却看不见美那代的身影，院内现在只有她

一个人。

“美那代！”

她一边喊一边不停地侧过身子，接着，眼前出现了一扇略微开启的拉门。

她快步走上前，从缝隙往里面看去。昏暗的房间内，神主和他的妻子正蹲在地上哭泣。

她呆立在了原地，低下头咬住嘴唇。

*

那那美猛地睁开了眼睛。

一滴眼泪顺着眼角往下流，前行至她的耳朵附近。当模糊的视野渐渐变得清晰时，熟悉的天花板映入她的眼中。

“又失败了呢……”

那那美仰视着头顶的天花板，对自己轻声说道。

又一滴泪流了出来。

她慢慢爬起来，把手伸向枕头旁边的水罐，将水向一个小小的容器里倒去。目视着那汩汩流出的水，那那美不禁觉得身子一震，脑海里回想起她失去意识之前的画面。

进入洞穴后，那那美来到神社对面的泉边准备净身。只穿一件白色汗衫的她刚一走到泉水近旁，眼前突然升起一股水柱，喷出的水一下子朝她身上涌去……

从水罐里倒出的水已经溢出了容器，底下的水盘也已盛满了水。这令那那美从回忆中醒了过来，她急忙放下水罐，但肩膀还在微微颤栗着，泪水从紧紧闭着的眼睑内潸然下落。

“我果然是不行的吗？无法得到认可吗？”

“还是不行吗……”

像是在加重她的叹息，房间外面传来一个男人的说话声。是父亲。

“血缘关系真有那么重要吗？是不可违抗的吗？到底要倾注多少感情，才可以将其取而代之呢？”父亲的声音听起来悔恨而颤抖。

“不可以。”那那美低声自言自语，轻轻摇了摇头。

她拿出蒲扇，换上在衣架上挂着的那身熟悉的巫女装后将帘子撩起。当听到声音后，低头坐在庭中大石上的神主连忙将头抬起。

“那那美……已经没事了么？”

父亲显得有些憔悴，但脸上仍挂着笑容。

“嗯，害你们担心了，我已经没事了。”那那美微笑着点点头，“我现在就再去参加一次仪式。”

父亲闻言一惊，悲伤的神情随即浮现于脸庞。

“别太勉强了，那那美……”

“我才没有勉强呢。”那那美还是一脸盈盈的笑意。

“是吗？但你已经昏睡了两日，起码还是多休息一下再说吧。”

“我已经休息够了，没事的。睡了这么久，感觉状态比之前更好了呢。这次……一定可以的。”

“……”

父亲张了张嘴，最后却什么也没说，垂头丧气地垂下了头。

“对不起，那那美……”

“别那样说。”

面对父亲的低头道歉，那那美不由得加重了语气。

“那那美……”

父亲抬起满是惊讶和困惑的脸，直直地看着那那美。

“没事的，这次我一定会带着御神刀回来的，放心吧。”

那那美脸上再次浮现出笑容。

父亲盯着她看了一会儿，少顷过后，对她报以一个温和的微笑。

“路上小心，总之还是不要勉强自己。”

“是。”

*

那一日，那那美就是透过略微开启的拉门看到屋内的情况的。

当时，神主夫妇正蹲在地上，为女儿美那代的死痛苦流泪。

“父亲，母亲，不要哭了。我会代替美那代做你们的女儿，所以请不要再哭了。”

这只是小孩子的童言无忌，因为她当时一心想着要止住神主夫妇的眼泪。

然而这句话却让神主夫妇觉得是神给他们的启示，况且那那美身边也没有可以依靠的亲人。

一个月后，那那美成了神主夫妇的养女。但这并不是双方真情流露的结果，而是神主夫妇有着接受那那美的理由，那就是他们有义务留下昴后神社的血脉。倘若现在再生一个孩子，对年事已高的他们来说无疑是不现实的。

于是从那一日开始，那那美就作为神主的女儿，被当作昴后神社的继承人抚养起来。

*

“拜托了，请认可我吧。虽然我体内流的确实不是昴后的血，但我是养父养母的女儿啊。求求您了，我再也不想看到他们悲伤的样子了。请您认可我吧，只要能够实现这一点，付出什么代价我都愿意。所以，求您了……”

那那美专心致志地对神祈祷着。

——血缘关系真有那么重要么？到底要倾注多少感情，才可以将其取而代之呢？

神主的声音还回荡在耳畔。

“……美那代，保佑我吧，求求你。”

那那美使劲将双手合在一起，用颤抖的声音不停许愿。

4

街市上，人们聚在一起议论纷纷。

“听说魔镜窟又有鬼出现了哦。”

“嗯嗯，不是说那哭声都传到林子这边来了么。”

“我听到那声音了。‘唉唉’地低声呻吟着，我还在想是不是发生地震了呢。”

“不要啊，和人鱼的战争好不容易才停歇下来，还以为这下可以安心过日子了呢。”

“那鬼不会袭击到城里来吧？”

“可是光听到声音又能说明什么呢？会不会是你们听错了啊？”

“才不会呢！又不是那种很自然的叫声，不可能有动物那样叫。绝对不会错的！”

“这个传闻就由我去确认一下吧。要真是鬼的话，我就把他消灭了！”一个满脸通红的男人走近了人群，他就是那个城里人尽皆知每天以酒度日的男人。

“啊，你……？”

“还是放弃吧，真不知你哪儿来的勇气说出这种话。”

“你们、你们把我当傻瓜看吗？我可是在同人鱼的战争中立下无数功劳，还受到皇帝陛下褒奖的人呢！论剑术的话，我是很有自信哦！”

“哦……既然你那么说，那就做给我们看看啊？”

“是呀，把鬼的首级取回来吧。”

“嗯嗯，交给我吧！”

男人拍着胸脯许下承诺，紧接着打了个大大的饱嗝。

这时，正朝举行仪式的洞口前进的那那美，匆匆地从他身旁经过。

*

洞穴深处，那那美终于到达了泉边，之前那座由原色木料建成的神社映入眼帘。

走近泉边时，那那美的手脚不免微微颤抖起来，数天前的回忆在

脑海里复苏了，眼前的这潭泉水也荡起了道道涟漪。

——不行的，我……

那那美摇了摇头，慢慢调整自己的呼吸。

此刻的泉水非常平静，水面上一丝起伏都没有。

再次做了个深呼吸后，那那美将手伸向衣带。脱去上衣后，只留一件白色汗衫的她在泉边就地跪下。

正当那那美准备从早已准备好的原色木桶里掬起一捧水时，一个奇妙的东西突然映入她的眼中。在泉中心的水面上，一个影子正来回晃动着。

那是什么？心里这样想着，那那美仰头向泉的上方望去。

一个高高在上的人影正冷冷地盯着她，目光空洞而冰凉。

那一瞬间，那那美差点停止了呼吸，全身剧烈地颤抖起来。

“去死吧……去死吧……”

人影低吟般地念叨着，继而抬起双手。随着一声轰鸣，一条水柱冲天而起，紧接着朝那那美的方向袭击过来。

“啊！”

那那美跌跌撞撞地躲开了，水流在地面激起浪潮般的飞沫。

那那美爬起身抬头望去，眼神和俯视自己的双瞳再次交接在一起。可以想见，发生刚才那件事的前后，那冰冷的目光都一直盯着她。

“为什么……？”

她的嘴唇哆嗦着，声音也明显是颤抖的。

脑子里一片混乱。那那美努力让自己的呼吸平稳下来，意志坚定地朝俯视自己的眼睛回望过去。

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她会在这里？为什么她要阻碍我？一直以来都是她搞的鬼么？她为什么要这样做？一连串的问号在那那美脑海里翻腾。

倘若稍微一个不注意，她就又要遭遇失败了。但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她不能一直逃避。

俯视那那美的少女大大地睁开了眼睛。此时明明没有风，她的头发却在空中胡乱飞舞着。

“为什么啊，美那代！”那那美声嘶力竭地对她喊道。

“哇！！！！！！！！”

少女——美那代的灵魂发出一声足以盖过那那美喊声的尖叫。那近乎恸哭的声音，让周围的空气都发生了激烈的震荡。

被这般气势弹飞的那那美，重心不稳地一下摔倒在地。

“！”

再次睁开双眼的那那美，感觉自己快要窒息了。这时她才发现，美那代的脸不知何时已经出现在她跟前。将脸凑过来的美那代，仍然用她那大得出奇的眼睛狠狠盯着那那美。

接着，她用手卡住了那那美的喉咙。

“呜……美，美那代……”

“我要杀了你……怎么会轮到你……怎么会……我要杀了你。”

美那代咬牙切齿地说着，整个人压在那那美身上，死死卡着其喉咙的手丝毫不见松开的样子。

尽管感觉不到被压着的重量，但那那美被卡住的脖子传来一阵钻心的疼痛。

“为……为什么……”

那那美痛苦地从嗓子眼里挤出这几个字，但美那代像是没听见她的话，仍然使劲卡着她的脖子。如蛇般狂舞的乱发中，隐约可见她无神的眼里散发着苍白的光，那眼神一刻也没离开过那那美。

“……美那代……”

“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美那代不断重复着诅咒的言语，“你……夺走了我的一切……全都不留……我要杀了你……”

说着，美那代的手指开始向那那美的喉咙勒去。

“父亲也是……母亲也是……一切……一切的一切的一切……”

美那代……

她使劲呼喊着，却发现自己没有发出声音，视线也变得越来越模糊。

“不回去的话……如果没有回去的话……”

此时的她眼前已是漆黑一片。

“我不想就这样消失……不想被忘记……”

美那代低沉的声音响彻耳畔。

美那代……美那代……

那那美极力想呼喊出这个名字，但她的嘴也像正被勒着的脖子那样，完全无法张开。

“怎么会，怎么会这样啊！！！！！！！！”

脑海中回荡着的余音越来越远，意识逐渐变成一团混浊。

泪水轻轻滴落于地。

“去死吧！去死吧！！！！！！！”美那代如野兽一般疯狂地嚎叫着。

这时，一个像是什么东西被弹开的尖锐声音突然响起。与此同时，那那美感到喉咙的剧烈压迫感戛然而止，呼吸终于顺畅了起来。

怎么了？

那那美睁开眼睛，将头抬起。虽然视野还稍微有一点模糊，但她还能依稀辨出物体的轮廓。首先映入她眼中的是一缕银色的长发，紧接着是羽毛装饰，然后是天蓝色的大陆式铠甲。

那是一个女子的背影。

女子庇护着那那美似的站立在那里，冷冷地盯着美那代。

而此时美那代的身影早已被远远抛到了泉水那边。

这是谁？好像从没见过她。

那那美这样想着，下意识感到这个女人拥有不同寻常的能力。

“真悲哀啊。”女子冷冷地说道。

对面，只见美那代的身体因过度惊吓而微微颤栗着。

“可是，你却弄错了自己应做之事。已死之人不应再威胁生者，安心地进入长眠吧。”

“等一下，请住手！”

看到女子拔剑出鞘后，像是被什么力量驱使着似的，那那美大叫一声，急忙上前抓住了女子拿剑的手。

“求求你，不要让美那代消失！”她死死拽住女子的手，急切地望着她。女子则一言不发地注视着那那美，脸上毫无表情。

“我一直以为自己是最痛苦的，只有自己是寂寞的人。不管得到多少爱都只想着要取代美那代，结果却还是无法取代她，我一直以为

这样的自己是最悲哀的……”

那那美有如叫喊般地对女人说着，泪水不断往下流。

今天好像光是在哭了。被神社领养的那一天起，明明就已经决定今后都不会再哭的。

“但是我错了。美那代比我更痛苦，都是因为我的存在，美那代才越来越痛苦……”

一口气说了这么多，那那美明显有些喘不过气来。于是她埋着头深深吸了一口气。

“所以，你打算怎么做？希望被那女孩的灵魂杀死吗？”

女子略微加重了语气，话里带有几分劝诫的意味。那那美摇了摇头，然后把脸抬起来。

“为了美那代，我想做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

听了她的话，女人略微有些吃惊。

那那美微微一笑，朝飘浮在女人对面的美那代看了一眼。美那代已经不像刚才那样张牙舞爪了，似有些许困惑地看着她。

“呐，美那代。”那那美微笑着对美那代伸出手，“你的话，一定能办到吧。”

“你不后悔？”

那那美用力点了点头。

短暂的沉默过后，银发女人开始静静地念起什么。没过一会儿，细小的光粒将那那美的身体和美那代的灵魂团团包围起来。

就在咒语念毕、光粒消失的同时，那那美的身体缓缓倒下。

*

又过了一小会时间，那那美从地上爬了起来。

她一脸困惑地看着自己的身体，环顾了一下四周，接着慢慢朝神社走去。

走到神社前，那那美双手取下御神刀，郑重地抱在胸前。

“对不起……那那美。谢谢……”

她用低到不能再低的声音喃喃说着，然后抬起脚快步走了出去。

那那美换好衣服后便离开了此地，她——也就是那那美的灵魂，从高处静静地注视着这一切。

“你真的觉得这样好吗？”紧随她身后的银发女子问道。

那那美脸上泛起柔和的笑容，轻轻摇了摇头。

“我不知道，但我能做到的就是这样。”

“是吗……”

女子从背后轻轻抱住了那那美。

“从现在起，就同我一块上路吧。”

在细微的耳语中，那那美的灵魂仿佛被她的身体吸收了一样，渐渐在空中消失。

5

嘀嗒……嘀嗒……

雨点打在伞上的时间间隔变长了，这场雨应该就快停了吧。

她停下脚步将伞收起，此时已可以感觉到从云缝间透出的阳光轻柔照在脸上。

“喂喂，那家伙好像真的去魔镜窟了哦。”

“呃？不会吧？他能做到吗，这种事……”

“不过，那个人的确是剑术高手吧？”

“话是这么说……但对手可是鬼啊。”

“而且，那个人是战争结束以后就成酒鬼了对吧？”

“如果鬼只是传闻的话，就没必要担心了吧。”

“说得也是，要真只是传闻就好了。”

“总之，还是要平安回来才行啊。”

“但是……如果真的有鬼，那个人没能回来的话，我们怎么办？”

“那样的话……就只能去昴后神社祈福了。”

“对啊，对手是鬼的话，也只能对着神祈福吧。”

听罢，她心里为之一动，向这群正讨论得热火朝天的人们走过去。

“不好意思，请问那座神社是在什么地方？”

“嗯？昴后神社吗？从这条路上直走，前面就是。不过需要登很多级石阶，可能有点辛苦哦。”

“是吗，非常感谢。”

她弯下腰鞠了一躬，再次迈开步子，走了不久便来到男人口中说的石阶前。她做了个深呼吸，开始平心静气地攀登石阶。

刚一走上去，她就听到一阵悲喜交加的声音，估计是一家人。

“干得好，你干得真棒，那那美。”

“嗯嗯，真的太好了！”

“唔，嗯……”

“好了，你也累了吧。不要硬撑了，今天就好好休息吧。”

“是啊，来，我们走吧。”

“嗯，母亲。”

爬完石阶的她想在原地等那一家人经过这里，谁知像是母亲和女儿的脚步声却往神社深处渐渐远去。看来他们应该就是这座神社的人。

“施主是来参拜的吗？哎呀，真不好意思，让您见笑了。”一个父亲模样的男人对她说道。

“没事……”她暧昧地笑了笑。

*

在抵达这里之前，酒意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用剑的本领也应该还没有退化。没关系，管它是鬼还是什么东西，我都绝对不会输。

脑子里反复回旋着这一想法，男人走进了魔镜窟。

也不知走了多久，在一片模糊的灯光前方，他看到一面石壁和坐在旁边、一身褐土色的鬼。

“你、你就是魔镜窟的鬼？”男人说着拔出了刀。

“是的话，你要怎样？”鬼一边站起来一边答道，用嘲笑一般的表情看着男人。

“那还用说，当然是消灭你！”

男人大喊一声，从地上一跃而起，举刀就向鬼砍去。

砍中了。

就在他这么想着的瞬间，鬼动了一下，继而以惊人的速度用手臂挡住了刀。

被弹开的刀向天花板的方向飞去。

“嘿。”

男人身子抖了一下，紧接着侧腰一闪，脚没站稳，使得身体跟着向后倒去。

没等他一屁股坐下去，鬼迅速上前抓住了他的脖子，冷冷凝视着他的双眸。

“这束光芒，我要了。”

鬼冷冷地说道，朝他面部伸去的爪子闪闪发光。

*

神主用力抱着那那美，此时的他早已泪流满面。

“干得好，你干得真棒，那那美！”

“嗯嗯，真的太好了！”

妻子的声音也有些呜咽。

“唔，嗯……”

趴在神主胸前，那那美轻轻地点了点头。

这样一来便没什么会成为阻碍了，从今以后，一家人便可以心无芥蒂地过上幸福的生活。

那那美在离开神主身边时看见她，有点疑惑地又看了看神主。

“好了，你也累了吧。不要硬撑了，今天就好好休息吧。”

“是啊，来，我们走吧。”

妻子说着拭了拭眼角的泪水，然后牵起那那美的手。

“嗯，母亲。”

那那美亲密地挽着母亲，向神社的深处走去。

正准备跟在她们身后离开的神主，猛地发现牌坊处站着一位年轻女子。

“施主是来参拜的吗？哎呀，真不好意思，让您见笑了。”神主一边朝她走去一边说着，用手在脸上擦了又擦。

“没事……”女子淡淡地一笑。

她手里握着伞和手杖，看起来像是年轻女孩用来做长途旅行的必备用品。但当他走到女子近旁，才发现好像并非如此。

“啊，莫非您的眼睛……”

“嗯，从以前视力就不太好，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就几乎全看不清了。现在也只能模模糊糊地看到面前有人。”女子自嘲般地笑了笑。

“是吗。不过既然这样，为何还跑到这种地方来……”

“嗯……”女子的表情忽然黯了下去，继而低下头，“……我是来为哥哥祈福的。”

听了这话，神主脸上现出吃惊的神色，然后静静地盯着她的脸。

“你哥哥……？”

“嗯。也不知为什么，我感觉到哥哥就在这附近，所以……”

“为何会这样觉得？”

“……因为我们是双胞胎吧。”

女子落寞地笑了一下，这副表情跟前几天的剑士非常像。

“原来如此，是双胞胎啊。那样的话倒真有可能。”

神主点点头，慢慢走到女子面前。

“你的名字，应该是叫阿衣吧？”

“呃？为什么你会知道我的名字？”

女子心里一惊，双肩微微地震了震。

“其实，前几日刚有一位旅途中的剑士来过这里，还说数日之内，自己的妹妹应该就会造访这座神社。”

“啊，是哥哥，那一定是我哥哥。”

女子激动地迈出一步，谁知脚下一滑，身体失去平衡向前倒去。

“啊！”

见状，神主慌忙上前扶住了她。

“哥哥……哥哥他去哪里了？”

女子抬起脸，双目紧闭地面对着扶住自己的神主。

努力让女子站直了，神主默默看着女子的脸，脑海里闪过魔镜窟之鬼的传闻。

“他没说去哪里了。”

“是吗。”女子有些沮丧地再次低下了头。

“不过，他拜托我把这个交给你。”神主从怀里掏出护身符递到女子手里。

*

“这束光芒，我要了。”

啪！

高高扬起的手被什么东西一下弹开了。与此同时，抓着男人脖子的手也逐渐松开。被狠狠摔到地上屁股着地的男人惨叫一声，立刻连滚带爬地逃了出去。

接着，一个女子的身影出现在那里。一头佩戴着羽毛装饰的银发和天蓝色的铠甲十分引人注目，看上去像是大陆人的脸孔。

——女武神。

耳边微微响起这么一个有些许畏惧的声音。

“变化成这副样子，然后夺走来访者的眼睛么？你到底想要什么？”女子冷冷地注视着他。

“你说什么？”

“你的初衷是什么？是让妹妹的眼睛重见光明？成为妹妹的眼睛？还是将妹妹的一切攥在手里勉强度日？”

“你在说什么……”

他全身开始不住地颤抖，随着与她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他的腿也自然而然地向后退着。

“双胞胎真是不可思议的生物，因为原本就共享着同一个灵魂，所以也互相影响着对方。”

她冰冷的话语深深震撼着他的心，身体上覆盖的褐土色皮肤开始一片一片塌落。

“你没意识到吗？你的心情已经把妹妹束缚起来了，正是你的这种心情从她那儿夺走了光明。”

他的背猛地靠在了石壁上。

——阿衣，别担心。

一个声音在脑子里响起。

那是，我的声音。

——阿衣，交给我吧。

——没关系，阿衣，我会成功的。

——阿衣，我会帮你的。

——阿衣。阿衣。阿衣……

“啊，啊啊……”

受不了了，头疼得像要爆炸！他——洵抱着头，无力地跪在了地上。

一颗小石头从他手里掉出来，滚到女人的脚下。女人捡起石头，面带怒意地看着它。

“不死者啊，竟然不惜变成这副模样来骗取人类的心，进而吞噬人的灵魂。真是卑鄙。”

女子用指尖在石头上稍稍用力，石头伴随着一声脆响裂开了。裂缝中，一缕轻烟似的东西徐徐冒出。

“我……我做错了吗？”洵蹲坐着喃喃自语道，“不知道，我已经不知道了。对不起，阿衣，我只能想出这个方法了。”洵拔出短刀，对准腹部用力一刺。

“我不想再让你痛苦下去了。对不起，阿衣……”

越来越淡薄的意识中，洵依稀看到被称作女武神的银发女子，正略微伤感地看着自己。

*

“他拜托我把这个交给你。”

递到手中的是好几样束在一起、但不知是什么的东西。

“这是？”

“护身符，似乎是你哥哥从四处的神社求来的。”

“是吗。”

阿衣轻轻点下头，用手抚摸着护身符。好像真的有很多。

一滴泪从她眼里滑落下来。

——我不想再让你痛苦下去了，对不起，阿衣……

她听到这样一个声音。是哥哥的。

与此同时，她的眼睛忽然捕捉到一束从未感受过的强烈光芒。慢慢地，周围的景物也变得愈发清晰起来。

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手中的护身符。

“啊，难道，你的眼睛……？”

“嗯，能看见了。”阿衣凝视着护身符答道。

“那么，为何你的脸看上去是如此悲伤呢？”神主着实被眼前的情景吓了一大跳。

“哥哥他……去了很远的地方。我感觉到，已经再也见不到他了。”

轻声低语着，阿衣抬起了脸。雨后的天空，一条彩虹横跨远方。

episode 3

末世之刻
诸神
投身无法逃离的纷争

1

“从现在开始，将由你们前去攻破噶尔德要塞。”

军神托尔扫视了一眼列队站好的全体人员，大声宣布道。

所谓噶尔德要塞，指的是位于瓦尔哈拉和约岑海姆边界的华纳神族前线要塞。神界一共含有五个国家（这样称呼比较合适），第一个是占据神界大半疆土的瓦尔哈拉，即亚萨神族所居之地；第二个是华纳神族居住的约岑海姆，位于神界北部，几乎所有土地都被冰雪所覆盖；第三个是黑暗国尼贝尔海姆，即由女王赫尔统治的死者之国；第四个是阿尔海姆，为妖精艾尔文栖息的森林之国；第五个则是火焰王国摩斯比海姆，据说火焰邪龙珐弗尼尔就存在于此。

这五个国家里面，瓦尔哈拉的亚萨神族和约岑海姆的华纳神族正处于纷争当中。而说到其他国家对此的反应，不知他们是在等待时机还是漠不关心，总之完全没有表现出参战的意愿。

也就是说，交战的双方仅限于亚萨神族和华纳神族，没有必要去在意其他国家的存在。

“只要我方攻下那一带并占领前线，必将给今后的战况带来利处。更进一步说，即使面对的是诸神之黄昏，我们也有与其抗衡的可能。所以，这次的作战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奥丁大人也对你们充满期待。”

说到这里，托尔深吸一口气，然后睁开双目。

“祝各位好运。”

他的声音低沉但不失分量，犹如他操纵的雷在空中剧烈地震荡开来。

罗法忍不住堵住了耳朵，源自深处的耳鸣让他觉得极不舒服。他抬眼环顾了一下四周的列队人员，在这些亚萨神族的战士当中，混杂着不少像他一样被瓦尔基里选中的人类，诸神把他们称之为战魂。

但这里面没有亚琉哲。他的性格过于狂野，估计是不愿成为神界战士的。

“不过，总有一天他会来的吧。”被传送至神界时，罗法这样问瓦尔基里。

“嗯。最终决战的时候，他应该会同我一起前往神界的吧。”给予回答的瓦尔基里，脸上依然是那副看不出感情的笑容。

“在那之前，我会为亚琉哲先生创造一个更舒适的战斗环境。”

听罗法这么说，亚琉哲豪爽地笑道：“遇到不利状况时就务必拜托你了。”

“我会努力的。”罗法苦笑着回答，不久之后便来到了天界。

当时瓦尔基里流露出的表情颇为困扰，这让他直到现在还觉得有趣。

“好，现在公布这次作战的队伍组编。”

突然响起的声音将罗法拉回了现实，他慌忙使目光回归正前方。不知什么时候托尔已经离开，换上了实际的指挥官、战神缇尔开始进行作战说明。

罗法集中精神，仔细听着每一句话。

“解说完毕。详细情况会到了现场逐个下达命令的，还有什么问题吗？”

缇尔扫视全体，没有人发言。

“好，那么大家就做好准备出发吧。”

号令一下，众人即刻迅速离开了会场。

*

亚萨神族军噶尔德要塞进攻部队在瓦尔哈拉丘陵出发了。

罗法边走边回头看着身后，以奥丁居城为首的白色建筑群正远远俯视着他们。

虽然不知这里和人界是否以同样的方式来计算时间，不过距离罗法来到神界阿斯加尔德刚好过了两个月，这段期间，他曾无数次像这样奔赴战场，仰望那座白色城堡。

神界确实正处于战争之中。而从出击的频率来看，情势应该已是相当紧迫。

可是……

罗法不由思索起来。这里并不见战争的影子，也几乎感觉不到人界那种笼罩着所有城镇和人类的灰暗气氛。

那座丘陵上是一处极其悠闲之地。即使是像他这样奔赴战场的人，只要回来后也照样会变得闲散平静。

也许是因为战场远离此地，也兴许是那些建筑太过美丽，所以才会令他产生这种感觉。不，其实是自己把人类的价值观带入了神的世界，这种想法或许本身就是错误的。

不一会儿，丘陵越来越远，视野里的白色城堡渐渐消失不见。

罗法摇了摇头，将精神尽数集中在即将降临的战争中。

*

与噶尔德要塞所在的平原相联接的树林出口，华纳神族军在此严阵以待，随处可见剑弓在手、身高近亚萨神族一倍之多的华纳神族士兵。

“唔，对方大致的规模也已经了解了，要回去报告吗？”

说着，乌勒尔从树上跳了下来。伏在地上的罗法点点头，以同样的姿势开始后退。乌勒尔也低下身子，沿着来时的道路往回跑。

虽说贵为弓箭之神，但乌勒尔看上去还保留着天真无邪的少年模样，性格也颇为悠然自得。但是，一旦在战场上手握弓箭，他便立刻显露出准确兼毫不留情射杀敌人的技术和精神状态。

矮小瘦弱的乌勒尔以极快的速度穿行在树丛之间，罗法也在后面紧跟不舍。

“嗯，原来如此。是等我们一出森林就一齐乱箭扫射，没射死的人则由剑士来动手砍杀对吗？”

“也许吧。”

接到报告的缇尔揣测着对方的意图，乌勒尔貌似得意地点了点头。

“那么，该怎么做才能避免呢？”缇尔双臂抱于胸前，目光垂了下来。

在场的全体人员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等着下面的话。

缇尔抬起头，沉默地扫视了众人一眼。然后，视线停留在了某个人身上。

“贝里纳斯，你觉得怎么样？有什么好办法吗？”

话音刚落，所有人都朝贝里纳斯的方向看去。

贝里纳斯和罗法一样，也是由瓦尔基里选中的战魂。虽然没实际见过面，但罗法在以前就知道他。位于大陆西南部的大国捷拉贝伦，在卫星都市拉森担任卫士长的人便是贝里纳斯。其剑技和人品，在相隔一座山脉的阿尔托利亚也享有盛名。

看到他被传送到神界来的时候，罗法心里有一种复杂的惊讶感。自己一直都想见见他，没想到如今会以这种方式和他相遇。

“嗯，看来对方是对自己的战力信心十足，于是决定采取正面进攻。这样的话，我们就只能用钻空子的老办法了。”贝里纳斯用手撑着尖尖的下巴说道。

“唔，具体的呢？”

“最轻松的做法就是从完全不同的地方来穿越树林了。”

“很遗憾，能让这么多人同时进驻平原的场所，这片树林里只有那一个地方。”

“那就趁敌人的注意力被引到别处的间隙行动，这样比较妥当。”维持着俯首的姿势，贝里纳斯给出了建议。

真是理想而又具备常识的回答，而且是那么万无一失以致让人感到有趣起来。罗法在心里这样想着，自己都觉得自己的想法好奇怪。

我这也是受了他的影响吗。

“怎么了，罗法？你对他的计策有什么意见吗？”

自己好像情不自禁地笑起来了，身旁的乌勒尔正讶异地盯着他。

“啊，没有。想起一件好笑的事而已。”

“哎……你还真是悠闲。”乌勒尔一脸嘲弄的神情。

“没有啦，我太紧张了，所以想想好笑的事来缓解一下。”

“人类这种生物果然构造不具有条理性，无法理解。”乌勒尔苦笑着说道。

“用诱饵？现在正等着攻打要塞呢，我可不想让人去白白牺牲。”缇尔抱着双臂，用为难的表情看着贝里纳斯。

“说是说用诱饵，但也不一定会作出牺牲。况且这儿还有乌勒尔阁下在。”

“呃，我吗？”说着，乌勒尔开心地笑起来。

*

他们从树木间的缝隙窥视着敌阵的左侧。

“从这种地方真能射中？”

罗法斜着头朝旁边的树上望去，那里埋伏着以乌勒尔为首的弓兵。

“简单着呢，你以为我是谁？”

站在树枝上的乌勒尔带着冷淡的笑容答道，显得之前那种天真无邪好像是骗人的一样。

罗法乖乖闭上嘴，继续监视敌人。对方似乎还没察觉到他们的存在。

大概是已经做好准备等亚萨神族军一出林子就放箭，双方距离并不是很远。如果从这里使用普通的弓箭，勉强应该还能击中目标。但落脚点是在树上的话，眼前的杂乱枝叶多少会对视野造成阻碍，能不能命中就真的很难说了。

罗法握紧手中的枪，作了个深呼吸。

这次作战，简单地说就是借一批弓兵在侧面同时攻击以刺激敌人，趁对方阵形崩坏时再出动主力部队。

罗法的四周都是诱饵部队的人，他们的任务是一边掩护弓兵一边引诱敌人。指挥官则由该方案的提议者贝里纳斯担任。

“大家准备好了吗？”贝里纳斯在树上问道。

“随时可以行动。”拉开弓弦的乌勒尔答道，紧绷的弓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

“那就以你的呼吸为号令。”

“好。”

几乎是在回答的同时，乌勒尔的箭离弦而出。紧接着，无数支箭尾随其被连续不断地射出。

乌勒尔的箭准确地射中了一名敌兵的喉咙，转眼间，敌阵之中便箭如雨下。

“马上换第二轮射击。”

“明白！”

大概是不像第一轮那样做好了充足的准备，第二轮放出的箭有很多支落到了地面上。但即便如此，效果也已经很显著了。

瞬间陷入骚乱的敌军部队开始向这边行进过来。

“好，全员出动。听清楚了，别太急躁。箭只要达到威吓程度就可以了，在主力部队出击之前要一直不停地放。”

齐声响应着贝里纳斯的命令，罗法一行诱饵部队飞奔出林外。

华纳神族军摆好架势，为了迎击来犯之敌而朝这边大举前进着。

赢了。罗法心想。

就在此时，亚萨神族的主力部队突然从敌军部队的偏右后方冲了出来。

这下不成了夹击吗！华纳神族的士兵们满脸的惊讶，动作也因脑海的瞬间空白变得迟钝了不少。

转瞬之间，胜负立判。亚萨神族军没有损失一兵一将，成功地将敌军一举消灭。尽管貌似有几名士兵逃进了噶尔德要塞，但那应该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

罗法一边擦拭着枪上的血渍，一边眺望着这场战斗留下的痕迹。地面上横七竖八地堆着华纳神族兵的尸骸，血流成河。

“怎么了，罗法？”缇尔走过来询问道。

“没事，我只是在想，似乎没什么变化啊。”罗法轻轻摇了摇头。

“没变化？”

“嗯，比如战斗方式什么的；和我们以前的方法都是一样的。我还以为神界还会采取截然不同的战斗方法呢。呐，贝里纳斯先生你不

这么觉得吗？”罗法对正走在不远处的贝里纳斯问道。

贝里纳斯停下脚步，稍作思考后进行了回答。

“我没想过这个问题。不过以此种战法所进行的战斗就该是这个样子。更何况……”

“更何况？”

“不是这种战斗的话，我也没办法参与。”

“的确……是这样。”

罗法苦笑了一下。贝里纳斯朝他微微点下头，然后离开了。

“但是，为什么是这种战斗方式？”

罗法还是忍不住要提出疑问。听罢，缇尔微笑着望向远方。

“没错，神的力量是很强大。要是我们的主神奥丁大人和华纳神族的王史尔特利用各自的力量交战，不用想，阿斯加尔德的一切都会化作焦土。就算达不到这个程度，只要神格高的诸神一相冲突，大地都会发出悲鸣吧。但那样的话，战斗就没有意义了。不是吗？”

“说得……也是啊。”

罗法老老实实点下头，确实如他所说的那样。但所谓能将大地的一切燃烧殆尽的战斗，他无论如何都想像不出来。

“所以，我们进行的才是这样的战斗。接下来就要正式攻打要塞了，不要去想那些有的没的，把注意力都集中到战斗中去。”缇尔笑着说。

“我知道了。”罗法也面带微笑地点了点头。

2

如雨的箭嗖嗖地掠过肩膀，纷纷刺入地面。

"不要停下来，用速攻一举夺取要塞！"缇尔大声喊着。

贝里纳斯全神贯注地盯着要塞向前奔跑，守在门口的剑士部队已近在眼前。他握紧手中的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进了敌军部队。

空气中响起剑刃相击的金属之音，虽然手臂一阵发麻，但贝里纳斯没有停止奔跑的脚步，身体前倾着一路急进。和他刀剑相击的敌军士兵于是回过头来，在他身后紧追不舍。

贝里纳斯举剑扫向在第二阵备战的士兵脚踝，紧接着从地面一跃而起，越过脚踝喷血应声而倒的士兵。回头追逐他的敌军剑士的剑锋回收不及，顺势刺向那正倒下士兵的背脊。

"唔……"

这含混不清的呻吟，也不知是来自于刺杀者，还是被杀者。

贝里纳斯稳稳地在地面上站定，略微调整姿势后继续冲锋杀敌。

要塞大门近在咫尺。

这向前不停狂奔的气势，夺门而入理应势在必得。贝里纳斯旋过身躯，像是要撞上去一般将后背顶在门上，并将剑重新握于手中。

如果几个人同时向他冲上来，不难想像自己将成为瓮中之鳖。

三名敌兵正死死盯着他，其中一人便是先前第一个与他以剑相撞的剑士。凝视着将自己定为狙击目标的敌人，贝里纳斯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

"果然……到了这个岁数，使劲跑一下就扛不住了啊。"

几乎所有的己方部队人员都已抵达要塞前，战局愈发激烈。

"你们都躲开！这家伙让我来干掉！"

推开前面的两人，与贝里纳斯对峙的最后一名剑士叫嚣着上前，高高举剑垂直劈下。

贝里纳斯用剑挡住了他的攻击。

"噗！"

狂奔的气势、几倍的人数再加上身高的优势，这击的力道和气势

都可谓无与伦比。

贝里纳斯闷哼一声，双膝不支地往下沉去。

“居然……居然让我杀死了自己的同伴！”震天的怒吼自头顶传来，剑身的重量也随之增加。

“……也许确实很残酷。但，战斗就是如此。”贝里纳斯咬着牙，单腿跪地答道。

对方是以一种什么表情看着自己的呢？虽然这样想，但他已经没余力抬起头来注视敌人的脸，那只会令自己更快被击垮而已。

剑刃嚓嚓作响，在他握剑的左手上用力划了一刀，鲜血顺着手臂流淌开来。

“唔……”

贝里纳斯张腿倒了下去，腰部着地。但在倒下的过程中，他仍不忘对准敌人的脚一记猛踢。

对方重心不稳向下摔倒。贝里纳斯抡剑砍去，不料敌军剑士一个翻身躲开了他的挥击。

贝里纳斯咂了咂嘴，把左手抵在门扇上，用力支撑着挺起身子。

敌军剑士似要扑倒过来一般冲向贝里纳斯。瞬间，两人四目相接。

他举起剑如流星般挥斩而下，剑刃撕裂了敌军剑士的喉咙，鲜血以摄人之势喷涌而出。

贝里纳斯按着士兵倒下，浑身都被对方的鲜血染遍。

“抱歉了……”

小声嘀咕着，贝里纳斯努力挣扎着起身。

“你还好吗？”

头上传来一个关切的声音。他抬起满是血迹的脸，看到了站在那儿的罗法。

“啊，没事。”

贝里纳斯回答着环顾四方。看样子要塞的入口处被亚萨神族军成功压制住了，已经不见有敌兵还在抵抗。

“接下来是里面么。”

贝里纳斯擦掉剑刃上的血收回剑鞘，两眼眺望要塞。

“嗯，应该马上就要开始冲刺了。”

“是吗。”

贝里纳斯点下头，一边调整着尚且紊乱的呼吸，一边转身面朝缇尔他们的方向。

*

撞破大门后，亚萨神族军朝要塞内部一拥而入。

就在那一刻，早已等候在此的华纳神族弓兵齐齐放箭，冲在最前列的数名亚萨神族剑士身中数箭，顷刻间一命呜呼。

以倒下的剑士为盾，后面的剑士们向敌军弓兵展开了突袭。贝里纳斯也紧随其后。他冲上前去逐个放倒了正准备发出第二射的弓兵，不一会儿，这里的所有敌兵便都消灭殆尽。

“司令室在上面么？好，一鼓作气把它攻下来！”

响应着缇尔的呼喊，士兵们沿阶梯往上疾驰。数名置身此处的华纳神族兵手持刀剑，摆好了应战的架势。

“绝对不能让这帮家伙来到这里，不管怎么样都要击退他们！”

最里边一名司令官模样的战士叫道。与此同时，他的剑士们开始发动袭击。

聚集在此处的据说是要塞守卫队中最精锐的一支部队，他们的动作跟之前的敌人有着明显区别。

都已经打到这儿来了，却碰上如此强敌……这样的话，首先应该干掉司令官才对吧。

打定主意后，贝里纳斯脚蹬地面纵身一跃，穿过正要开打的敌人和同伴之间，向着敌军司令官直冲过去。

还差一点！

但就在他认为胜利在望时，敌军剑士忽然挡在了他面前。

“切。”

贝里纳斯咬牙挥剑斩去，敌军剑士以剑回击，剑刃在空中撞出耀眼的火光。

就这样，双方来回挥击了好几下，剑刃碰撞声不绝于耳。敌军挥

剑的样子与其说是防守，更像是在对自己主动出击。

贝里纳斯又和敌军剑士过了几招，而站在敌军剑士身后的那名司令官进入了他的视野，通向其本人的道路清晰可见。

贝里纳斯再次举起剑，抵着敌军的数把剑极力向前进。他和司令官互相对望着，后者的脸上不由透出胆怯之色。

擦肩而过时，他将剑刃扫向敌军剑士的身体，一点一点地朝司令官逼近。

此时，一个高亢锐利的声音突然响起。

贝里纳斯惊呆了，司令官则终于露出会心的微笑。

剑折断了。

是因为在门前受了那强烈的一击？还是刚才跟剑士的几度过招所致？或者是自己横砍对方身体的姿势不对？

一半的剑刃如今正刺在敌军剑士的身上。

带着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司令官挥起了手中的剑。

胸口爆裂，鲜血四溅。

贝里纳斯体力不支就地倒了下去，身体因惯性向上弹跳了一下。

视线逐渐淡薄，恍惚之中，他只看见罗法的枪刺进了司令官的胸膛……

3

“——怎么样？你还好吗？”

焦急的呼声回荡在耳边。

“你还好吗？有没有事？”

是阿沙加么？啊，我没事，你不用那么忧虑。

“你还好吗？”

脸颊被轻轻拍打的触感让贝里纳斯睁开了眼睛。模糊的视线里，映出石筑的天花板和一个女人的面孔。

贝里纳斯慢慢地眨了眨眼，努力将目光对焦。

“看来已经恢复意识了，这样就没什么问题了。”女人微笑着说。

这个女人自己见过，但她是谁呢？

贝里纳斯寻思着，脑海里瞬时浮现出“爱尔”这个名字。

啊，对了。是司掌治疗的女神爱尔，在战斗部队后方负责救护的那位女神。

想到这儿，贝里纳斯一下子清醒过来。

“咳。”

“哎呀，别乱动。活下来的人当中你的伤可是最严重的。”

“啊啊——我记得我被司令官砍了一剑。然后呢，战果如何？”

“我们赢了，顺利地夺取了要塞。正因为这样，你们才能好好接受治疗呀。”

“啊，是吗。”

贝里纳斯一边点头一边看着自己的胸口。那里已经看不到一丝痕迹，但受伤的部位还是有些奇怪的疼痛。

这就是经神之手所作的治疗么？感觉真是不可思议。

“总算得救了，谢谢你。”

“不，这是我的工作，请别在意。先不管那个了，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说着，爱尔露出了一个恶作剧般的笑容。和平时的她不太像。

贝里纳斯皱着眉头看着她。

“阿沙加，是谁啊？”

“为、为什么你会知道这个名字……”

贝里纳斯大吃一惊，忽然间一脸的狼狈。

“要问为什么嘛……是你自己说的啊。开始还以为你在说胡话，但你反复叫了好多声呢，所以我有点好奇咯。”

“是吗，我居然……”

贝里纳斯脑海里浮现出阿沙加的样子，那是一张一看就知道是倭国女子的质朴脸孔。

与此同时，当时的情景如卷着漩涡的潮水般涌入他的记忆。

——***这间房屋受到了不死者的诅咒***。

女武神曾这样说过。

那便是一切故事的开始。

不对，如果真如她所说，那应该还要追溯到更早以前。而且是，很早很早以前。

贝里纳斯深深叹了一口气。

*

那是他发现被烧死的妻子和女佣总管玛丽亚尸体后的第二天晚上。

“这间房屋受到了不死者的诅咒。”

站在枕边的女人如此说道，她身穿天蓝色铠甲，一头银发。

半梦半醒的贝里纳斯迷迷糊糊地想着什么叫被诅咒了，难道妻子和玛丽亚是因为受诅咒而死的吗。

被烧死的两人是在厨房发现的，发现者则是来准备早餐的女佣阿沙加，据说她一开始都没想到那是人类的尸体。这也怪不得她，因为两人的身体已经完全化作了焦炭。

那的确是相当奇特的状况。

虽说两人的尸体全身都烧成了炭，但厨房内的其他物品、甚至尸体横躺的地面都没有留下一处发黑物体燃烧过的痕迹，而且起火的原因也是一无所知。

炉灶当时经过了悉心收拾，找不到一片烧过的柴火。留在桌上的

烛台也没有被点燃，而且蜡烛还保留着老长一截。

这样来看的话，也许只有受到诅咒才会发生如此诡异的死亡事件吧。

入眠的贝里纳斯是这样认为的。

但即便如此，来告知这一事实的人竟是亦可称之为死神的女武神，不是太古怪了吗？

这样想着，贝里纳斯逐渐沉沉睡了过去。

“把诅咒的根基……贝利莎的方阵找出然后破坏，否则只会有更多的灾祸接踵而至。”

女武神的声音灌入了耳内，可惜正处于睡眠中的大脑是无法理解其涵义的。

*

“我还是不想去。”

阿沙加说着，像个撒娇的孩子似的在路旁一屁股坐了下来。

“买卖奴隶……人口什么的，我果然还是很烦这种事情。”

“我也是这样想的。不过，劳动力是必须要有的吧。现在玛丽亚不在了，不可能把工作都交给你一个人干呀。”

“也许是这样吧，可是……”

阿沙加弓着后背，身体缩成一团。

“可我还是觉得烦。既然真的非去不可，那贝里纳斯先生你一个人去嘛。”

她的话让贝里纳斯深深叹了一口气：“我又不懂倭国的语言，你要是不来的话，让我怎么选人啊。”

“我就是烦这个。光凭我的一句话就来决定买什么人，那些人又不是为了被买才出生的……”

贝里纳斯默默向她走去。在大陆售卖的奴隶几乎都是倭人，最近听说由于各地战争的激化，那些不堪贫苦的人们只能被迫卖掉自己的子女，不过这样的还是居少数。

阿沙加也是作为奴隶被卖过来的倭人。

贝里纳斯的脑海里不由回想起那一天的事情。那会儿他还年轻，

正处于被称作青年的时期。

那是一个雨天。玛丽亚带了一名倭人少女回来，说是觉得被卖作奴隶的她样子看上去非常可怜，所以就把她带回来了。少女极力藏在玛丽亚身后，用胆怯的眼神望着贝里纳斯。

“你不用那么害怕。”

贝里纳斯笑着对她说。但少女又躲回玛丽亚身后去了。

“没关系，玛丽亚。我这边也会向父亲禀报一声的。”

“啊，那就谢谢您了，少爷。”

玛丽亚深深鞠了一躬，倭人少女也学她的样低下头来。

贝里纳斯走到坐在路旁的阿沙加身边蹲下，趁她不注意，轻轻抢走了她手中的花。

“啊……”

“花也不是为了被人折断才开的吧。”

贝里纳斯温柔地微笑着。见状，阿沙加有点不好意思地埋下了头。

贝里纳斯把花别在她的头发上：“现在，也只能认为这朵花的命运就是如此了吧。”

“命运……不太明白呢……”

阿沙加依旧埋着头，抬起手去抚摩头上的花。

“好了，快走吧，阿沙加。”说着，贝里纳斯朝她伸出了手。

“是……”阿沙加轻声应答，点了点头。

两人到达的时候，奴隶市场已然恢复了安静。看样子应该是交易时间结束了，四周没有一个人在。

不仅如此，就连商家也消失了踪影。搞不好是已经出发前往其他城镇了。

“对不起，都怪我在那里坐了半天……”阿沙加深感抱歉地埋下头。

“算啦，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真的……很对不起。”

阿沙加把头埋得更低了，但看到她这副样子，贝里纳斯不知为何

脸上竟浮现出一丝笑意。

“没关系。不过，这样一来暂时就要让你一个人工作了。”

“是，我没有问题的。”抬起头来的阿沙加，脸上写满了笑容。

贝里纳斯也不由得跟着笑起来：“是吗。那我们回去吧。”

“嗯！”阿沙加笑着，回答的声音充满了活力。

*

数日之后的一个晚上。

正准备上床睡觉的贝里纳斯，忽然感到房间角落里有人的样子，于是转过头往那边看去。

天蓝色的铠甲和银色的头发……几天前，曾出现在他梦里的女武神瓦尔基里，现在居然就身在此处。

看到她的那一瞬间，贝里纳斯心中萌发出一种强烈的不安。

——这间房屋受到了诅咒。

她又这样说了。而且，似乎是在找什么东西。

“不死者的气息太重，已经不能再犹豫了。”

瓦尔基里的声音低沉而尖锐，表情也在不经意间变得严肃起来。

“不对……是已经出现了！就在那女孩的房间里。”

贝里纳斯闻声一震，穿着睡衣急忙朝那个房间冲去。那是阿沙加的房间！

他突然感到身体传来一阵恶寒，皮肤也开始起鸡皮疙瘩。

“阿沙加！”贝里纳斯大叫着打开门。

映入他眼中的是这样一幅画面：阿沙加平躺于床，一个面色苍白的男人正像跨骑一般坐在她身上。

“混蛋！”

贝里纳斯抓起正好放在身边的长柄烛台朝男人砸过去。男人跳起来，烛台只是命中了空气。

男人翻了个跟头后缓缓着地，用他那空洞无神的眼睛盯着贝里纳斯，嘴角淌下了条条血丝。

“想妨碍我吗？虽然盟约里没有，但既然这样那就把你的灵魂也

吸收好了。跟随无上的快乐一起坠入黑暗吧！”

男人把流出来的血吸了回去，露出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容，嘴里的锐利牙齿依稀可见。

“你休想！”男人背后突然传来另一个声音。

不知什么时候，一个扛着大剑、身躯庞大的剑士出现在了那里。

伴随着大剑在空中的挥舞！苍白的男人翻身飞起，他的胸口被剑击中裂开一个大口子，伤处冒出一缕轻烟。

“瓦尔基里！”剑士大喊一声。

“知道。”

声音来自头顶。在比苍白的男人位置更高的上空，女武神持剑悬浮于此。

“逃离灵魂秩序轮回的不死者啊，消失吧！”

被瓦尔基里的剑砍中的男人发出了一声惨叫，像蒸发一样消失在了空中。

贝里纳斯呆呆地注视着男人刚才所在的地方，似乎忘却了周围的一切。瓦尔基里收回剑看着他，这时他的意识才在女武神的目光下清醒过来，急忙奔至阿沙加的身边。

“阿沙加，快醒醒，阿沙加。”

他抱起阿沙加，发现她胸口处有一个像是被咬了的微小伤痕。

“阿沙加！喂，阿沙加！”

臂弯中的她一副精疲力竭的模样，感受不到一丝呼吸。

“还是没赶上吗……”背后传来瓦尔基里的声音。

“不可能的，人怎么会就这样死掉？阿沙加的身体还是暖的，她没有死！”

“请让开。”瓦尔基里语气冰冷。

贝里纳斯转过头来，看到女武神手中燃起一团青白色火焰。

“你、你想……干什么？”

“被不死者吞噬性命的人，不久也会变成不死者。在那之前，必须让她作为人类而死去，就像你的妻子和女佣总管那样。”

“内人和……玛丽亚？都是你杀死的？”

贝里纳斯的声音不禁颤抖起来，而瓦尔基里则是默默点了点头。

“然后，现在你要用同样的方法杀死阿沙加？”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她变成不死者。”

“不，你别做梦了！阿沙加根本没死。死人的身体怎么可能感受到体温？应该还有别的办法可以救她，你怎么能杀了她！”贝里纳斯使劲抱着阿沙加，对瓦尔基里大声叫喊。

“……的确，也不是没有别的办法。”瓦尔基里沉默了片刻后，沉声答道。

贝里纳斯又惊又喜：“真的吗？”

瓦尔基里用冷漠的眼神看着贝里纳斯，继而静静地说道：

“多亏你赶来得早，这女孩的灵魂还没有完全被不死者吞噬掉，体内还有所残留。所以，如果……”

“太好了，那我该怎么做？”

“使用换魂法的话……”

“……换魂法？”

“在人类之中只有高位魔法师才会知道的一种技术。人的体内有一种将灵魂和肉体维系在一起、类似锁一样的东西。所谓死亡就是指这把锁断开，使灵魂脱离了肉体。而将锁重新结合的方法就是换魂法。”

“这种事情……能做到吗？”

“但这把锁是无法再生的，所以必须用到其他人的锁，也就是强烈希望与之灵魂相联系的人的锁……”

贝里纳斯倒吸了一口凉气。瓦尔基里的意思他明白了，就是说除了用自己的生命作交换来救阿沙加，别无他法。

“你能办到吗？”

瓦尔基里的目光依然显得那么冷漠，但贝里纳斯能感觉到里面包含着一种慈爱。

“当然。失去她而活下去，我的生命还有什么意义？”

贝里纳斯毫不犹豫地答道。瓦尔基里点点头，开始咏唱咒文。

贝里纳斯和阿沙加的身体并排着躺在地上，可以听见阿沙加发出的微弱鼾声。

“真的成功了呢。”只剩下灵魂存在的贝里纳斯凑近她的脸庞，微笑着说道。

不能让她一直睡在这里。贝里纳斯心想。他想去抱起阿沙加，却发现双手从她的身体穿了过去。

贝里纳斯无语地凝视着自己已变得有些透明的手。

“女武神，不好意思，能不能帮我把她放回床上。”

“可以。”瓦尔基里静静地颔首应允，把阿沙加抱起来。

“可是，为什么是我家受了诅咒？为什么她一定要被不死者缠身？”看着将阿沙加放到床上的瓦尔基里，贝里纳斯忍不住问道。

瓦尔基里离开床边，缓缓向门外走去。

“跟我来。”

说完，她带着贝里纳斯来到了他妻子的房间。

“直到昨天为止，我们都被其利用怨念和不死者的味道蒙骗过去了。如今这一切化为了残渣，才能清楚地感觉到其存在。真是悲哀。”

说话的同时，瓦尔基里打开了房间深处壁橱的门。

“你看，这就是贝利莎的方阵。”

凑过头来的贝里纳斯看着壁面上那些诡异的图案，不由得有些后怕。

“你可以摸摸看，还能听到残留下来的怨恨之声吧？”

贝里纳斯听信了她的话，伸出手去触摸那些图案。

——为什么？

是妻子的声音。

——为什么他不来看我？

——为什么他会关心那个什么女佣？

——他的爱，明明应该只属于身为妻子的我。

——为什么他的爱，会给了那个低贱的倭国女人？

——那个女孩不存在的话就好了。

——那个女孩死了的话就好了。

——从我这儿偷走了他的心，低贱的女孩去死吧。

——那样的话，他就会来看我了。

——他的爱就只会给我一个人了。

诅咒之语如浊流一般汹涌而出。

贝里纳斯像要抖掉什么东西似的用力放开了手，指尖在微微颤抖。

“诅咒的代价是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外法的实施。该说是可悲，还是可怜呢？”

瓦尔基里的语气仍然是那么淡淡的。

妻子的确是一个有贵族气质的高傲女人，所以她无法理解我能平等地对待身为女佣、而且是倭人的阿沙加吧。

可是……

可是，那真是由她无端的妄想所萌生的嫉妒吗？

扪心自问的贝里纳斯，其实很清楚这个问题的答案。

确实，我是爱着阿沙加的吧，而且这份爱只给了她。

没有什么理由，也没有把自己的心意告诉她。不，是没能告诉她。

是的，我就是这样被自己的立场所束缚，什么都没做。

在父亲的旨意下结婚。那时的我，要是有断然拒绝的勇气的话。

那样的话……

贝里纳斯埋下头，用力咬着自己的下唇。

*

“好了，是谁？”

爱尔意味深长地看着贝里纳斯的脸。

“是我……重要的人。没错，最重要的人……”

贝里纳斯低着头，又深深地叹了口气。

“是吗。”

“嗯，是的。”

贝里纳斯点着头站起来，胸口还有点隐隐作痛。

4

由缇尔担任司令官的部队攻下噶尔德要塞以来，已经过了十多天。

为了夺回要塞，华纳神族军在五天之内又发动过两次袭击，但之后便再无任何动作。就这样，驻留部队得到了良好的休整，要塞也完全成为了亚萨神族的所有物。

这样一来，亚萨神族要攻入华纳神族居住的约岑海姆，也有了可作为依靠的前线基地。

这天，亚萨神族的士兵们来到奥丁王城背面的大会场集合。托尔像拿着手杖似的竖起手中的雷神之锤，扫视了一眼整队好的士兵们。

“现在下达奥丁大人的敕命。”托尔郑重宣布。

包围着士兵们的空气顿时变得紧张起来。

“奥丁大人下令，前往妖精之国阿尔海姆，从妖精之王处取得光弓希尔文。”

托尔说明完毕，又朝所有人看了一眼，目光最后停在了会场的角落一带。

“洛基，这次的作战由你负责指挥部队。”

当他将这句话说出来的瞬间，士兵们一片哗然。

“是洛基哎，要让我们受那家伙的指挥吗？”

“怎么能委任那种家伙来指挥？”

“洛基？要把一切都交给那个杂种？”

士兵们纷纷交头接耳，这时一名士兵从队伍中走到前面来。他是亚萨神族中数一数二的战士——维达尔。

“托尔军师，恕我们无法接受。请问为何要让洛基这样的人指挥这次作战？”维达尔看上去情绪很激动。

托尔挤了挤眉毛，不无傲慢地盯着维达尔。

“你有什么不满吗，维达尔？”

“那是当然的了，选的可是洛基啊。将指挥权交给那家伙，后果如何托尔大人您是知道的吧？”维达尔指着队伍中的洛基大声喊道。

“想不通，为什么偏偏是洛基……”

“说起来，他好像还弄丢了奥丁大人授予的知识之石呢。”

“那家伙一定是尼贝尔海姆的赫尔那边的人，据说他跟那个女人一直有来往。”

“死界的女王吗？我看他也只能跟魔兽一类的生物交朋友吧。”

“真是的，一旦混有华纳的血统，似乎一下子就失去美感了。”

“说得是啊，有华纳血统就意味着卑微浅薄。听说他最近还对少女神芙莱娅伸出魔爪了呢。”

“好像是看少女神纯洁无瑕，才会用花言巧语欺骗她的吧？看来有华纳血统的人都很擅长玩阴谋诡计啊。”

“别看他这样，其实是个连把剑都握不稳的窝囊废。而且这个废物还对庇护他的奥丁大人全无感激之心，他到底想怎么样啊？”

“这也没办法呀，谁叫那家伙有华纳血统，怎可能懂得知恩图报。”

士兵们对维达尔的话一呼百应，细数着洛基的种种劣迹和不良传闻。但置身于此起彼伏的谩骂声中，洛基却似乎完全不在意的样子，脸上始终保持着浅浅的微笑。

“嗯，维达尔，你的不满我已经了解了。”托尔说着缓缓点了下头。

“您竟然说是我的不满！”维达尔的喊声提高了一个分贝，那气势简直就没把神格远远高于他的托尔放在眼里。

“我是在代表所有集合士兵说出大家的意见，您刚才不也听到士兵们怎么评价他了吗？就凭这样，您还认为会有人默不做声地接受他的指挥吗？谁会服那个杂种！”

“是吗，我知道了。维达尔，你可以退下了。”托尔安静地听完维达尔大闹后冷冷地说道。

“托尔军师！”

维达尔还想继续抗议，却被托尔双眼一瞪而缩了回去。

“请节制一点，维达尔。这是主神奥丁大人下达的命令，奥丁大人说要任命洛基为指挥官的。就算这样你也还要反对吗？”

托尔不慌不忙地把奥丁搬出来，这下维达尔无话可说了，怏怏地回到了队伍当中。

“洛基，到前面来。”

“是。”

听见托尔呼唤自己，洛基忙快步从队伍中走了出来。模样还像个少年的他走到托尔面前站定，然后微微低下头。

“听好，这是奥丁大人的命令，一定要将光弓希尔文取回来。”

一听他说起奥丁这个名字，洛基的嘴不禁流露出一丝不快。

“说句话当然简单，但妖精王会老老实实交出来吗？”

“无论如何，你们都必须带回来。”

“我知道了，无论如何是吧。”洛基调皮似的笑了笑，继而点头答应下来。

“那现在就马上安排部队组编，不管多庞大的部队都没关系。”

“人数的话不需要那么多，只要几名会操纵火焰魔法的魔导士和少数弓兵就足够了。”

说完，洛基转过身去面向众士兵。

“我可不去哦。”队伍中响起乌勒尔的声音。

“没关系的。”洛基嘿嘿地笑着，开始环顾整个队伍。

“是哦……要一个战魂，再加上几个合适的人就够了。”

突然被人用手指着，拉乌利不禁惊诧万分。他困惑地看了看周围，洛基的视线已经不在他那个方向了。

“刚才提到的人请做好准备，其他人则去执行日常任务。完毕，解散。”

就在拉乌利还感到一头雾水的时候，出兵人选似乎已经决定下来了。当托尔宣布解散，所有人便三三两两地离开了会场。

*

“为什么要选我？”从瓦尔哈拉丘陵出发前往阿尔海姆的途中，拉乌利向洛基问道。

“嗯？啊啊，其实选谁都可以，只不过比起亚萨神族那帮家伙，我觉得选战魂的人会更好一些吧。”洛基全无顾虑地笑着说道。

“是……吗。”拉乌利叹着气低下了头。

生活在人界的东方大国克雷尔蒙菲兰的拉乌利是于一次战斗中

身亡的。在海战中他所乘坐的船只被击沉，不会游泳的他除了沉入海底，没有别的道路可选。

当死亡即将到来的时候，他脑子里萦绕的是还留在自己国家的恋人米莉娅。两人本来已经订了婚，现在自己却撒手人寰，这叫他怎么能够甘心。于是，在瓦尔基里的帮助下，拉乌利得以对终日哀叹的她作出告别，从此对人世再无眷念。

不过，在女武神所说的诸神的战斗中自己究竟能起多大的作用，这见事让拉乌利倍感不安。原本他就不是那种好战或善战的人，只是因为全国上下都沉浸在打仗的兴奋情绪中，他才勉强去应征当兵的。

所以，他对洛基竟然最先选中自己的事实感到异常吃惊，而与此同时也有些小小的得意。因为弓箭名手乌勒尔刚一宣布拒绝，紧接着自己就被点名了。谁知……

“啊，请不要误会了。倒不是不相信你的本事，只是，在我的预计中这次是不用开战的。”洛基嘿嘿地笑着解释道。

拉乌利抬起脸，诧异地望着洛基。

“本来就是这样的呀。这次我们只需要得到那把弓就行了，没必要战斗的。”

“啊，原来如此。”拉乌利不禁提高了嗓门。

“对了……要是在途中遭到袭击的话，到时可要看你的表现了。”

说完，洛基又嘿嘿地笑了起来。

*

没过多久，一行人来到了瓦尔哈拉和阿尔海姆的交界处。眼前广阔无边的阿尔海姆，简直就是一个巨大的森林。

他们前进的路被两只妖精挡住了。其身形为人的胸部到腰部一般大小，头上有触觉，后背则有羽毛，身体散发着近似于磷光的光芒。

在故事中出现的妖精一般就是这个样子的——拉乌利心想。

“停下脚步，亚萨神族的来客。住在瓦尔哈拉的你们所为何事要踏入阿尔海姆境内？”

一只妖精举起小小的枪问道。另一只也将枪举起，双眼瞪视着拉

乌利他们。

“我们有事要找妖精王，请让路吧。”洛基露出了笑容，以轻快的语气说道。

“不说你们找王有什么事，就别想从这儿经过。而且，你身后那帮家伙好像还带着武器嘛。”

洛基瞅了拉乌利他们一眼，接着转过头来苦笑出声。

“那是为了在途中防身，不用担心。对立场完全中立的阿尔海姆实施侵略，这种事我们不会干的。”

“我没有问你这个，回答我的问题，找我们的王到底有什么事？”

洛基耸耸肩，轻轻叹了口气，双眼直视向两只妖精。

“我们是奉主神奥丁之命前来继承妖精王所有的光弓希尔文，想请帮忙通报一声，这样可以吗？”

“你、你说光弓希尔文……”妖精大惊失色，声音也颤抖起来。

“对。”

“在这儿等着，我们现在就去向王报告！”

“知道了，我们慢慢等。”洛基一脸微笑。

不一会儿，一位新的妖精在此处出现了。由于比其他妖精发出的光都要强烈，因此旁人看不清楚它的脸。

“找我有事的就是你们吗？”

“你是……妖精王？”

“没错。”妖精点了点头，“是什么事？”

“你应该已经听说了吧，我们要来取光弓希尔文。”洛基的态度有少许不满。

“因为什么而需要希尔文？”妖精王不慌不忙地问道。

“我怎么知道，需要的是奥丁大人，又不是我。不过倒是可以作各种推测啦……你也一样吧？”

妖精王什么也没回答。

“总之，我们是奉命来取希尔文的。”洛基的表情忽然为之一变，“奥丁大人吩咐一定要拿到手，所以我们无论如何都得带着光弓



回去。没错，无论如何。”

洛基冷笑着朝妖精王看去，那张脸已经变成让拉乌利看了也会吓得冷汗直冒的模样。

妖精王从洛基开始，对拉乌利一行逐个扫视了一圈。

它在看我！拉乌利不禁身体发硬，把手中的弓握得更紧了。

妖精王将目光慢慢回到洛基的脸上，因其身处一片太强烈的光芒中，看不清楚它此刻到底是什么表情。

“怎么样？不愿给吗？”

“……我明白了，给你们就行了吧。谁去把希尔文带到这儿来？”

“王！”

“没听见我的话吗？把希尔文带过来。”

“……知、知道了。”一只妖精连忙向深处飞去。

“衷心感谢您的理解。”洛基又露出了他那副无忧无虑的笑容。

*

“为什么是我——你之前有这样问过我对吧？”在回去的路上，洛基突然问拉乌利。

“呃？嗯。”拉乌利有点疑惑地点头。

“那是因为……你拿着弓啊。只要射出带火的箭，一定能把那森林整个烧光。”

“怎，怎么这样……”

拉乌利顿时目瞪口呆，洛基则满不在乎地笑起来。

“这样一来，妖精们也能想像到后果。而事实上它们好像已经这样想了呢，所以我们才这么顺利就拿到东西。”

注视着洛基的脸，拉乌利陷入了思考当中。

真的是这样吗？妖精王真的会惧怕弓箭吗？拉乌利脑海里浮现出妖精王当时的表情。

“不过，倒是为什么我会被选中呢？”

“呃？”

“我为什么会被任命为这次作战的指挥官呢？”洛基笑着说道。

拉乌利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在瓦尔哈拉中洛基是非常微妙的一个存在，这点他是很清楚的。洛基分别继承了亚萨神族和华纳神族的一半血统，因此受到他人的蔑视。但不知为何奥丁大人却对他庇护有加，这无疑让大家更为愤愤不平。

事实上，感觉大家对洛基似乎是有点害怕的。能自然地与他接触的神，据拉乌利所知也就只有芙莱娅而已。

那么奥丁慷慨地给予这样的他一个立功的机会，是出于个人的温情？还是基于什么别的考虑呢？

“也罢……反正可以从很多方面观察出来。”见拉乌利懒得回答，洛基说着便露出了个自嘲般的微笑。

这么说，刚才的情况也是他观察出来的了？当然，奥丁想要光弓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这么说起来，那把光弓到底是什么呀？为什么一定要拿到它？”

“看名字就知道了，因为它拥有出色的魔力。被称作四宝之一，是妖精族的宝贝。据说还能守护世界，非常重要。”洛基看着放在载货车上装有光弓的箱子说道。

“原、原来是这么重要的东西啊。那……我们带走了它，妖精的世界不要紧吗？”

“谁知道呢。不过它们又不是那么好战的种族，凭自己的力量就可以维持秩序了吧……”盯着拉乌利的脸，洛基突然止住了声音。

“怎么了？”

“嗯？没事。对了，你不是问奥丁大人为什么想要这把弓？”

“啊，是。”

“估计是因为害怕诸神之黄昏吧。所以，奥丁大人他才想着要尽可能多积聚点力量。”洛基又是一脸天真无邪的笑。

“是这样啊。”拉乌利一边点头一边若有所思。对非神的他来说，目前是理解不了诸神之黄昏是什么的。

“不过，这样一来就有三个了呀。”洛基轻声嘀咕着，继而又发出了爽朗的笑声，“奥丁大人真的好想积聚力量啊。”

episode 4

眺望大海 只为少女的幸福而祈祷

1

赋之坐在海浪拍打的岩石上，发呆般地眺望着大海。

眼前这片一望无际的大海，今天显得格外风平浪静。海面上反射着不规则的阳光，波浪以一定的间隔涌上来，然后缓缓退去。

那一天的事就如同梦境一般，仿佛它根本不曾发生。

我的愿望能实现吗……

这样想着，赋之不禁握紧了拳头。在他手中，是一块已失去光芒的小小圆珠碎片。

很小很小的碎片。

“梦琉……”

赋之面朝大海，口中轻声呼唤。

波浪又至，飞沫四起。

2

渔网拉上来了，但里面一条鱼也没有。

“不行啊，父亲。今天还是一无所获，什么都没有。”赋之深深叹了口气。

“今年真是相当的晚呢，还是说我判断错误了？”父亲紧咬下唇，专注地盯着大海，“看来这一两天都只能死死守在这里了吧。”

面对一脸凝重的父亲，赋之心怀不安地看着他。

“下次别再判断错了，我可不想死在海……”

赋之忽然停止了说话，双眼凝视着大海。刚才他好像听到了什么。

“喂喂，话别说到一半就吞回去了啊，有屁快放，憋着多难受。”

赋之没有理会苦笑的父亲，竖起耳朵自己倾听着。

“喂，赋之，你怎么了？”

“我想我听到什么声音了……应该是女人。”仍凝视着大海的赋之答道。

“海的中央？怎么会有女人，你产生幻听了吧？不过也是，你也到那种年龄了啊。”

——救命，救命啊！

“又来了，我真的能听见。”赋之迅速穿过甲板，目不转睛地盯着另一面海域。

“是吗。”父亲眯起眼睛望向大海。

“父亲，在那儿！”

“好！去救她。”父亲大喊一声，朝掌舵圈的方向跑去。

“喂，别磨磨蹭蹭的，快把帆张起来啊！”

“啊，啊啊，我知道了！”被父亲喝斥了一句，赋之连忙奔往桅杆。

被救起来的是一个和赋之年龄相仿的少女。尽管一直漂浮在海上，但没想到少女的意识还很清醒，完全不像溺过水的样子。

她坐在甲板上，以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望着赋之和其父亲。

*

“你叫什么名字？”

“梦琉……”少女低下头答道。

父亲皱着眉看着少女，摸了摸满是胡子的下巴。

“梦琉啊，你怎么会在这种地方？”

“船失事，然后我就掉进了海里。”梦琉歪着头答道，大概是在质疑为什么会被问这种显而易见的问题。

“失事啊……可最近没听说发生过这样的事故啊……也罢，那其

他的人怎么样了？船呢？”

梦琉沉默地摇了摇头。

“你是说不知道吗？那这艘船是去哪儿的？大陆？”

“嗯，去海蓝……”

听了梦琉的回答，父亲恍然大悟地“哦”了一声。

“去海蓝的船失事……那镇上一定引起轰动了。”

“差不多了吧，父亲，你到底想问什么？而且她一直这么在海上漂着，稍微让她休息一下好不好？”

赋之发出了抗议之声，见状，父亲不由苦笑了一下。

“啊啊，说的也是。”父亲拍着膝盖站起身来，“既然这样也只能先别捕鱼了，我们回村里去吧。”

说着，父亲一边伸懒腰一边往掌舵圈的方向走去。走了几步又不由停下来，转身看着赋之。

“那位姑娘，就让她睡你的床吧。好了，别傻愣在那儿，快把她带去客舱。”

“我、我知道了。”

赋之点着头看向梦琉，刚好和她注视着自己的目光撞个正着。那眼珠溜圆而略带绿色，是倭国人中十分罕见的颜色。

“那、那个，呃……”赋之的视线慌乱不已，不知道该跟她说什么。

梦琉一脸茫然地看着赋之，她的目光让赋之更加难为情，不禁伸出手挠了挠头。

“总、总之我先带你去客舱……你可以在那里休息。”

“嗯，谢谢。”梦琉拘谨地笑了一下。

但这笑容却让赋之傻傻地看呆了。

*

将梦琉带到客舱后，赋之回到了甲板上。比如帮忙掌舵以及别的什么，需要他做的事还有很多。

在那间房里她能休息好吗？想到这里，赋之不免有些担心。

那张赋之和父亲用来小憩的睡铺最多只有一块木板那么薄，而且只有褥子和枕头，不习惯的人是睡不好觉的。就算是赋之，一开始也辗转反侧无法入眠，起来后还周身酸痛。

她要不要紧啊。

赋之正呆呆地想着，却忽然在甲板上发现了梦琉的身影。

“啊，在那种地方果然睡不着吧？”

见赋之这样问，梦琉微笑着摇了摇头。

“不是，但我觉得这边空气会好一些。”

“是吗？也是哦，这里好歹还有风。”赋之说着便将视线投向大海。

“真是辛苦啊。”远远望着大海，赋之不知不觉脱口而出。

“呃？”

“你一直都漂在海上吧。”

赋之一边说一边看着梦琉，她满脸惊讶而又困惑地点了点头。

“唔，嗯。”

“不过，你运气不错。”

“运气不错？你是指你们经过这附近？”

“嗯，也算是吧。这一带的海，再过几天潮水流向就会有很大改变。而到了变化时不但波浪滔天，还会形成漩涡。”

“哦……”

“所以，要是今天我们没碰到你，恐怕……”

说到这儿，赋之突然停了下来。他刚意识到对一直在海上漂泊的她说出这种话，无疑是让人留下更深的阴影。

“恐怕会沉到海底吧。”

梦琉说这话时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但这反而让赋之不知所措起来。

“啊，嗯……”

“请问，这艘船是要去哪里呢？”梦琉定定地看着赋之问道。

少女的脸庞就这样突然靠近，赋之一下子慌了神，身子一仰继而转过头去。

“啊啊，是去我住的村子。靠海蓝以西一点，就一个小渔村。”

“是这样。”

“啊，你是想去海蓝对吧。”

“嗯。”

“去那边干什么呢？有亲戚？”

听了赋之的问话，她的表情里顿时添了一丝忧郁。

一阵短暂的沉默。

看来是自己不该问。赋之心里这样想着，慌忙打算收回前言。

“啊，啊啊，那个……”

“嗯，是有点小事。”

表情虽然还有点忧郁，但梦琉仍展露出笑容。

“是、是吗。”

多说无益，于是赋之也只是对她勉强地笑了笑。

3

接近翌日天亮的时分，前方已出现了倭国的海岸线。

“梦琉，你看，那儿就是海蓝。”

赋之手指着在右舷前方能看到的街市。听闻此言，梦琉忙从甲板上探出身子。

“那儿就是……”梦琉专注地看着海蓝街市。

“挺大的一个城市吧？”

“嗯。”梦琉目不转睛地点点头。

接下来该找什么话题呢……赋之凝视着梦琉的脸，不由自主地挠了挠鼻头。

“呐，赋之。”梦琉突然转过头。

同一时刻，船改变了方向，开始剧烈地摇晃起来。

“啊！”

“梦琉！”

眼看梦琉差点就栽到海里去，眼疾手快的赋之一把抓住了她的手。而在拉回她的一瞬间，船身轻微颠簸了一下。

“呃？哇！”

牵着梦琉的手，这次轮到赋之的身体往后仰去。两人一起倒在甲板上，赋之则充当了梦琉的垫子，还重重地摔到了后脑勺。

“好痛！”

赋之摸着头爬起来，恰好和梦琉的目光相接。

她朝他顽皮地吐了吐舌头：“不好意思，谢谢你，赋之。”

“啊……这点小事，没什么的。”赋之难为情地笑着挠挠头。

“哎，刚刚听到一声闷响，发生什么事了？”

“哇！”

父亲的突然出现令赋之吓了一跳，他连忙条件反射般地从梦琉身边躲开了。

“怎么了，你在那儿叫什么啊？”父亲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没、没什么事。我到船尾那边看看去。”赋之说着便撒腿开跑。

“喂，赋之。”

“干吗？”

转过身，只见父亲正一脸坏笑地看着自己。

“你的脸很红哦，不要紧吗？”

“吵、吵死了！”赋之大叫着，飞速逃离了现场。

一口气冲到船的最尾端后，赋之停下了脚步。他将手搭在船边上，感觉到自己的心脏正狂跳不已。

“那个……大叔您知道琉璃吗？”耳边忽然传来梦琉的声音。

这船真的是不够大。即便相隔船头船尾之距，一边发出稍微大一点的声音，另一边也能轻易听到。而梦琉所在的地方离船尾并不是很远，所以就算声音不大，听起来也非常清楚。

赋之转身朝梦琉和父亲看去，意外的是两人站的位置比他想像的更近。自己明明是拼命逃过来的，谁知……赋之不禁觉得自己像个笨蛋。

“琉璃？你是说那种宝石吗？”

“呃……有更神秘的力量那种。”

“啊，是玉琉璃吧？”

“您知道？”梦琉不由上前了一步。

“那个东西的话，只要是倭国出海的人都知道吧。就连赋之那家伙也应该知道。”

什么叫“就连”……赋之真想开口骂这老头子。他当然知道玉琉璃，小时候也听到过很多相关神话，怎么可能忘记。

玉琉璃是一种主要你进行祈祷都就可以实现一个愿望的神秘宝珠，有个故事中说是由人鱼的眼泪变成的。后来，据说是皇帝之类的什么人，为了得到琉璃而与人鱼之间爆发了一场战争。

“是因为想实现什么愿望吧。”梦琉幽幽地说道。

“也许吧。”父亲挠着头，目光从梦琉脸上移开了。

“不过姑娘，这只是神话，那么好的东西这世上是不会有的吧。”

“没有吗……玉琉璃……”梦琉低下了头，明显一副失落的神情。

“看来是打破你的梦想了，对不起。”

“没……”

“对了，可以问你一件事吗？”

“啊，是。”梦琉抬起脸来。

“你的亲属在什么地方？我们该把你送到哪里去呢？”

“我没有亲属……”

“是吗。那这样可不好办了……”

“那个，只要到海蓝去就可以了。”

“是吗……我明白了。啊，现在离陆地还有点远，抱歉姑娘，我得回去掌舵了，具体的之后再说吧。”

看着赋之的父亲急匆匆地回到掌舵圈，一个人留在原地的梦琉再次低下了头。见此情景，赋之忍不住想安慰几句，于是朝她走过去。

“喂，赋之！别傻站在那儿呀，快把帆张开！”从船头传来父亲的怒喊声。

“啊，嗯！”赋之的目光仍停留在梦琉身上，然后转身向帆柱跑去。

*

在黄昏来临前，船驶入了港口。

“后面的事就我来处理，你带着这位姑娘先回家。”船正向着栈桥靠岸时，父亲对赋之说道。

“啊？家……是指咱们住的那个家吗？”

“什么，你还不明白啊？都快天黑了，今天当然是让她留宿一晚了。”

“啊，嗯，说得也是。”

困惑地点下头，赋之看了梦琉一眼。梦琉正朝外探出身子，好奇地眺望着有若干船只停泊的港口。

“好了，快去吧。”父亲说着，像驱赶他们似的挥了挥手。

“啊啊，梦琉，我们走吧。”

见梦琉点下头，赋之跳上了栈桥。甫一着地，他便对梦琉伸出手。

“来。”

不知是不是没注意到，梦琉并没去牵他的手，而是从旁边上了

岸。

看着自己停留在空中的手，赋之尴尬地撇了撇嘴。梦琉却一边眺望着并排停靠的船一边跑掉了。

“喂，赋之，你在干什么？快去啊。”

“啊，嗯，我就去。”

赋之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转身跟了上去。

*

“我想说，梦琉。”

走在从港口到家的那条古老石板路上，赋之忽然转身对梦琉开口。

“嗯？”梦琉疑惑地看着他。

“我觉得是有的。”

“呃？”

“玉琉璃是存在的，至少我这么觉得。”

听到赋之这么说，梦琉不禁露出了惊讶的神情。

“啊，抱歉。我没想过要偷听，只是不小心听到了你和我父亲的谈话。”

“嗯……”

“我父亲他啊，因为上了年纪，所以不太相信那种事情，或者是不抱希望了吧。但我相信，相信它是存在的。”

“谢谢……”

也许是这话带来的鼓舞，梦琉微笑着，竟抢在赋之前面一口气爬完了石阶。

“那个，赋之如果找到了玉琉璃，会许什么愿呢？”站在最顶端的梦琉问道。

“应该还是船的事吧……”赋之望着并排停在港口的船，“你看家里的船那么破旧，所以我想要一艘不输给其他渔夫的漂亮大船。”

“哦。”

“梦琉你呢？”

“呃？”

“梦琉想许什么愿？”

“我？我啊……”梦琉说着又低下了头。

赋之皱着眉爬完石阶，来到她面前。

“不知道。”

梦琉忽然抬脸笑道，笑容中隐藏着一丝忧郁。

“什么意思呀？”

“我只是觉得如果玉琉璃真的存在就好了，没想过要用来许什么愿。”梦琉不好意思似的挠着头。

真是个奇怪的女孩。赋之一脸不可思议地望着她。

“啊，对了。赋之知道玉琉璃是怎么来的吗？”

“嗯，就是人鱼眼泪形成的结晶吧。”

“光有那个可是不行的哦。”

这口气就像是在给小孩讲道理一样，梦琉说完便跑到了马路上。

“呐，赋之的家在哪边？”梦琉在马路中央停下来，对赋之问道。

“就在那前面。”赋之指着一个方向答道，“先不管这个，你刚才说的光有那个不够是什么意思啊？”

赋之追问上来，梦琉露出了一个恶作剧般的笑容。

“只是人鱼的眼泪是不够的，必须要是与人类心灵相通的人鱼流下的眼泪，才能变成琉璃。”

“人类和人鱼心灵相通？”

赋之惊讶万分，因为他从来没听说过这种事。而且如果这是真的，那不是无论进行多少次战争也得不来吗？那样的话又为什么要跟人鱼继续争斗下去呢？

“怎么了，赋之？”梦琉忽然问道。

“呃，啊，没、没事……”赋之慌忙把目光移开。

“你好奇怪。是不是还是觉得玉琉璃这种东西是不存在的？”

“才、才没有。我只是在想，让人类和人鱼心灵相通，这种事能办到吗？”

话音刚落，便见梦琉的表情黯淡了下来。

“是啊……说得也是哦。”

“怎么了？”

见赋之盯着自己，梦琉用力摇了摇头。

“嗯，没什么。我们还是快回去吧。”

“嗯，好啊。”

疑惑着点点头后，赋之朝自己家的方向迈出了脚步。

睡神扫描

4

“唷，那姑娘已经睡了吗？”

赋之刚回房间就被父亲这样问道。

“嗯，睡得很香。坐了一天的渔船果然是太累了吧。”赋之边说边走向父亲所在的饭桌。

“啊，多半是的。”父亲说着，扬起眉毛朝梦琉就寝的房间方向看了一眼。

开始收拾碗筷的赋之，对父亲的这一举动感到有点不满。

“你干吗啊，梦琉她怎么了吗？”

回头瞧见赋之这副样子，父亲颇为无奈地摸了摸胡子。

“真是的……”赋之端起碗筷走向厨房。

“果然没有。”父亲喃喃吐出的这句话让赋之停下了脚步。

“没有？什么东西？”

“去往海蓝的船失事……没有任何人听说过这件事。”

“怎么会，应该只是恰好大家都不知道吧？”

“也有可能吧。不过，这附近的海域要有连我们渔夫都没听说的事的话……”捋着胡子，父亲大大叹了一口气。

“那又怎么样？这种问题无所谓吧。”

父亲看了看赋之，接着又叹了口气。

“你还是先把手里那堆碗都洗了吧。”

“呃？哦哦。”赋之连忙跑进厨房。

“也罢，这种程度的谎话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父亲自言自语道。

赋之背对着父亲，将清水淋在餐具上。

“不过，那姑娘对我们有所隐瞒是事实，再说也不知道她去海蓝究竟所为何事……哎，你在听吗？”

赋之放下水桶，转过身面对着父亲。

“没有，反正也挺无聊的，我听到的就是这样。”

“无聊么……”父亲苦笑了一声，“一个陌生人说的话里总有这样那样的理由，而且有很多事不想让你知道。”

“那是理所当然的吧。”赋之从水里取出一个盘子开始洗。

“对啊，总之就这么回事。”

“然后呢？”

“不要太深究了，态度冷淡点也许更好，那姑娘到底是外人，跟我们又没什么关系。”

“那、那种事……我当然知道。”赋之在盘子上使劲擦了一下。

“是吗，那就好。”说完，父亲又发出了不怀好意的笑声。

*

“反正是顺路，我带你一起去海蓝吧。”

第二天清晨，在早餐桌上父亲很突然地对梦琉提出了这样的建议。

“啊，谢谢您。”

梦琉神情疑惑，头深深地往下埋着，就差要撞到桌子了。

“只不过……”

父亲面露难色；梦琉闻声抬头，静静地看着他；赋之也朝父亲望过去。

“今明左右就是大漩涡到来的时期了，这么危险是不能出船的。所以，很遗憾只能走陆路，我们得步行去海蓝。”

梦琉的表情已缓和下来，放心似的呼了一口气。

“那这样会不会花很长时间呢？”赋之问道。

“嗯？呃……我们现在出去的话，按正常速度今天之内应该能到。放心，那个地方没有你想像得远。”

“哦，那我们快吃完饭出发吧。”

“不用着急呀，海蓝又不会逃跑。再说你为什么如此紧张？你又没什么要紧的事吧？”

说着，父亲大笑起来。

“你很吵哎。”赋之满脸通红，不再说话，开始大口大口地吃早饭。

5

正如父亲所言，赋之他们在当天夜里便到达了海蓝。

“终于到了！”

一行人穿过城的入口大门时，赋之伸了个大大的懒腰。

“看来还是挺远的嘛，老爹。”

赋之鼓起脸颊盯着父亲。见状，父亲装糊涂似的笑了笑。

“是吗？可能因为坐船的话白天就能到，所以才感觉很远吧。”

“我不是指这个。”

“嗯？怎么了你，有那么累吗？一点路就把你搞成这样？”

“我、我才没问题呢！”

赋之紧紧咬着嘴唇，头偏向一边不理父亲。

“人家梦琉也觉得累了，对吧，梦琉？”

“嗯，有一点吧。”梦琉微微一笑。

“你看！”

“什么你看我看的……”父亲一愣，继而忍俊不禁，“好了，别说傻话了，先找个地方投宿吧。”

“投宿？我们不是有事才来海蓝的吗？”

“都这个时间了还能干什么，今天先歇息一晚，明天再办事。”

父亲说着便停下了脚步，然后转过身来。

“不好意思，姑娘，我们也没有多少钱，只能在一间屋里挤一下了，还请你多担待点。”

“嗯嗯。”梦琉略微困惑地点点头。

“啊，这小子我会好好看住他的，你不用担心。”

“你、你在说什么啊，蠢老爹。”被父亲用手指着的赋之羞得满脸通红。

*

找好旅店，酒足饭饱之后，赋之一行总算舒坦下来，时间也在他们的安坐中悄悄溜走。

“那我先去洗个澡回来。”

仿佛是想打破这一片静寂，赋之站了起来。

“哦，快去吧。”父亲惬意地品尝着酒杯里的酒，似乎没注意到这尴尬的气氛。

赋之看了梦琉一眼，她正趴在窗边望着外面的景色。他轻轻叹了口气，拿起棉布走出房间。

依据墙壁上画的路线图便可找到澡堂，赋之步行在走廊上，却隐隐感到有一丝不对劲。总觉得好像少了什么东西。

“啊，果然。”

忘了拿换洗的衣服了，于是赋之小跑着返回房间。

“姑娘，你为什么要来海蓝？”

赋之正准备伸手拉门，便听见父亲严肃的问话声，这让他不禁停止了动作。

“也许你不想说，但好歹我们已经陪你过来了，也应该有知道的权利吧。”

一阵沉默。

赋之忽然有种呼吸困难的感觉，放在门上的手开始微微颤抖。

“父亲……”屋里响起梦琉低低的声音，“我是来见父亲的。”

赋之倒吸了口气。所以她才说起玉琉璃的吗？是为了能见到父亲才想要许愿的吗？

但是，既然是这个原因，为什么……

赋之埋着头，使劲咬住自己的嘴唇。

“为了见你父亲？”

“是的。对不起，我并不是有心要隐瞒的。”

“不，没关系。倒是你来见他，知道他住哪儿吗？”

“不知道，只知道名字。”

“是吗。那他的名字叫什么？”

“呃？”

“也许可以帮你找到什么线索，起码我生活的地方比你离海蓝

要近。"

"嗯……说得也是。"

"那告诉我吧。"

赋之吞了一口唾液。

"是，我父亲的名字叫项……"

"等、等一下……是项将军那个项吗？"

"您知道吗？"

"居然问我知道吗……'项'可是只有受到皇帝册封的将军才允许用的姓啊，不是那么简单的。而受当今皇帝册封的便只有项璃遵将军。"

"项璃遵，正是我父亲的名字。"

"啊……那真是令人惊讶。"伴随着这句话，只听得父亲的叹息声。

"不过，既然身为项将军的女儿，莫非你是私生女？还是……"

又是一阵短暂的沉默。

"啊，抱歉，问了不该问的事。"

"没关系……"

"可是姑娘，你是不可能见到项将军的了。"

"为、为什么？"

"项将军在好多年前就去世了。"

"怎么会……"梦琉的声音颤栗起来。

一种不明所以的压迫感充斥在赋之心中，真不知此刻他是该愤怒、该哭还是该笑。

结果赋之还是没有进去，独自在澡堂里一次又一次地将热水浇到头上。

*

翌日清晨，当赋之睁开双眼，发现屋内只有梦琉一个人。

"咦？老爹呢？"

"出门办事去了。说是白天就会回来，让我们在这儿等他。"坐在窗前眺望远处风景的梦琉回过头来答道。

"是吗……"

赋之一边挠头一边看着梦琉，她的目光又回到了窗外。

赋之回忆起自己昨晚从洗完澡到躺下睡觉那段时间所想的事，再次下定了决心。

“梦琉……”

“嗯？什么事？”梦琉看着赋之。

“我也要出去一下，去帮你找项将军这个人。”

“呃？”梦琉无比惊愕地睁大了眼睛。

“有可能老爹听到的消息是错误的也说不定，总之应该能知道些什么，我去去就回。”

赋之一口气说完，背对着梦琉飞速冲出了房间。

“赋之……”

当他跑出走廊时，分明听见梦琉不安的声音。

*

在海蓝北侧的一角，以皇帝的居城为中心，将军及高官们的宅邸都建立在这里。

“哇……”

站在无比宽阔的马路上，赋之不由得发出惊叹之声。

巨大的门，高高的围墙，被包围在其中的各个宅邸都是如此之大，以致于人眼能看到的范围只有数条房檐。

被震慑到的同时，赋之环顾了一下周围。在这些大得出奇的房屋中，一定能找到名叫项璃遵的人家。

“好。”赋之坚定地点点头，抬起脚向前走去。

首先得根据大门上挂的名牌依次进行确认。说起来，那些名牌上字倒是不少，除了名字之外还写了很多东西，可惜赋之都看不懂上面写的是什么。不过也无所谓，他的任务只是要找出写有“项璃遵”的名牌。

“喂，小子，你在这里做什么？”

赋之正走着，不知何时被人抓住了手，向后的拉力害他差点摔了个跟头。

“哇！”赋之大叫一声，努力站稳脚步。

转身一看，一个身穿轻装铠甲的中年男子正用讶异的眼光打量着他。

“你干什么呀大叔？”

“干什么……当然是叫住你。”

“不好意思，我有急事。”

“急事……你要到哪儿去？”男子的目光充满了责难。

“有什么事，干吗必须告诉你？”

“我的工作就是问这个。”

“哈？”

“我是这一带的守卫，附近住的可都是些达官贵人，惹出乱子就麻烦了。”

“惹乱子……我才不是这么奇怪的人！”

“这得由我来判断。你要去哪儿？做什么？”

面对着这张瞪视自己的脸，赋之心里好不恼火。随便跟别人说出去，梦琉一定会不高兴的吧。

“不说的话我就逮捕你了哦。”

“知道了，我说。”

赋之下定决心，大大地呼了一口气。

“我在找……一户人家。”

“人家？谁的？”

“一个姓项的将军。”

“项将军家？”

“啊啊，叫项璃遵的，大叔你知道吗？”

男子没有回答，眉宇间出现了一条深线，双眼直直地盯着他。

“那、那个……我的行为有什么问题吗？”

那表情实在可怕，让赋之不禁有些胆怯起来。

男子依然是那副可怕的表情，口中却轻轻叹着气。

“虽然不知道你有什么事，但这里没有什么项将军家。”

“啊？你在说谎吧？”

“我干吗要说谎？”

“为了把奇怪的家伙赶走……”

“啊，原来如此。看不出来你很聪明嘛，小子。”说完，男子哈哈大笑起来。

“什么啊。”

感觉自己被当成了一个傻瓜，赋之的脸又开始涨红了。

“先不说这个。这里没有项将军，我没骗你。”

“为什么啊？项璃遵不是海蓝的将军吗？为什么会没这户人家？”

“确实曾经是将军，但项将军早就过世了。以前是有一户人家的，不过现在都没有人住了，所以自然说没这户人家喽。”

“没人住了？”

“嗯，很不巧项将军又没有子嗣，据说他妻子在那之后回了娘家，如今也已经改嫁了。”

“这样啊……”赋之茫然地喃喃说道。

当事人的过世已经成为事实，而且就连家和亲人都没有。这该怎么对梦琉说呢？

“那么，你要去项将军家做什么？”

“啊啊……听说他很厉害啊，所以想来看看是个什么样的人。”赋之笑着回答道。但那一瞬间，他脑海里浮现出梦琉落寞的身影。

“嗯。以你的年纪，对项将军的事迹没有实际了解是正常的，也不会知道他是多么厉害的人。”

“啊，那他是个怎样的人？”

“好，我来告诉你。”

似乎就在等赋之问出这句话，男子的表情终于有所缓和。

“在与人鱼的战争中，身在最前线的项将军指挥部队取得了辉煌的战绩。也正是因为他的功绩受到认可，皇帝陛下才赐予他姓‘项’。”

“那的确是很厉害。”

“不对，光这样也只能说明他是一位有能力的将军。说项将军特别，是因为那之后发生的事。”男子表情复杂地看着赋之。

“有一次是海战中，项将军的船翻了。他本人和船都沉到了海

里，大家都以为他死了。谁知过了几个月后的一天，将军竟然回到了海蓝。可从那天开始，他就像变了个人似的，开始主张停止战争。”

“停止战争？”

“没错，说是再打下去对人类和人鱼都没好处。”

“哦……原来是因为这样才结束战争的。”

“事情哪有那么简单。是项将军呼吁双方在终战后建立友好关系，也就是说在没有玉琉璃的情况下就舍弃长年战争产生的一切憎恨和执念。在当时的条件下，他的建议当然是不可能通过的。”

说到这里，男子长叹了一口气。

“又过了五年，项将军还是在一直拼命主张，后来终于与两个种族互不侵犯为前提成功终止了战争。可是这么多年来他为此事实在是过于操劳，终战协定缔结完毕后，他的身体状况开始急速恶化，两年后便去世了。”

“是这样……”

“也就是说，现在我们能过上和平的生活，都是拜项将军所赐啊。怎么样，明白将军的厉害之处了吗？”

“嗯嗯，确实是个了不起的人。”

“嗯，没错吧？”男子扬起满足的笑脸，好像是自己在受到赞美一样。

“那我就回去了。既然项将军的家已经不在了，来这里也没办法了。”

“是吗，那好吧。以后可别再接近这一带啊。”

“我知道。告辞了，大叔。”赋之对男子挥挥手，然后离开了。

6

“对不起，都怪妈妈，害你也留下了痛苦的回忆。”一个寂寞的声音幽幽响起。

梦琉转过身，对母亲笑着。

“我才不痛苦呢，今天捡到了好漂亮的贝壳哦。”

看着她手中的贝壳，母亲细长的眉毛舒展开来，脸上露出微笑。

“而且，我还发现了一个特别漂亮的地方，下次也带妈妈去。对了，这个也送给妈妈吧，要好好保存哦。”

梦琉拿出贝壳，母亲伸手接过，然后一把将她拉到怀里，紧紧地抱着。

“妈妈，你怎么了？”被抱住的梦琉奇怪地看着母亲。

“对不起……可是……”

“嗯，我知道，妈妈不会干坏事的，因为妈妈喜欢爸爸呀。”

母亲颤抖着身体点了点头，在她的怀抱中，梦琉真切感觉到了这一点。

“所以，没关系。”

梦琉刚说完这句话，面前的母亲便突然消失了。

泡沫成群地飞上天，再度出现在她眼前的母亲双目紧闭，面色苍白地横卧在半空中。

梦琉茫然地看着母亲，围在两人四周的是一群族人，每个人注视他们的眼光都充满了厌恶和侮蔑。

梦琉看了周围的人一眼，然后将目光重新投回到身体已变得冰冷的母亲身上，久久地，视线逐渐模糊……

*

“妈妈……”

梦琉轻声低吟着，将面孔慢慢抬起。

当她睁开眼睛，映入视野里的是窗框和海蓝的街道。疑惑在心中停留了瞬间，但她很快就想起来自己是在什么地方。

好不容易有机会观赏这城里的景色，脑子却昏昏沉沉的。

梦琉用手轻抚着自己的脸，继而放下来呆呆地看着。干涸的掌心里满是悲伤，牵引她的眉毛微微向上抽动。

这时，门被使劲地打开了。她被吓了一跳，抬眼望去，赋之正站在那里，一脸难过的神色。

睡神扫描

7

赋之站在房间门口，手把在门上，身体一动不动。

该怎么跟她说才好？把自己获悉的事实告诉梦琉，她一定会非常伤心的。但是，装作什么事都没有的样子也完全没意义……

激烈的思绪在头脑里来回翻腾。赋之闭上眼睛，做了一个深呼吸。

事到如今，再想也没用了。总之，就算不告诉她也瞒不了多久。就这样吧，后果如何都无所谓了。

赋之作好决定，一下子拉开了门。和他离开时一样，梦琉仍坐在窗边看着外面的景色。

听到声音，梦琉带着惊讶的表情回过头来。

想说的话，全都满满地堵在他的胸口。

“赋之……？”梦琉担心地看着他。

“……对不起。”他知道她在等他开口，但半天只吐出来这么一句话。

赋之感觉到自己的嘴唇在发抖，他低下头，无力地看着自己的手指。

“……叫项璃遵的人，果然已经死了。据说因为他没有留下子嗣，所以那个家也早不存在了。”

他死死握着拳，力度的加大让拳头剧烈颤抖起来。

“不过，我一定会有所发现的……一定。”他喃喃地对梦琉作出承诺。

“呃？”

赋之疑惑地睁开眼睛，梦琉就站在他跟前，落寞地垂着眼。

“不用了，已经不用再找了。”

“那怎么行……放心吧，我会有发现的，所以！”

“我说了不用了！”

梦琉忽然大声叫起来，完全没料到这番情景的赋之无言以对。

“不用了，赋之……我父亲已经不在了，琉璃也是不存在的。我的愿望，已经无法实现了。绝对无法实现了！”

“梦琉……”

“所以，你不用再去找了。谢谢你，赋之。”

说着，梦琉投来一个酸楚的微笑，紧接着猛地转过身去。

“啊！”

令赋之震惊的是，梦琉竟然跳出窗框，转眼间便消失在了外头。

“等一下，梦琉！”

赋之追着梦琉，紧跟着从窗口飞奔而出。

*

赋之拼命地在后面追，等他回过神来才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了海岸边。

而在前面的梦琉丝毫没有要停下来的样子，进而向着大海的方向跑去。

远远地，能看见海洋中间正席卷着滚滚旋涡。

难道……她想去死？

一种强烈的不安击打着赋之的心房。

“梦琉！”

赋之伸出手竭力大喊。与此同时，梦琉奔向了大海。

飞沫四溅。

“梦……梦琉！”

一瞬间，赋之想扑过去救下梦琉，但这时，她的身影在海上再次出现了。

而在看清楚她的样子以后，赋之惊呆了。

“我在……做梦吗？”

那身影……分明是一条人鱼！

“很惊讶吧。”她寂寞地微笑着，继而又低下了头。

“这才是我真正的样子。”

她的声音有些微颤抖，但和刚才没变，是梦琉的声音。

“一直以来，对不起了，赋之。”

“没那回事。”说着，赋之踏足步入大海，波浪淹没了他的脚面。

“谢谢你……但，还是要说声对不起。我给你们添太多麻烦了。”

梦琉依旧低着头，说完便转过身去背对着赋之。

“哪有什么麻不麻烦的，梦琉你不是想见父亲吗？那不是谎话吧？所以我……”

“他不会来的……妈妈已经死了。”梦琉还是没回头。

“呃？”

“妈妈死的时候，我没有哭……”

“梦琉……”

“‘和倭人结合的女人’、‘和倭人生的女儿’……我和妈妈就是这样被族人所嫌恶。所以我想，为了以后不再被人讨厌，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要一直保持笑容。结果就是，我好像忘记了该怎么哭。”

梦琉孤独地转回身子，眼中是无助的笑意。

“只要一想到大家都在看着，我就哭不出来了。眼泪……无法流出。明明没什么关系的，可我就是哭不出。所以……我想对着爸爸哭出来。”

梦琉脸上浮现出一丝僵硬的笑，而赋之只是默默地看着她。

“所以想见爸爸什么的，已经不是我的愿望了。如果有琉璃的话……我会对琉璃许的愿就是爸爸别忘了妈妈……就是这样……”

梦琉的脸色随即黯淡下来，她轻咬下唇，再一次背过身去。

“可是，已经……不行了呢。爸爸已经不在了，他死了，一定也早就忘记妈妈了……”

“你错了，不是这样的，梦琉！”赋之向前走了一步，对梦琉大声喊道，“项将军从海里回去后，拼命想结束同人鱼之间的战争。就为了能让人类和人鱼建立友好的关系，他真的是拼上了性命在努力，所以身体才会变差而最终死去的！”

赋之一口气喊出这番话，累得有点上气不接下气。

“而且，这一定都是为了梦琉你和你母亲啊……”

“……赋之，你真善良。”

说着，梦琉的眼里流出一滴泪，落入海中荡起一层波纹。

“是吗……爸爸和妈妈在一起了呢。好狡猾……我也想和他们在一起啊。”

梦琉边说边遥望着远处的大海，她视线的前方正是那个大大的漩涡。

“梦琉？”赋之忽然感觉到一股强烈的不安正冲击着自己。

“再见了，赋之……谢谢你。”说完这句话后，梦琉转身向漩涡游去。

“梦琉！”赋之大喊着朝她追过去，双脚使劲踏开波浪拼命往前冲。

但她的身影却越来越远。

“梦琉……”

梦琉的影子已经小到快看不见，精疲力竭的赋之只能呆立在原地。马上，她就要被漩涡吞噬了吧。

赋之用力咬着嘴唇，目不转睛地追寻着梦琉的背影。

突然，他感到脚下好像碰到了什么东西。

那是一颗散发着淡淡光芒的浅蓝色珠子。

“这、这是……”

赋之拾起珠子，脑海里回响起那个小时候听过无数遍的神话故事。有关人鱼的眼泪会化为结晶的故事。

如果这……如果这就是真正的玉琉璃……

赋之不禁握紧了珠子。

如果向它许愿，就能帮助梦琉了，然后梦琉就会回来。

“玉琉璃！我求你……”

但这时，赋之的喉咙却好似被堵住了一般。

梦琉游向漩涡的背影在他脑海中时隐时现。她的愿望——梦琉到底期盼的是什么？

赋之使劲闭上双眼后低下了头，嘴唇哆嗦着，口中喘息不止。

原本即将说出来的话，全都在嘴里翻滚一番后被席卷而走。

梦琉她所期盼的是……

“玉琉璃，听取我的愿望！请帮我……将梦琉带到她父母身边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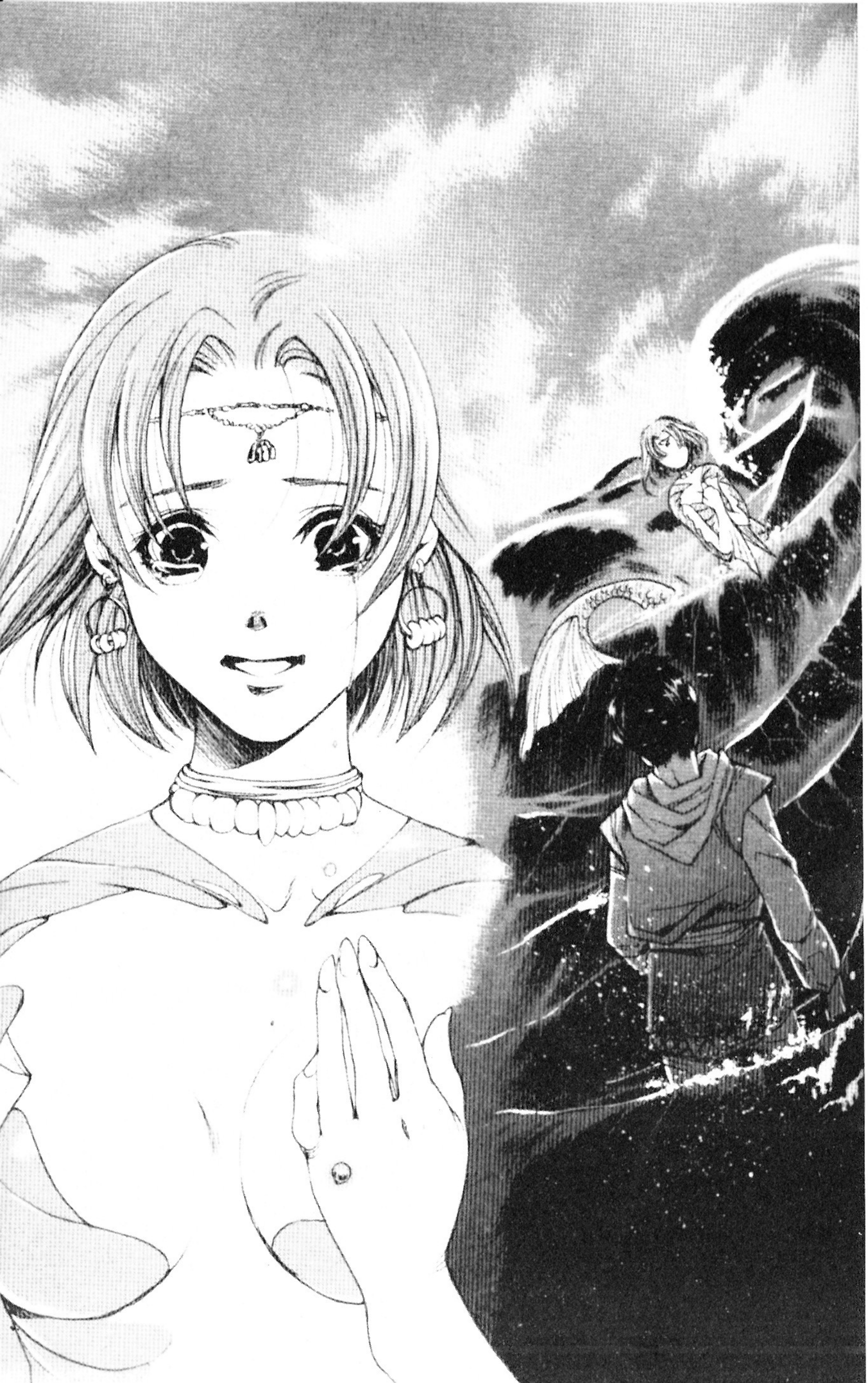
仰望着天，赋之用他那嘶哑的声音许下了愿望。顿时，只见他手中的浅蓝色圆珠发出一道强烈的光，继而碎裂。

小小的碎片在手中四散着裂开，而后零星沉入了海中。

“再见了，梦琉……”

仿佛在自言自语，赋之使劲捏住了残留在手中的最后一枚碎片。

大海无休止地狂啸着，一如既往的波浪滔天。



8

那一天之后过了数日。

和父亲一起再度来到海蓝的赋之，似乎是被某种力量所牵引，不由自主地又来到了海边。

赋之走到被波涛拍打的岩石上蹲下，茫然地眺望着大海。

潮水的交替期已然过去，海面如今也恢复了平静。

他紧握着拳头，手中是破碎琉璃的其中一片。

我的愿望是否实现了呢？

——只有与人类心灵相通的人鱼流下的眼泪，才能变成琉璃。

梦琉的话，至今仍在他耳畔回响着。

如果真是这么回事，她到底怎么样了呢？梦琉她有跟什么人心灵相通吗？

不，还是去相信吧。我的愿望，一定已经实现了。

“梦琉……”

面朝海上浮现出的梦琉幻影，赋之在心中与她进行着交流。

“见到你父亲和母亲了吗？现在，你幸福吗？”

梦琉的幻影没有回答他，只是微笑着。这是赋之第一次看到的笑容，是那种发自心底的笑。

“是吗……太好了。”赋之也对着海的那一边回以微笑。

*

梦琉同瓦尔基里一起，在遥远的天边静静俯视着坐在海岸上的赋之。

“这样好吗？去说句告别的话，我想时间还是有的。”

面对瓦尔基里的询问，梦琉轻轻摇了摇头。

“不，这样就可以了。赋之他一定相信，我的愿望是实现了的。”

“是吗。”

梦琉转过头对瓦尔基里笑了笑：“因为，他的愿望已经实现了啊。”

“也罢，起码已经在我这里实现了。”

瓦尔基里也微微一笑，给出了她的回答。

episode 5

爱就是疯狂
故而萌生于狂人心间

1

夫伦斯柏格是位于大陆东南部的一个小国。单从其规模来看，如果哪天忽然遭到与之邻接的大国克雷尔蒙菲兰的侵吞，大概一点都不足为怪。

但实际上并没变成那样，原因就在于夫伦斯柏格拥有他国远远无法匹敌的高水准魔法研究技术，并被公认为魔法情报的发源地。正因如此，它才能和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缔结了和平条约。

而如果说起世界上首屈一指的魔法研究中心，则必属王都夫伦斯柏格的魔法学院无疑。该学院的魔法研究相关设施和制度都十分完善，甚至被称为魔法师的乐园。

*

魔法学院院长罗莲达正在书桌前整理文件。

太阳缓缓西下，自仿佛包围了房间北侧的一扇巨大窗户中洒进柔和的阳光。

当外面传来敲门声时，罗莲达停下手的动作，将脸轻轻抬起。

“请进。”

随着一声应答，门静静地打开了，一名身着礼服的年轻教师走了进来。

“院长，已经准备好了，请前往会场吧。”

“知道了，我马上就去。”

罗莲达微笑着回答后，教师朝她鞠了一躬，离开了房间。

她把文件放进抽屉，然后伸了个小小的懒腰。

放眼望向窗外，山对面的夕阳已经只能看到半个身子了。罗莲达轻叹一口气，通览着外面的景色。这个房间位于高高的学院建筑顶层，置身此处，周围的山脉可以说是一览无遗。

视野的一角，罗莲达看到落在东侧平原上的学院阴影晃动如烟霭。她定睛凝视着晃动的部分，发现那影子其实是伸展于地面之上，并没有丝毫运动。看来是幻觉吧，或者是自己累了。

罗莲达揉了揉眼角。再次伸了个懒腰，然后走出房间。

进入会场，便听众人报以一片掌声，以此欢迎她的到来。

“罗莲达老师，祝您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罗莲达老师。”

“院长，生日快乐。”

“祝您生日快乐。”

师生们逐一表达着自己的祝福之情，罗莲达一边以微笑回应，一边朝会场中央走去。

早已在此等候多时、担任司仪的教师对罗莲达举起酒杯。

“生日快乐。”

罗莲达接过酒杯高举头顶，所有人齐声献上祝福。

“谢谢大家，能像这样接受你们的祝福，对我来说没有比这更开心的事了。”

“连您先生的祝福也比不上吗？”

不知从哪儿突然冒出这么一个声音，大概是新生吧。听闻此言，人群中响起噗哧噗哧的顽皮笑声。

虽然这句话让聚集在会场上的一些人表情扭曲了一下，不过，罗莲达此刻脸上依然挂着灿烂的笑容。

“是啊，那个当然也很让人开心，但它跟在这里的喜悦是截然不同的。”

笑声停止了，静寂笼罩了整个会场，众人都静静地注视着她。

“各位，真的很感谢你们。”

说着，罗莲达面朝大家轻轻埋下头。

掌声再起，罗莲达端着酒杯向四周的人示意。掌声渐渐平息后，

司仪的一句俏皮话让大家又回到了各随己愿的畅谈之中。

男士集团、女士集团、男女混合集团、或者一男一女。不管是何种形式，看上去都是那么其乐融融。

罗莲达周围也聚着不少学生。她身处其中心，听他们神侃天南地北，感受着这种热闹的气氛。

“说起来好像没看到梅尔蒂娜哦，她在干什么呢？”罗莲达不经意地脱口而出。

听到这话，围在她身边的学生们忽然全闭上了嘴，表情异样。他们互相你看我我看你，最后集中到一名学生身上。他是即将在本学年结束后毕业的老生。

“呃……那个，梅尔蒂娜啊……”

这名男生目光有些慌乱，说着一口气喝完了手里的饮料。

“好像是有一个怎么也走不开的研究要做。”

“是吗。那真是遗憾，但也没办法了。”

“说、说的也是啊。”

学生们均发出几声生硬的干笑。

梅尔蒂娜曾是这个学院的一名学生，并且受到罗莲达的直接辅导。数年前，她以首席身分毕业，如今则在学院的一间为她所专用的研究室从事魔法研究。

她原本就不太擅长与人打交道，所以多半也不会喜欢这种场合，但原因应该不仅在于此。罗莲达能感觉到她对自己的厌恶。

梅尔蒂娜无疑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魔法师。但她有自私自利的一面，总是轻视别人和各种世俗规范。每次罗莲达对她给予劝告，结果都免不了一场冲突。这种情况发生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被讨厌的人么。

罗莲达脸上浮起一丝自嘲的笑，继而发出了轻轻的叹息。

“您怎么了，罗莲达老师？”一名学生关切地看着罗莲达。

“不，没什么。”罗莲达笑着摇摇头。

“是不是觉得累了？”

“没有的事，我真的没什么，请不用担心。”

“果然还是想早点回去，然后两个人一起庆祝吧？”另一名学生开着玩笑。

听到这句话，脸上挂着担忧神色的学生也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

“哎，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在这里接受大家的祝福，对我来说没有比这更开心的了。而且……”

说到这里，罗莲达顿了顿。众人也安静了下来，倾听她说出下面的话。

罗莲达扫视了一眼学生们注视着自己的严肃脸庞，忍不住轻声笑起来。

“就算稍微迟一些，他也会等我的。”罗莲达满面笑容地说道。

瞬间之后，人群中爆发出笑声。

“讨厌啦，罗莲达老师真是的。”

“啊……人家都觉得不好意思了。”

学生们一片骚动，见此情景，罗莲达也只是淡淡地笑了笑。

*

离开学院，罗莲达走在回家的路上。

时间过了很久，如今已是接近深夜了。

被大家吆呼着喝了一些酒，自己似乎也有点醉了。发烧的脸颊迎着夜风，感觉倒是甚为舒服。

拐过马路，前面就是通往自家的小巷，同时也能看到窗边的灯光了。看上去的确像是丈夫在等着她回去。

虽然明天还有工作，不能太熬夜，但稍微庆祝一下总可以吧。只要再喝一杯就差不多了。

想到这儿，罗莲达加快了脚步。

“我回来了，亲爱的。”罗莲达轻快地打开门。

这时，一张夹在门缝里的纸片掉到地上。

这是什么？罗莲达奇怪地伸出了手……

然而就在她快要触碰到时，纸片竟突然飞起，穿过她的两脚之间去到了身后。

罗莲达的身体颤栗起来。

刚才并没有刮风。毫无疑问，这纸片是靠自己的力量飞起来的。

——是咒符！

罗莲达定了定神，目不转睛地盯着飞舞的纸片。

纸片在空中化作一只黑猫，然后悄然着地。

罗莲达眼睁睁地盯着黑猫，身体一时竟然无法动弹。她不明白送这个东西来的人有什么意图，是纯粹的恶作剧？还是怀有恶意的行为？

黑猫用它那双圆圆的眼睛看着罗莲达，缓缓张嘴。

“亲爱的罗莲达老师。”

它发出的不是猫叫，而是一个年轻男子的声音。更奇特的是，罗莲达觉得这声音似曾相识。

这让她感到不寒而栗，醉意也顿时烟消云散。

“您还记得我吗，我是理查德·瓦雷斯。今晚想为老师庆祝生日，所以我特地准备了一下，虽然地方不大。现在就为您带路，请务必光临，您的丈夫也在那里等候。”

“我丈夫！”

罗莲达大吃一惊，急急推开房门冲进去。

尽管客厅里点着灯，但整个家充溢着一种异样的寂静，感觉不到任何人的气息。

“那我们走吧。”说着，猫朝外面悠闲地走了出去。

罗莲达微喘着气跟在猫后面。一股强烈的恶寒包围了她的全身，与此同时，她想起了那时理查德·瓦雷斯在最后留下的诡异一笑。

*

院长室内，罗莲达正隔着书桌和一名学生会面。很明显，是她传唤这名学生过来的。

这个坐在罗莲达对面的学生是她亲自进行辅导的，在学院里拥有首席的成绩。

“为什么被叫过来，你自己都不知道吗？”罗莲达双手交叉在书桌上，语气平静。

理查德轻轻叹了口气："那您就告诉我是什么事吧。倒不是完全猜不到，但叫我来的人是老师您，不先听您说，我那也只是推测而已。"

"是吗，那我就说了。"

罗莲达微微皱起眉，从抽屉里取出一包纸束。

"这是在你的研究室发现的。"

罗莲达把纸束放在桌上，然后瞪着理查德的脸。

密密麻麻的纸上全是理查德写下的文字，到处可见用魔法文字画的标记和方阵图。

"未经许可便进入他人屋内翻东西，这种行为我无法赞成。身为德高望重的魔法学院院长，您怎么能这样做？"带着一股嘲讽，理查德扬起嘴角笑了笑。

"你想干什么，理查德？这到底是什么东西？"罗莲达没有理会他的话，继续追问。

"您已经看过了吧，那就应该知道才对。还是说，您想告诉我自己不能理解，需要我来为您解释？"

"内容我当然能理解。"罗莲达厌恶地瞅了那纸束一眼。

那些文字记载的是关于灵魂、肉体和神的研究内容，看起来似乎还没到得出成果的阶段。很明显，这些是为了投入研究而整理的资料。

"但是……我不理解你到底在想什么。"

罗莲达平静地盯着理查德，而他却一副忍俊不禁的样子。

"这很自然的吧，我就受不了有人能够理解别人的想法。光是知道了就让我觉得好恶心。"

"你自己理解这项研究吗？"

"那当然了，连自己将要从事的是什么研究都不理解，能干出个结果吗？"

罗莲达陷入沉默当中。理查德瞟了她一眼，接着扶了扶眼镜。

"所以您就想说，冒渎灵魂和神的研究要马上停止？"

听了理查德的话，罗莲达感到稍微安下心来。

"太好了，你总算理解了。"

"嗯，理解是理解了，但这跟您干预我的研究完全是两码事。"

罗莲达刚有所缓和的表情再次冻结。

“理查德！”

罗莲达拍着桌子站起来，而理查德却丝毫不介意，十分坦然地与她对视着。

“让有着如此邪恶思想的人从事魔法研究，这绝不可以。我不能让你继续研究下去，请你马上离开学校。”

“说的是啊。”

与罗莲达愤怒的声音相比，理查德的语气显得波澜不惊。

“反正在这里也学不到什么东西了，也许这样还更好呢。而且我也需要出门找些东西，正是个好机会。”

罗莲达彻底无语了，她能做的只有对理查德怒目相向。

“那么，再见了。请多保重，罗莲达老师。”

说着，理查德鞠了一躬，对罗莲达投去一个诡异的笑容。直到他走出房间关上门，罗莲达依然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

愤怒、懊悔和悲哀如潮水般冲击着她的神经，使她浑身开始剧烈颤抖。

*

罗莲达追着黑猫穿过平原，那天让理查德退学的情景在她脑海里复苏了。

如今她已感觉不到愤怒。只是，身为魔法师的理查德明明拥有极高的能力，却走上了邪道，这股悲哀以及无法阻止自己教导的孩子选择错误道路的悔恨，至今仍存留在她的心底。

走到平原中央后，猫忽然停了下来。

周围空空如也，根本看不见理查德和丈夫的身影。

“怎么回事……”

罗莲达无比焦虑地环顾着四周，可是，除了草木以外她还是看不到任何事物。

“到底怎么回事，理查德？他……我丈夫在哪儿？”

“请不要着急，罗莲达老师。我会好好把他带过来的。”

猫冷冷地丢下一句，紧接着从地上跳起来。它在空中翻了个身，瞬间变成一只巨大的黑鸟，扑哧着过来抓住了罗莲达的双肩。

“那么，我带你去吧。”说着，黑鸟振了振翅膀。

罗莲达就这样被黑鸟带着飞上了天空，只觉得身体在不断上升，然后来到和魔法学院屋顶一样高的地方。

“那是……”

正聚精会神地望着学院方向的罗莲达，视野中忽然出现了学院院长室的那扇窗户。因为现在，她正置身于以往自己在窗边看到的景色中。

脑海里浮现出黄昏时的景象。当时，那看上去摇摇晃晃的影子前方不就是这一带吗？

“可是，怎么会……”

回过头去的罗莲达看着这片空无一物的地区，心中疑虑顿生。

“好了，要走了哦。”

说这话的同时，黑鸟伸开硕大的翅膀，开始做出滑翔的动作。

强烈的异样感瞬间袭向了罗莲达的身体。这种异样感她记得自己曾经遇到过，四周的空间仿佛都变得扭曲起来，是在穿越结界时所特有的感觉。

耳边传来翅膀扇动的声音，罗莲达慢慢睁开眼睛。当她目睹到眼前的景象时，不由惊愕地睁大了双眼。

在她脚下，建着一座巨大的塔。

不可能忽然出现这么一座塔的。迄今为止，她都从没看到过这里有塔。也就是说，是刚才他们穿过的结界把这里和外界隔绝了。

事实正如罗莲达所预料，但一切还远远超出了她的想像。

“能把这么大的东西完全隐藏起来的结界……怎么会这样……”

罗莲达俯视着那座塔，身体微微发着抖。世上竟存在着如此脱离自己常识的强大魔法，这极具冲击力的现实令她也不得不为之颤栗。

黑鸟缓缓降落，将罗莲达放到塔顶上。离开如安坐般着地的罗莲达后，黑鸟再次变成了黑猫。

跳下塔顶的黑猫回头看了罗莲达一眼，然后小跑着溜走了。

在猫奔去的方向逐渐出现了理查德·瓦雷斯的身影。而他的旁

边，则是俯卧在地上的罗莲达的丈夫。

“感觉怎么样，我的请贴？”理查德浅浅一笑，看着自己以前的老师问道。

“很恶劣，你一直在通过它观察吧？”罗莲达指着跑到他身旁的猫说道。

理查德露出狡黠的笑容：“我才不会干这种无聊的事呢。”

猫顺着理查德的身子爬上去，来到他的右手上坐下。

“它是用来执行命令的超下等人偶，只会在发出请贴、下令将你带到这里来的我的指示下行动而已。”

理查德手中的猫恢复了纸片的形态，继而燃起一小团火焰消失了。

“我当然是要求它慎重地将您接到这里来，不知您感觉可好？”

像是在为自己助长气势，理查德轻轻抬起手推了一下眼镜。

罗莲达一言不发，只是直直地瞪着他。

“好像没把您的心情调动起来呢，真是遗憾。”

“你的目的是什么？为了什么原因而把我带到这种地方来？”罗莲达仍然瞪着理查德，语速却是不紧不慢。

“都说了，是为了庆祝您的生日才发请贴的。”

“开什么玩笑！”罗莲达忿忿地顶回了理查德的话，“想对我复仇悉听尊便，但这跟我丈夫没关系，请你快点放了他！”

“复仇……么，那种事情我压根就没想过。再说了，我也没有理由要对你复仇呀。”理查德扬起嘴角发出嘿嘿的笑声。

“你说什么……”

罗莲达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她完全看不透这个站在自己面前的曾经的学生，不明白对方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

“其实我也考虑过很多的，也觉得两个更年轻的人力量会更强些。”理查德瞥了一眼倒在脚下的罗莲达丈夫，突然说出一句没来由的话。

“可是，那样的话就太缺乏历史感了，没有能够证实彼此相结合的东西留下来。不过，不管两人的历史有多重要，老夫妇都既没有力量也没有未来。”

“你、你在说些什么？理查德！”罗莲达对这话感到极度的不快和不安，不禁失声叫喊起来。

“意思就是说，我判定你们才是比较理想的人选。”理查德的眼神冰冷，“你们一定是在过去确认了彼此诸多的爱，然后一直走到今天的吧？”

理查德抓住罗莲达丈夫的脖子，将他的身体高高拎起。

“干、干什么……”

理查德若无其事地随手把罗莲达丈夫向前面一抛。

“亲爱的！”

罗莲达慌忙冲上前，将丈夫抱起来。

“你想干什么？理查德！”

罗莲达抬起脸愤怒地喊道。理查德俯视着她笑了，和之前的笑不同，这个笑像是陶醉在什么情景中一样。

“接下来就该你们演出了，这充满哀伤的爱的死亡。而且我还会叫她来哦。”

“她……？”

“没错。您一定能重现一下和她初次见面时的情景吧？不对，应该还可以营造出更棒的场面，然后她应该还会大发雷霆。”理查德似乎想到了什么，又发出了那奸诈的笑声。

“你们编织的爱情故事，我会在家里好好观赏的。请呈献一个盛大的演出吧，你们最后的死亡越是盛大，她到来的可能性就越大。”

说完，理查德的身体被一团光芒包围起来，然后消失了。

“传、传送方阵……既然拥有获得失传魔法的能力，为什么……为什么你会变成这样？理查德……”

一片静寂的塔顶上，罗莲达抱着丈夫，一度陷入迷茫状态。

“唔……唔唔……”

伴随着小声的呻吟，躺在怀里的丈夫微微动了动。

“啊，亲爱的，你还好吗？”

“罗、罗莲达……”丈夫痛苦地龇着嘴，看着罗莲达。

“你别管我，快走……”

“你说什么啊，我怎么可能扔下你不管？来，我们一起回家。”

“不行的，和我在一起的话，你会很危险……咳！”丈夫脸色一变，身体剧烈地抖动起来。

“你怎么了，亲爱的！”

“那个男人，给我喝了一种什么药。”

“药？”

“嗯，所以身体才变得奇怪了，也不知待会儿会怎么样，所以……你别管我了，快走吧。”

丈夫用近乎哀求的眼神看着罗莲达，但她坚定地摇了摇头。

“不要，抛弃你这种事，我做不到。”

“罗莲达……啊啊啊啊啊啊啊！”丈夫突然紧张地伸出一只手，发出一声惨叫。手上的肌肉向外迅速膨胀着，足足大了一圈的手指前端变成了锐利的爪子。

“亲爱的！亲爱的！”罗莲达紧紧地搂住了丈夫。

“看来是要变成怪物了……咳！”

“对不起，亲爱的……我不知该怎么办……帮不了你……什么都做不了……对不起……”抱着丈夫，罗莲达泪如泉涌。

已变为异形的手轻轻抚上她的脸颊。

“罗莲达……快……快杀了我……杀了我吧，罗莲达。”

看着浑身痛苦抽搐的丈夫，罗莲达还是摇摇头。

“我做不到，要我杀了你，这种事我怎么可能做得到！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你还是我深爱的丈夫啊！”

罗莲达微笑地看着丈夫：“我爱你，亲爱的。”

低声呢喃着，罗莲达将自己的唇压在了丈夫的嘴上。

“唔……咳……哇啊啊啊啊！”

伴随着惨叫声，丈夫产生了剧烈的痉挛。颤抖的双手用力一挥，将罗莲达推倒在一旁。她挣扎着爬起来去看丈夫，脸上被划出了一道血痕。

“亲爱的！”

“罗莲达！！！！！！！！！”

再次面对她的男子，眼睛里已然失去了最后一道正常的目光。

“亲爱的……”

凝视着在自己眼前变成异形的丈夫，罗莲达喘息着发出了最后一声悲鸣。

与此同时，怪物的手臂穿过了她的胸膛……

睡神扫描

2

蕾娜斯感到心中一阵焦虑。

她正在让一个叫罗莲达的女性灵魂与自己保持同步，追逐着她那被死亡阴影缠身的灵魂。

但是，罗莲达离开夫伦斯柏格城没多久，得以同步的精神便又不知所踪了。感觉像是自己被甩掉了一样，甚至连她的气息也在同一时间消失了。

蕾娜斯漂浮在夫伦斯柏格上空，努力寻找着罗莲达的气息，但却完全感应不到。

“到底怎么回事……”蕾娜斯恼火地怒视着四周。

“罗莲达！”她忍不住大喊出声。

——请帮帮我，不要……不要杀我妻子！不要让她被杀啊！

发出叫喊的同时，一个撕心裂肺的思念之声传入她的耳中。

蕾娜斯将目光投向声音的来源。那里绽开了一个极小的空间，是结界。

真是愚蠢。

蕾娜斯用力咬紧嘴唇，朝着结界绽开的方向飞去。她用剑将小小的缝隙劈开，然后从中进入。

一座巨大的塔出现在她的视野中，位处于高塔顶端的正是被不死者穿破胸膛的罗莲达。

“亲爱的……”

虽然口中不断迸出鲜血，但罗莲达仍痴痴地呼唤着丈夫。

蕾娜斯狠狠咬着自己的下唇，在不死者身后降落。

只见刀光一闪，蕾娜斯的剑利落地砍掉了不死者的头颅。与此同时，突然燃起的火焰将不死者的肉体和灵魂燃烧殆尽。

罗莲达的灵魂从她慢慢倒下的躯体中脱离开来，飘浮在空中。

蕾娜斯向她伸出手：“对不起，从今以后，你就得跟我走了……”

顷刻，罗莲达的灵魂便被吸收至蕾娜斯体内消失不见。接收了其

灵魂的蕾娜斯，脑海中浮现出在这里发生的一幕幕。

“……为了什么而做出这种事情？”

带着悲伤的表情，蕾娜斯环视塔顶，映入她眼中的是往塔内部降下的阶梯。

她轻启朱唇，发出的犹如是那引诱之音。

“罪人啊，你等着吧。冒渎灵魂的罪名……我会让你以身偿还。”

言毕，蕾娜斯飞向阶梯。

*

塔的内部是个令人不快的地方。这里到处都布着运用高阶魔法制造的结界，整个空间也有些微妙的扭曲，采用的是非正常的联结方式，怪异的氛围甚至让她开始怀疑最早踏足的地方是否真的是顶层。

要是一个不小心，就会被这个扭曲的空间捕捉到，然后不知道被送往哪里。如果是塔的其他地方还好，万一是个完全不同的异次元世界，就算是蕾娜斯，想回来也没那么容易。

“真麻烦，还是得先破坏了结界再说。”蕾娜斯扫视着周围自言自语。

塔内，无论墙壁还是天花板上都记载着无数古代魔法文字。

恐怕就是它们记述着扭曲空间的接合面，其中还混杂着一些被认为是在人界早已失传的文字。

蕾娜斯集中意识感受着周围的气息，充斥在塔内的无数不死者的气味让她微微皱起了眉头。

因空间扭曲之故，她也不知道准确的数目，但可以肯定的是绝对相当多。并且感觉不像是不洁的灵魂误入了一个自然的安居之所，而是被人有意识地一口气释放出来的。

将这座巨塔完全掩盖起来的结界也好，被聚集在一起的不死者也好，这座塔的主人无疑获得了某种超越人类界限的能力。蕾娜斯可以确信这一点。

能赋予如此强大力量的存在，是什么呢？要么是神，要么是能力与神相匹敌的人。

但是，神怎么可能会分这样的力量给一个人类？

那就只能是不死者之王了——仔细查看着结界断层的蕾娜斯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原因还不太清楚，也无法确信，但这种可能性应该很大。

布拉姆斯……

蕾娜斯突然想到了这个名字，接着，一个酷似布拉姆斯的肖像也在她脑子里渐渐成形了。

根本不认识的一个存在，为什么自己会知道名字？

不过转念一想，既然是被称作不死者之王的名字，会在哪儿听说过也不奇怪吧。这个解释令她消除了疑问。

不过，为什么对方的相貌也会直接浮现在脑海里，这确实是个谜，但蕾娜斯并没怎么在意。

呜呜呜呜呜呜……

阴暗的道路深处，忽然传来一阵带着湿气的低吟声。

蕾娜斯定了定神，拔剑出鞘。

“战魂啊，来我身旁！”蕾娜斯高举左手，放声咏唱。

咒语在她背后生出光翼。高举的手，三颗光粒从中骨碌落地。

在光翼的抚摩下，光粒逐渐膨大进而化为人形。他们分别是亚琉哲、洵和罗莲达。

黑暗深处，一个巨大的生物出现了。长着利爪的四肢，排列着细小獠牙的嘴，顶着尖角的头，长长的脖子。皮肤是腐烂的，鳞片也掉落了不少，背上还有一对失去了皮肤和粘膜、只剩下骨头的翅膀。

是尸龙。它颜色浑浊的眼珠很快捕捉到蕾娜斯一行。

“这……该怎么说，真是不吉利。”罗莲达用极度厌恶的表情盯着怪物。

“是不死者的同类，净化它们也是我的使命之一，希望你也能来助我一臂之力。”蕾娜斯瞅着散发出腐臭味的尸龙说道。

尽管一脸的不情愿，但罗莲达还是点了点头。

啊啊啊啊啊噢噢！

伴随着一声咆哮，尸龙从嘴里吐出一团火焰。

“哇！”

火焰迅速包围了蕾娜斯一行的身体。对此最先作出反应的是亚琉哲，他一眼瞧见尸龙想借这熊熊燃烧的火焰展开偷袭，于是飞奔着扑进它的怀里。

大剑对准尸龙的脖子猛地砍了下去。只听一声湿响，剑刃切进了那堆腐烂的肉。

尸龙回过头面向亚琉哲，抬起前肢向他攻击。

“妈的！混账！”

亚琉哲使尽浑身力气拔出了剑，并顺势向后方倒去。就在他着地滚动到一边时，尸龙的爪子划过了他的皮肤。

一股钻心的疼痛传来，但他没有发出声音，努力挣扎着爬了起来。手臂上三道深深的爪痕清晰可见，触目惊心。

尸龙调整着自己的呼吸，似乎是马上要实施下一轮攻击。

“罗莲达！用魔法！”

“啊，是！”

下达指令的同时，蕾娜斯一跃而起，洵则跟在她身后。

尸龙张开的大嘴深处，跳动着红色的光。

洵脚蹬地面，将身体滑至尸龙头部下方，然后举刀一挥。下颚被砍中的尸龙表情为之一动，喷出火焰将天花板烧成了焦炭。

跃至高处的蕾娜斯持剑对准尸龙的脸刺过去，刀尖扎进了它黄色的浑浊眼球内。

“怒雷！”

罗莲达施出魔法后，遭到雷击的尸龙低声呻吟着倒了下去。

“哼！还没完呢！”

尸龙正缓缓倒地时，亚琉哲的大剑不偏不倚地刺入它的喉咙，整个剑身都埋进了硕大的体内。

“这是额外赠品！”

亚琉哲一脚踢飞了沾满腐烂肉汁的剑刃，力度增强的大剑挥抽而出，绞折了尸龙的脖子。

“不死之龙，毁灭吧。”

对着脖子折断、面目歪斜的尸龙，蕾娜斯拔剑刺下。剑从眉间刺入，尸龙的躯体顿时燃起青白色的火焰。

肉骨均被烧得一干二净后，尸龙化为一堆灰烬在空气里消散了。

“理查德……他到底想干什么……”

凝视着渐渐散尽的尸龙，罗莲达不禁发出悲哀的呢喃。

*

塔的内部制造出了比想像中还要复杂的扭曲空间，而群集于此的不死者集仍在锲而不舍地对蕾娜斯一行展开袭击。

当他们到达最底层的时候，即使是蕾娜斯也感到有些疲劳了。

这个房间里的墙壁和地板上，全都刻着古代魔法文字。

“这里就是结界的中心了么。”蕾娜斯环视着屋内低声说道。

“不过，光靠人类的知识还是驾驭不了这个领域啊。”读取着结界的内容，女武神的表情也愈发凝重。

没过多久，她终于理解了结界方阵的全部内容。果然，这是一个同时囊括了两大机能的结界，它既能将塔本身对外界隐蔽起来，又能让内部空间的联结处发生扭曲。

站在方阵的中心，蕾娜斯拔出了剑。

“虽然这种做法有点粗暴，但现在看来别无他策了。”

她开始在地面上用剑刻出有着封印之意的魔法文字，如此一来，这个结界就会失去效力。

“好了……”

蕾娜斯望向天花板，她的意识从天花板一直向前扩展。如果是采取正常联结手段的空间，这种程度的塔内部应该可以完全认清才对。

她集中精神，寻找着理查德所在的方位。从如今残留着的若干不死者的气息当中，依稀能感知到人类的存在。

“是那儿么。”

当探测到相应的位置后，蕾娜斯立即向该处转移过去。

*

转移后抵达的目的地是一个小小的房间。

墙壁几乎全被书架占据，上面密密麻麻摆满了书。还有一些未放上去的则凌乱地四散在各处。

可是，这里摆放了如此多的书，人影却一个也没有。

放眼观察着四周的蕾娜斯，目光落在房间角落的小门上。

门的对面有她之前感知到的人类气息。

蕾娜斯粗暴地打开门，一个比书库更加杂乱的房间跃入她的视线。房间里，用于魔法实验的器材拥挤地堆在一起。

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靠里放着的几只巨大管状玻璃容器。容器里盛满了淡绿色的液体，似乎保存着什么东西。

蕾娜斯朝着玻璃筒缓缓移动脚步，想看清楚里面究竟是什么东西。

“啊……！”

她霎时变了脸色，容器里装的分明是一个人类！

身材匀称的裸体女性一丝不挂地悬浮在液体中。每一只玻璃容器都各装了一具。

她们是睡着了，还是死了？每个女人都双目紧闭，一动也不动。

“不对……这到底是……”

蕾娜斯厌恶地盯着这些玻璃筒，努力想要理解它们是什么。

“怎么样，你喜欢吗？”

房间更深处突然传来一个声音。

蕾娜斯一惊，朝声音来自的方向转过身去。

“欢迎光临理查德·瓦雷斯的研究室，本人已经恭候多时了。”

站在那里的是一个脸上挂着殷勤笑容的男人，和表情大相径庭、完全没有笑意的双眼从眼镜后面盯着她。

这副身形，还有这个表情，蕾娜斯猛然觉得在哪儿见过。

“你是……”

“你还记得我吗？好荣幸啊。能这样再次见到你，我真是从心底感到高兴，命运的女神瓦尔基里娅。”

什么都没回答，蕾娜斯不由皱起了眉头。

这个男人刚才叫她瓦尔基里娅。不是那个作为象征的名字瓦尔基

里，而是她本身的名字瓦尔基里娅。

“怎么样，喜欢塔顶的那个创意吗？是按照我们两个第一次相遇时的情景来构思的哦。”理查德的嘴角诡异地向上扬着。

蕾娜斯的眉头更深了，她还是没说什么，只是定定地凝视着他。

“对了对了，当时那挥舞着大剑的粗俗剑士和小个子公主现在还好吗？如今他们也跟你在一块吧？不，还是说已经被当成士兵送到天界去了？”

蕾娜斯有点不寒而栗。这个男人，到底对自己的事知道多少？还有，为什么他会获得这么多知识？一连串无法理解的问题不禁让她心生恐惧。

“可以的话，我还想问问那位公主的感想呢，关于那时的尸鬼化药。虽说不是出自本意，但好歹也是我做出来的嘛。”

“你说什么！”

只听一声怒吼，亚琉哲的灵魂飞出蕾娜斯体内并达到实体化。

“对对，就是你。公主后来怎么样了呢？”

“就是你把安洁拉变成怪物的吗？”

看着怒不可遏的亚琉哲，理查德哑然失笑。

“请你不要搞错了，我只是帮忙制作而已。决定用药和策划给那个小姑娘喝都是那个老亡灵术士干的。”

“你以为这么说就可以被饶过吗？”亚琉哲伸手去取背后的大剑。

理查德面对亚琉哲将双臂伸展开来，“你的勇猛我已经充分了解了，所以，也差不多别再打扰我和她的相会了吧。”

理查德眯起眼睛，目光却十分犀利。

“冷静点，你那么激动只会中了这家伙的圈套。”

“还真是冷漠啊。”理查德嘿嘿地笑起来，伸出的手垂了下去。

“你有什么目的？”蕾娜斯冷冷地看着他。

理查德脸上的笑容消失了：“我获得了大量知识，并全部加以理解消化，就是想知道所谓神究竟是怎样一种存在……”

他直视着蕾娜斯的双眼，把眼镜往上推了推。

“而且我还制造了容器，就像神创造出妖精这种可以吸纳自我的

容器那样，但方法却完全不同。”

说着，理查德的视线移向装有女性身体的玻璃筒。

瞅着那一具具裸体女性，蕾娜斯的表情再度变得凌厉起来。

这是经理查德之手创造出来的东西，而且大肆利用了生者的肉体。

“然后，我遇见了你。”

理查德的目光再次回到蕾娜斯身上，他的眼里，包含着一种比先前更加热烈的东西。

“自从见到你的第一眼起，我就坚信不移了。瓦尔基里娅，入主人造人……适合进入这容器的存在，除了你，没有别人。”理查德以愉悦的表情看着蕾娜斯，“然后，你就是我的了！”

“就为了这种事情……”蕾娜斯低头轻叹了一声，然后深深吸了一口气，“就为了这种事，才让那对夫妻死去的吗？就为了这种事，你夺走了多少人类和妖精的生命！”

面对怒火满盈的蕾娜斯，理查德报以的只是一声冷笑。

“数量什么的不是问题吧？相比之下，我对你的爱才远远重要得多。”

“太愚蠢了……冒渎灵魂的人啊。脱离了人类领域，前方等待你的不是死亡，而是片尘不留的彻底毁灭！”

蕾娜斯拔出剑，向理查德挥砍过去。理查德脚尖蹬地往后跃去，咒文的咏唱同时出现在嘴边。

之前他们所站的地方浮起了方阵，在从中溢出的光芒，一头浑身披着坚硬鳞片的怪物出现了。

“不管你召唤出多少头这样的东西，都无法将我击败的！”

怪物持剑一挥，咣当一声撞在蕾娜斯举起的剑刃上。

“这样应该能让你住手了吧？那就足够了。因为我只想要你的灵魂啊！”理查德开始用双手结成魔法印，脸上依然挂着那诡异的笑容

“你的敌人可不止瓦尔基里一个！”

理查德身后传来怒吼声，是亚琉哲。听到他的声音，理查德一脸惊愕地转过身。

只见亚琉哲的大剑已经高高举起。

“切。”

魔法印被解除了，理查德连忙伸出左手。魔力的障壁挡住了大剑，激起阵阵火光。

蕾娜斯踩着怪物的头飞跃而起，朝理查德的方向渐渐逼近。

“毁灭吧！理查德·瓦雷斯！”

伴随着叫喊声，蕾娜斯握着剑用力往下砍去。

理查德的脸近在咫尺，他看着她，像倒下似的往后面一跳。

剑刃划开了他的胸口，鲜血四溅。

太浅了，还没构成致命伤。

理查德捂着胸口蹲了下去，双眼凝视着蕾娜斯。

“再怎么说似乎也是我不好，这次就算了吧。不过，总有一天你会接受我的爱的。”理查德忍着痛笑道。

“一派胡言。你真以为神和人类之间会产生爱的吗？”

蕾娜斯收回剑准备离去，不料理查德突然放声大笑起来。

“还问‘会产生爱吗’……你啊，对自己的事一点都不了解吗？”

“你……你说什么……”

蕾娜斯感到一股强烈的不适感，刷地变了脸色。

“看来你对所有的事都不了解呢。你对自己是个怎样的存在，一点都不清楚。”

理查德看着蕾娜斯，那种目光就像是在可怜她，这让她更觉得不舒服。

“那就改日再见了。”

说完，理查德的身体便被光芒团团围住，然后消失无踪。

“连传送方阵都领悟了……”盯着理查德之前所在的地方，蕾娜斯喃喃自语。

刚才他用于逃跑的转移魔法，是在人界中早已失传的魔法。

“瓦尔基里，接下来我们怎么办？”亚琉哲将大剑插回剑鞘，走过来问道。

“……去追。”

“追？你知道他逃到哪儿去了吗？”

“如果我没猜错，一定是有人传授了超越人类领域的魔法知识给他。我们就去那个人的居城吧。”

蕾娜斯说着回过头去，但她看的不是亚琉哲，而是他身后的那排巨大的玻璃管。

她从亚琉哲身旁经过，走到玻璃管面前站住。

“这种东西……”

话音刚落，只见蕾娜斯举起剑将玻璃逐个击碎，液体顿时从裂口处汩汩流出。

不再有液体的管中，只剩下如尸体一般横卧着的人造人。

俯视着她们的样子，蕾娜斯不禁使劲咬住了嘴唇，双肩亦不住颤抖着。

睡神扫描

3

蕾娜斯向脑海里浮现出的方向飞去。

也不知为什么，她确信那里就是布拉姆斯的居城。

初次到访的世界，不曾看过的居城，从未见面的不死者之王。这一切会在脑海里浮现出来的原因，连她也不清楚。但是，她自己并不觉得很不可思议。

这大概是拜自己能感知不死者存在的能力所赐吧——她心想。

就这样，她来到了布拉姆斯的居城。那是一座飘浮在大陆西侧小岛上的城堡，和出现在她脑海中的地点、形态都一模一样。

蕾娜斯眯起眼睛观察着这座城堡。

夜色已深，这座小小的城堡正向四周散发着大量的瘴气。换作人类，恐怕光是靠近一点就已经受不了了。

蕾娜斯使劲吸了一口气，朝着城中前进。

*

蕾娜斯刚踏入宝座之间，布拉姆斯的身影就出现在其视线中。

“是瓦尔基里娅么……”

不死者之王正悠闲地坐在宝座上，红色双瞳定睛注视着蕾娜斯。

“这么说，你已经做好被消灭的觉悟了？”见布拉姆斯不打算站起来，蕾娜斯冷冷地说道。

但令她意外的是，布拉姆斯脸上竟然浮现出讶异的神色。

“你在说什么呀，瓦尔基里娅。你不是来跟我决斗的吗？”

“决斗……？不好意思，我可没工夫跟不死者开玩笑。快把理查德·瓦雷斯交出来！”

蕾娜斯拔出了剑，用剑尖指着布拉姆斯。

“理查德？那是什么？”

“别装蒜了。将超越人类领域的知识传授给那家伙的就是你吧？”

“传授知识给人类……我为什么非要做这种事不可？你觉得我有兴趣跟你绕圈子吗？”布拉姆斯支着胳膊肘笑道。

蕾娜斯眉头紧锁地看着他，后脑附近有种强烈不舒服的感觉。

“我怎么会知道你的嗜好。”

“你真的不了解我……难道是失去记忆了！”

布拉姆斯突然抬高了声音，并激动地站起来。

“你已经忘记一切了吗？蕾娜斯！连妹妹的事情也……！”

布拉姆斯全身散发出一股怒气，可怕的压迫力让蕾娜斯顿时僵住了，呆呆地看着布拉姆斯的红眼对自己投来摄人的目光，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看了那个，你还是什么都想不起来吗？”

布拉姆斯的视线移向宝座上方的墙壁，蕾娜斯也顺着看过去。

巨大的水晶里面包含着一个少女，身穿的浅绿色铠甲与蕾娜斯的天蓝色铠甲极为相似。

那张脸似曾相识，但蕾娜斯想不起来她是谁。

“怎么样，蕾娜斯，有什么感觉吗？”布拉姆斯再次将目光投向蕾娜斯。

大脑内部的某个地方开始疼起来。蕾娜斯一边强忍着疼痛，一边和布拉姆斯对视。

“闭嘴，你以为我会被不死者的谎言蒙骗吗？”

“病得不轻啊，你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

“我叫你闭嘴！”

蕾娜斯将手里的剑用力挥下，布拉姆斯向后方一跳，剑刃砍了个空。

“失去了记忆，在沦落为人偶之前你还想怎么样？奥丁他到底想让你做什么？”布拉姆斯怜悯地看着蕾娜斯。

“你给我适可而止吧！”

蕾娜斯脚蹬地面，举剑挥砍向布拉姆斯。

“我还以为，只有你能治愈我的干渴……”

布拉姆斯微微喘息着，睁开了眼睛。

突然，他伸手卡住了蕾娜斯的喉咙，手指往里渐渐用力。

蕾娜斯的脸因痛苦开始扭曲起来，但她仍死死地盯着布拉姆斯。而同样看着她的布拉姆斯，表情里却蕴含着一丝悲哀。

“可是……”

布拉姆斯的脸再度转为了愤怒，暴露在外的牙齿嘎吱嘎吱作响。

“如今的你，一点都激不起我的兴趣！”

尖锐的怒吼声刺入蕾娜斯的耳朵，与此同时，她感到卡着自己脖子的手在开始变热。

“你给我滚出去！”

从布拉姆斯的掌心喷出的一道光芒，瞬间吞噬了蕾娜斯。

“哇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蕾娜斯被一团雪白的光包围着，在惨叫声中失去了意识。

睡神扫描

4

蕾娜斯渐渐清醒过来，眨了好几下眼才挣扎着爬起身。

清冷的风抚过她的脸颊。

“这里是……”

蕾娜斯环顾着四周，她倒下的地方是个海岸，从这儿能看见海的对面是建有布拉姆斯城堡的岛屿。

沐浴着朝阳的布拉姆斯城，连同夜晚的黑暗融入到空气当中。

“唔……”

蕾娜斯眺望着在阳光下隐藏了姿态的布拉姆斯城，布拉姆斯的话仍在她脑子里回响。

——你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

——失去了记忆，在沦落为人偶之前你还想怎么样？

蕾娜斯捂住耳朵拼命摇头。

“我怎么可能……被这种谎言蛊惑，我就是我。”

——在沦落为人偶之前……

——人偶……

那声音像耳鸣一般不断刺激着她的神经。

“我才不是什么人偶。虽然服从于主神奥丁的命令，但我是在按自己的意志行动。说什么人偶……”蕾娜斯带着哭腔呢喃道。

——你啊，对自己的事一点都不了解吗？

布拉姆斯的话语被覆盖过去，换上的是理查德的声音。

无数的声音在她头脑中来回翻腾，混合成一种怪异的声音轰炸着她的听觉。

“闭嘴……”

好想从这无休止的责备中逃出来，于是她迈起脚步向前走去。

在强烈的眩晕和耳鸣中受尽折磨的蕾娜斯，就这样恍惚地走着，栖息在大脑深处的不适感夺走了她的平衡感和方向感。

她现在到底是在哪儿？又该往哪儿去？说了半天，自己到底是步行在地上还是飘浮在空中？在她看来，如今的一切都是那么迷蒙不清。

也不知走了多久，终于，她感到耳鸣开始离她远去，头脑中充斥的不适感也在渐渐缓解。

空洞的视野里慢慢显现出真切的影像，最先映入她眼帘的是位于前方的小镇。

还有点头疼，于是蕾娜斯决定去那里休息一下。把身上的天蓝色铠甲变为人界的普通女装之后，她定了定神，向着小镇走去。

这个小镇，正是大陆西南之国捷拉贝伦的首都捷拉贝伦。

睡神扫描

episode 6

与充满折磨的回忆相遇后巷的青年……

1

进入捷拉贝伦境内后，蕾娜斯一直在茫然地走着，这里到处都是破裂脱落的石阶，一不小心就会伤到脚。

不仅仅是道路，两旁的一座座房屋也都那么残破不堪，整个小镇呈现出的是犹如废墟一般的景象。

耳鸣总算是停止了，眩晕也消失了，刚才那些不舒服的感觉终于全部消失无踪。

这时，从侧面的小巷里突然飞奔出一名红发少女，仓皇间和蕾娜斯撞到了一起。

“啊，对不起！”

少女后退几步站稳，抬起头看向蕾娜斯。

四目相接的刹那，少女的脸现出惊讶的神色。

虽然不知道她在惊讶什么，但对蕾娜斯来说这并不是值得自己关心的事。

“不好意思。”

说完，蕾娜斯转过身背对着少女。

这种连不死者的味道和将死之人的气息都感觉不到的地方，她可没兴趣一直待下去，还是快离开这里吧。

正想着，她的左肩忽然传来一阵强烈的痛楚，感觉是被什么东西砸了一下。

蕾娜斯捂着肩膀蹲了下去，偶然间地注意到少女逃走的身影。只

是一转眼的工夫，她便消失在了马路的阴暗处。

“真是的，搞什么啊……”

蕾娜斯嘀咕着直起身子。只是一块小石头，没什么大不了的，痛楚也很快没有了。相比之下，她更想知道自己突然被石头砸的原因。

“真对不起……”

一个杵着拐杖的老太婆从蕾娜斯的旁边走过来。

“我是那孩子的母亲，叫多尔彻。”

“母亲……？”

蕾娜斯不禁皱起了眉。这个老太婆要和刚才的少女站在一块，比起母女明显更像是祖孙。

“啊，说是母亲，但我们并不是真正的母女。那孩子是我领养的，主要是因为现在这世道……”老太婆满是皱纹的脸苦笑了一下。

“不对不对，被领养的其实是我。多亏了那些孩子，我们才能平安无事地活到现在。只是……听说为了赚钱，他们也开始染上一些不好的恶习了……”

自顾自说着的多尔彻忽然止住了话，抬起头来。

“啊，说了一大堆无聊的事呢，真是抱歉。”

“没有，请别在意。”蕾娜斯笑着摇摇头。

“不过真的很对不起，我代替那孩子向你道歉。”

“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啦，请您把头抬起来。”

看着深深埋下头的多尔彻，蕾娜斯不由感到一丝惶恐。

“说起来，还是应该帮你看一下伤口才对。地方有点脏，你要是不嫌弃的话不如到我家来坐坐？”

“我没事，真的不用麻烦了。”

“没有没有，那样我会过意不去的。来吧，至少让我看看伤口。”多尔彻不停地向她弯着腰。

看来是没办法了，蕾娜斯发出一声微微的轻叹。

“我知道了，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听她这么说，多尔彻才终于露出了安心的笑容。

“哦哦，是吗，那太感谢了。来，请往这边走。”

说着，老太婆在前面带起了路。大概是腿不太好，即便杵着拐杖，她还是显得那么步履蹒跚。

“可是……那孩子为什么会对你扔石头呢……平常她都不会干这种事的。”

带着悲伤的表情，走在蕾娜斯前面的多尔彻深深叹了一口气。

睡神扫描

2

克莱尔走在商店林立的马路上，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周遭的行人。

捷拉贝伦如今正处于严重的经济混乱状态。但这并非来源于战争和国力的衰退，而是因那些无能统治者们的暴政造成的。

贫富差距也在不断激化。有人像王族及部分贵族那样整日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但吃完上顿愁下顿、没有基本生活保障的人们也决不在少数。就这样，一群迫于生计的人在捷拉贝伦聚到了一起，他们生活的区域俗称为贫民街。

克莱尔便是生活在贫民街上的人之一。

克莱尔的目光停留在了两个结伴的女人身上。看上去像是中产阶级的主妇一起去买晚饭的材料，腋下还挎着篮子。

克莱尔在心中暗自窃笑了一下。

看准二女与她擦身而过的瞬间，克莱尔动作飞快地取出了放在篮子里的钱袋，然后顺势一拐，溜进了旁边的小巷子里。

克莱尔头也不回地拼命奔跑着。虽然不觉得有人从身后追了上来，但还是能尽早逃离现场最好。她一向都是这么做的。

“呵呵，太天真了。”

将钱袋往怀里一塞，克莱尔脸上露出了嘲讽的笑。穿过小巷，前面就是贫民街的马路了。

不料，这时她竟撞到了一个路人。

“啊，对不起！”

说着，克莱尔回过头看了一眼被自己撞的人，不禁大吃一惊。

这是一个穿着打扮和贫民街格格不入的陌生少女，但克莱尔现在没时间去确认她的身分。只是，当看到她那银色的头发时，克莱尔的目光便再也移不开了。

“不好意思。”

女人轻轻低下头，便从克莱尔前面离开了。只见她柔顺的银色长发随风飘逸，背影渐渐远去。

耳朵里突然响起一个声音。刹那间，克莱尔体内涌起一股强烈的

冲动。

等她回过神来，发现自己已经捡起脚下的石块朝前面扔了出去。

被石块击中的少女捂着肩膀蹲了下来。

“我……做了什么……”

看着自己扔出石头的手，克莱尔不禁有些恍惚。

她下意识地撒腿就跑，感觉自己像个卑鄙的小丑，脸上一阵发烫。

听到小孩说克莱尔用石头砸了一个不认识的女人，路西欧开始还不相信。

“克莱尔才不会干那种事。”

“是真的，我们都看见了，对吧？”

少年表情坚定地说道，看向其他孩子。所有人都点了点头。

“为什么呢……那么，那个被砸到的女人后来去哪儿了？”

“被多尔彻婆婆带走了。”

“什么……”

路西欧想都没想就跑了出去。孩子们看上去不像是在说谎，可是，他实在不明白克莱尔为什么会那样做。

总之，还是先去亲自确认一下吧。

“婆婆，克莱尔她怎么了吗？”

路西欧用力打开门，风风火火地冲了进去。

“啊，是路西欧吗？先暂时不要看这边。”

“呃？”

“我正在给这姑娘料理伤口呢。”

“啊，啊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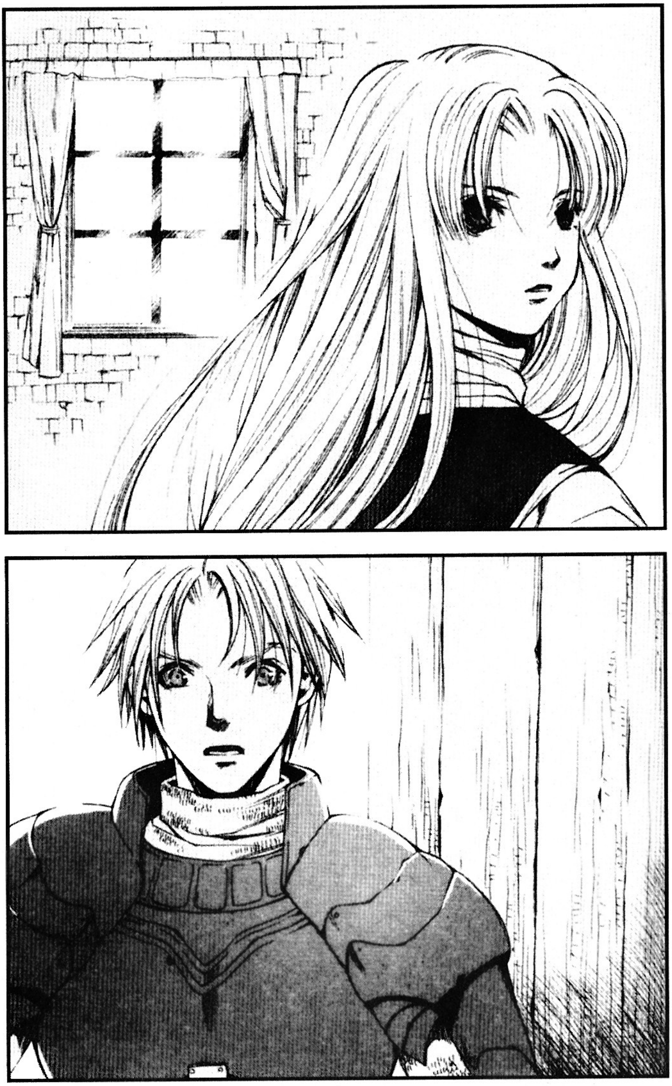
一不小心看到了少女裸露的后背，路西欧慌忙背过身去。

“唉，就是被克莱尔用石头砸伤的，幸好没有什么大碍，可是……”

“怎么可能？克莱尔不是会干这种事的人。”

“我知道，但事发突然……啊，可以了。”

“是。”



身后传来少女穿衣服的声音。

“我先去把克莱尔找回来吧，不管怎么说，都得让她跟人道个歉。”

“说得也是，那你快去吧。”

“不用了。”少女边从椅子上站起来边说道，“真的没什么关系，而且我也要走了。”

“可是，这样一来就搞不清楚事情真相了。”

路西欧说着转过身来看着她，不由得吃了一惊。不，准确地说不是看着她的脸，而是她那头银色长发。

一瞬间，他感到自己的心像是被什么揪了一下。

“请不要在意了，而且我还有急事。”

说完，少女朝他们鞠了一躬，然后从路西欧身边走了出去。

路西欧一动不动，只是茫然地注视着那头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的银发。

背后响起轻轻的关门声。直到这时，路西欧才觉得自己的身体从捆绑中解放出来了。

“一定要快点找到克莱尔，我有话要问她。”

路西欧飞奔着出了门。与此同时，他感到那缕银色的光辉仿佛还在眼前飘荡，久久无法消散。

虽然不知克莱尔现在在哪里，但路西欧知道该到哪里去找。伙伴们一向聚集的老地方，路西欧睡觉的家，总有一个地方能找到她。

在路上，路西欧想起很早以前、自己刚来这里不久的时候，有次和克莱尔单独在一起时说的话。

“你有喜欢的人吗？”克莱尔毫无表情地问道。

“啊啊……有呀。”路西欧的回答也毫无表情。

“哦，是什么样的女孩？”克莱尔眼中忽然闪起好奇的光芒。

“你问这个干什么？”

“有什么关系，告诉我嘛。是美女吗？”

“……她14岁，与其说是美女，倒不如说挺可爱的吧。不过感觉以后会是个美女。”

说着，路西欧脑海里浮现出青梅竹马的少女的模样。

“她的头发是银色的。”

“哦……银色啊。”

克莱尔摸着自己红色的头发，若有所思地重复了一遍他的话。

“而且……还会在太阳底下闪闪发光，很漂亮。”

“这样啊。”克莱尔努了努嘴点下头，“那她现在在哪里呢？”

路西欧垂下了眼帘：“……已经不在了，她死了。”

眼前仿佛出现了在风中飘散的白色花瓣的幻影……路西欧不禁用手捂住了脸。

“对不起，我问了不该问的事。”

“不，我没事。”路西欧低垂着视线，轻轻摇了摇头。

“可是，你现在还喜欢她吧，那个女孩……”

路西欧抬起脸，看到的是克莱尔那副颇为失落的笑容。

也许就是那时的话成为了她对那少女扔石头的动机吧，然而他还是不明白她为什么非要那样做。

路西欧一路小跑着回到了家。一推开门，就看到克莱尔趴在桌子上。

“克莱尔。”

听到他的声音，克莱尔慢慢抬起头。

“唷，路西欧。”

克莱尔扬起一个无力的微笑，对他举起一只手。

“为什么要那样做？”路西欧弯下腰问道。

话音未落，克莱尔的脸色刷的一下就变了。

“没什么，就是没来由地觉得不爽。”克莱尔撅着嘴把脸转到一边。

“克莱尔……”

“你明明知道的……”克莱尔小声嘀咕着。

“什么叫我明明知道……”

听他这么说，克莱尔睁大眼睛瞪着他，目光里充满了愤怒之情。

“什么意思嘛！”路西欧抬高了声音。

“真的那么希望我说出来吗？”克莱尔的双肩微微发着抖，眼睛直直地盯着路西欧的脸，“没错，我就是在嫉妒，那个银发的女人……”

“嫉妒？为什么啊？”

“事到如今，我仍然在嫉妒那个俘虏了你的心的女孩。我受不了了，为什么你还是忘不了她！”克莱尔近乎怒吼地对路西欧喊道。

路西欧皱起眉，沉默地看着克莱尔。

克莱尔的嘴唇哆嗦着，一颗泪珠从她的眼角滴下来。

“我知道她们不是一个人……这一点我当然知道！”

对着路西欧喊完这番话，克莱尔冲出了房间。

“克莱尔……”

凝视着半开着的门，路西欧一个人呆立在了那里。

睡神扫描

3

日子一天天过去。

那天以后，路西欧和克莱尔都没再提起银发少女的事，他们实在也没必要让它继续停留在自己的生活中。总的来说，现在他们的首要任务还是拼命赚些钱用以度日。

不过，那个银发少女并没从路西欧心里消失。从那天开始，就像做梦一样，他的眼前开始频繁出现白色花瓣飞散的幻影。以及……银发少女在自己的臂弯里缓缓倒下的幻影……

路西欧走到小巷的石阶上坐下，以剑代替拐杖杵在地上，将头深深埋入双膝之间。

“呐，路西欧哥哥，你没事吧？”

一名年幼的少年忽然凑过来，有些担心地看着路西欧。而他身后还有一群小孩，每个人脸上都挂着相同的表情。

抬起头看到他们后，路西欧轻轻叹了一口气。

“嗯？啊，没事啦，只是在想点事情。”

“真的吗？”少年还是一脸的不放心。

“嗯，你看。”路西欧站起来轻轻活动了一下手臂，“怎么样？”

“唔，嗯……”少年半信半疑地点了点头。

“我真的没事。好了，别担心我了，和大家一块去玩吧。”

说完，路西欧拍了拍少年的屁股，让他就着这股推力跑了出去。见状，其他的孩子也跟着冲向了广场。

“等等我……”年龄最小的女孩子踉踉跄跄地奋力向大家追去。

这时，那名向路西欧打招呼的少年忽然停下脚步回过头来。

“哥哥，打起精神哦！”

说完这句话，他朝路西欧挥了挥手，然后拉着那个终于追上他们的女孩子往广场跑去。

目送着孩子们的背影，路西欧再次深深叹了一口气。

真是的，竟然沦落到让一群小孩来担心自己……

“振作一点吧！”路西欧用双手拍了拍脸，试图令自己鼓起劲来。

*

路西欧原本并不是在这座小镇上出生的。他的家乡离这里很远，是位于北方威尔诺亚一个叫克里安德尔的小村庄。

像逃命般离开村子的路西欧一边从事着佣兵的工作，一边继续着这趟迷茫的旅程。然后，在一年多以前，他流浪到了捷拉贝伦。

看着在贫民街天天吃不饱饭的人们和骨瘦如柴的小孩子，他决定要为他们做点什么。虽然也怀疑长年只操着一把破剑的自己是否具备这种能力，但他还是有想在这里干出一番名堂的强烈愿望。

于是，他在一间没有主人的房屋里住了下来，开始和克莱尔等人一起为大家的生活努力赚钱。

路西欧回到家的时候，发现所有的人都已经聚在了一起。

“真早啊，各位。”

“是你回来得太晚了，你到底干吗去了？”同伴之一的巴伦不耐烦地看着路西欧。

“花了那么长时间，看来应该赚了不少啊。”说着，拉斯帝发出了令人生厌的笑声。

“不是那样的。”路西欧苦笑着走到空位旁坐下。

“那就是偷懒咯？地位高就是好啊。”拉斯帝仍然笑着，用冰冷的视线盯着路西欧。

“好了，那种问题无所谓怎样的，不如让他数一下今天的收获吧。”

克莱尔的话里混杂着一丝叹息，说完她将钱袋放到路西欧面前。

“是是是，我知道了。”

“好了，快数吧。”

巴伦和拉斯帝也把装有零钱的袋子放到路西欧面前。路西欧将自己的钱和他们的混合在一起，开始数一共有多少。

克莱尔等人目不转睛地看着路西欧数钱的手。

“二百五十……五十四……差不多有二百六十吧。”

“还挺多的嘛。”巴伦的眼里闪着欣喜的目光。

“看来今天可以饱饱地吃上一顿了。”拉斯帝也舔了一下嘴唇。

“是啊，可不能让孩子们饿哭。”路西欧一边把钱装回袋子里一边答道。

“不过嘛，今天的收获果然还是本大爷搞得最多啊。”巴伦自豪地对大家笑道。

“笨蛋，明明是我的比较多。”拉斯帝撇着嘴瞪了巴伦一眼。

“你胡说什么……就凭你那小口袋，装得了那么多钱吗？”

“你才胡说，别看你的口袋那么细，里面都有什么东西我可是一清二楚哦。”

“好了别吵了，这次能赚这么多钱，是因为大家都很努力，一个人可赚不了这个数目。”

听了路西欧的话，巴伦和拉斯帝不约而同对他投来不满的眼光。

“行了，别再为这种无聊的事情闹个不停了，快去买食物吧。再磨磨蹭蹭的，孩子们就要饿得发疯了。”

说完，克莱尔一把抢过路西欧手里的钱袋，走向大门口。

“啊，等一下，克莱尔。”

“少来了，我才不信你有这么好。”

巴伦和拉斯帝说着便朝克莱尔追去。路西欧轻轻叹了口气，也跟在他们背后走了出去。

*

这天晚上，路西欧他们像往常一样和孩子们一块儿吃饭。

晚餐是面包和野菜汤，这里的食物基本上就这些。毕竟钱是有限的，也只能买到这些东西。而且，他们能买到东西的店还是有限定的。

“呐呐，路西欧哥哥。”一个少年凑过来。

“怎么了，还要吃吗？”

路西欧把自己的面包递过去，但少年只是沉默地摇了摇头。

“那个……大事，是什么事？”

“大事？那是什么？”路西欧很奇怪。

“巴伦哥哥说的，‘我要干一件大事，展示一下本大爷的能力’。”

听了少年的话，路西欧叹息着抱住了头。

“呐，大事是什么呀？展示能力又是什么呢？”少年歪着脑袋看着路西欧。

“为什么要问我？问巴伦不就好了吗？”

“我问过，可是他生气了，说我多嘴。”

“啊啊……是吗。”

“呐，巴伦哥哥要做什么？是很厉害的事吗？”

少年眼里闪着光辉，看来他对巴伦所说的大事并非抱着不安，而是期待。

“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吧，我猜就是举起附近最大的岩石之类的。”

“什么呀，是这样吗……好无聊。”

少年颇感无趣地笑着，然后从路西欧身边离开了。望着他的背影，路西欧不禁深深叹了口气。

这时，克莱尔过来坐到了路西欧旁边。

“啊，克莱尔……”

克莱尔笑了笑：“我听见了。巴伦那家伙好像还在强调白天的事。”

“不管的话，不要紧吗？”

“没事的，量他也做不出什么胆大包天的事，况且他也不傻。”

“……倒也是。”

克莱尔的话终于让路西欧有所释怀，但在不经意间，他看到克莱尔换上了一副认真的表情，正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话说回来，你怎么样呢？”

“啊？我怎么了？”

“总觉得你最近没什么精神，果然还是因为之前……”

“跟那没关系，我还是跟往常一样啊。”

路西欧打断了克莱尔的话，脸上瞬间浮现出一丝不安的克莱尔，很快又露出了笑容。

“是吗？那就好。”说着，克莱尔站了起来，“那我回去了，晚安，路西欧。”

“嗯，晚安。”

克莱尔挥挥手转身离去，路西欧则挥手目送她的背影走出视线。

4

路西欧手里拿着今天赚回的钱，茫然地坐在椅子上。桌子对面，克莱尔也同样百无聊赖地摆弄着装有钱的小口袋。

表面看上去很茫然，其实路西欧心里着急得要命，相信克莱尔也是一样。

巴伦和拉斯帝还没有回来，天已经快黑了，正好是大家以往约定的集合时间。

“这两个人都好慢啊。”

为了打破这片沉默，路西欧抱怨了一声。

昨天晚上那个少年的话，其实他还是很在意的。

我要干一件大事，展示一下本大爷的能力。

希望不是干什么奇怪的事就好了——路西欧焦躁不安地想着。

“没出什么问题吧……”

这时，门被重重地打开了，声音一下就把路西欧的嘀咕声压过去了。

听到这声音，路西欧心里悬着的石头总算落了地。谁料，出现在门口的人既不是巴伦，也不是拉斯帝。

那是一个居住地远离贫民街的中年男人，就是他教会路西欧他们成为扒手的。只见他面红耳赤，一双眼睛愠怒地看着路西欧和克莱尔。

“怎么了，大叔？”

“大事不好了……”男人低声说道，使劲咽了一口唾沫，“巴伦对贵族下手了。”

“啊！”

“你说什么！”

路西欧和克莱尔同时发出惊呼。

不要对贵族出手。这是大家最早听到的告诫，不管发生什么都必须保证这一点。男人曾经严肃地提醒过他们无数次。

“那巴伦他……”

克莱尔的问话让男人顿时眉头紧锁。

“被抓了，然后受尽折磨而死。尸体就吊在小镇外的一棵树

上。”男人痛苦地咬住了嘴唇。

晴天霹雳！路西欧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不由紧紧地握住了拳头。

“不、不会的，怎么可能……”

一旁的克莱尔声音颤抖着，突然转身朝外面冲去。

路西欧急忙抓住她的手臂：“克莱尔，你要干吗？”

“我……我要去救巴伦，我不能让他这么一直吊在树上！”

看得出克莱尔的精神状态很乱，声音也不由自主地加大了分贝。

“……不准去。”男人冷冷地说道。

克莱尔悲痛欲绝地看着他。

“去了的话，你也会遭到同样的下场。而且，你很快也没时间去考虑这个了。”

“什么意思？”

“这次正好给了那帮贵族一个好机会，他们已经以消灭扒手团伙为由召集了骑士。”

听了男人的话，路西欧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

“你们也快逃走吧。他们名义上说是消灭扒手，实际上是要扫荡整个贫民街，被发现的话铁定必死无疑。”

“可是，拉斯帝也还没回来……”克莱尔的脸色越来越苍白。

“那小子应该是逃跑了吧。只要还活着，总有一天还能再见到的。”

男人的语气严肃不可违抗，克莱尔无力地瘫倒在地。

“我也要先暂时避一避，那帮家伙很快就要杀过来了。听好了，你们什么事情都别去想，赶快逃走！”

说完，男人飞速离开了这里。

看着男人消失在门口，路西欧一时还回不过神来。

克莱尔使劲揪着路西欧的袖子，见状，路西欧回过头来，握住了她颤抖的手。

“我们也快逃吧。”

不料克莱尔突然摇了摇头。

“我不能把孩子们扔下不管，还有妈妈……”

“那个由我来想办法，克莱尔你先走吧，我们就在小镇外……对

了，在北边的森林里等我，我会去找你的。”

克莱尔一副要哭出来的样子：“不，我也要跟你一起去。”

“不行！我们两个一起的话会很容易被发现的，分开走反而比较安全。”路西欧斩钉截铁地说道。

克莱尔沉默了一下，继而无比认真地看着路西欧。

“孩子们最亲近的人是我。”

“克莱尔……”路西欧表情凝重起来。

这时，只听外面已经响起了怒号声和沉重的铠甲声。

路西欧咬牙切齿，双眼瞪着窗外。

“没办法了。走吧，克莱尔，绝对不要离开我身边啊。”

“知道了。”

克莱尔用力点了点头，两人牵着手从后门跑了出去。

*

“你觉得孩子们现在在哪里？”躲在一条小巷后面，路西欧对克莱尔问道。

克莱尔不安地摇着头：“我不知道，要是不在这一带，估计是藏到哪儿去了吧。”

“是吗……但愿他们没事。”

路西欧一脸紧张地盯着外面的马路，好几名手持弓箭的士兵正来回踱着步。

“大家听着，什么东西都不能留下。哪怕是虫子和土堆，也要全给我清除得干干净净！”

一名队长模样的骑士威严地对其他士兵下了命令，紧接着便哈哈大笑起来。

路西欧咬着牙捏紧了拳头：“孩子们的事待会再说，我们先去婆婆那里。”

克莱尔点点头，跟在路西欧后面。两人穿行在狭长的后巷中，不时听见有人家中传来阵阵悲鸣和怒号。路西欧握紧了克莱尔的手。

他们终于来到了多尔彻家的后门。

“婆婆，您在吗？”

路西欧把后门开了个小缝，朝家中窥视。

他最先看到的是一片暗红色。然后，一股铁锈味钻进他的鼻子。

“唔……”

路西欧捂住了嘴，只觉得肚子里一阵反胃。

多尔彻蹲坐在墙角，胸前的一大片红色正不断扩散。仿佛盯着地面而下垂的头，如今已经快要脱离躯体掉下来。从她被剑砍裂的脖子处，能清楚看到里面的血肉和骨头。

“怎么了，路西欧？妈妈她……”

克莱尔讶异地从路西欧背后想往屋里瞧。

“不要看！”

路西欧将她的头按在自己胸口，可惜已经晚了。

“那、那个是……妈妈？”

克莱尔的手攥住了路西欧胸前的衣服。

“妈妈……妈妈她……”

克莱尔呜咽着回过头，指甲在路西欧胸前使劲乱抓。

“……快走吧，就算待在这儿也没办法了。”路西欧咬着嘴唇静静说道。

克莱尔抬起脸，两行清泪从她眼中流出。

“走吧。”

路西欧重复了一遍，但克莱尔低着头一语不发。

“快走啊，克莱尔。”

路西欧用力去拉她的手，然而克莱尔仍一动不动。

“克莱尔！”

路西欧真的生气了，他大吼一声，肩膀也在微微发抖。

“孩子们……不带走他们的话……”克莱尔的声音开始出现嘶哑的迹象。

“啊，我知道。”

路西欧话音刚落，一声轰鸣在对面响起。炽热的红光沿着小巷朝这边喷射，在路西欧的眼里，周围的房屋很快化作了一片火海。

“可恶……！”

看着被大火吞噬的一间间房屋，路西欧恨得咬牙切齿。

“不要！！！！！！！！！！！”

与此同时，撕心裂肺的惨叫声和痛哭声也不断传入他们的耳朵里，此外还有各种声音交织在一起。

在那间燃烧着的房屋中，窗户上映出一个小小的影子。路西欧呆呆地看着，脚下像灌了铅一样沉重。

忽然，克莱尔离开了路西欧身边，朝包围着熊熊火焰的屋子冲去。

“等等，克莱尔。”路西欧上前一把抓住她的手。

“放开！快放开我，路西欧！”克莱尔狂暴地想从路西欧手中挣脱，“那里……孩子们就在那里，我要去救他们！”

夹杂在房屋焚烧的声音中，能听见屋内传来小孩的哭声。

“我要去救他们！你放开我，路西欧！”

克莱尔奋力甩掉了路西欧的手，飞奔着冲向屋子。见状，路西欧只能紧追不舍地跟着她跑到马路上。

火势越来越大，只听轰的一声巨响，屋顶崩塌下来，一堆瓦砾哗哗地掉在克莱尔面前，瞬间摔得粉碎。

“啊……啊啊……”

面对这幅无力回天的惨状，脸上还残留着泪痕的克莱尔惊呆了。

屋内的情景，她已经看不到了，被火焰包围的瓦砾堆成一座小山，早已将门给堵住了。

“克莱尔……”路西欧缓缓走向她。

像是没听见他的话，克莱尔茫然地注视着在火焰中倒塌的房屋。

路西欧刚想伸手搭在她肩膀上，这时附近传来铠甲的声音。

“还有活着的啊？”

路西欧回过头，面前是三名手持刀剑的骑士。

不等他做好准备，骑士们已挥着剑朝他袭击过来。路西欧赶紧抓住神情呆滞的克莱尔向小巷跑去，挥砍过来的剑哐当一声击中地面。

“妈的！快追！一定要杀了他们！”

路西欧头也不回地拼命奔跑着，贫民街的小巷狭长而复杂，所以

第一次来的人一般都会迷路。对于路西欧他们经常出入于此的人来说肯定是没问题，但追赶他们的骑士就不一样了。直到拐了三个角，铠甲的声音终于完全听不见了。

“喂！大家仔细地搜，一个活口都不要留！”小巷对面传来骑士们猖狂的声音。

“怎么能被你们杀掉！”路西欧低低地喝斥了一声，又拐了一个角。

但这时，他感到克莱尔的手从他手里滑了出去。突然站住的克莱尔低着头，双肩不住地发抖。

“又怎么了？”

路西欧走过去，却见她使劲摇着头。

“……不要……”

“……克莱尔？”

“我受不了了，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不是只消灭扒手团伙的吗，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士兵？为什么，还要把房子都烧了……”

克莱尔失魂落魄地站在那里，看上去已接近崩溃状态。

“不要，我不想死，我不想死啊！”她使劲抱着头，泪流满面。

路西欧过去紧紧抱住了她：“放心吧，你不会死的，我不会让你死。怎么可能死在这里！”

他看着别在自己腰间的剑。

对了，我就是为此才学剑的，为此才让自己获得了力量。

“来，我们走吧，克莱尔。”

路西欧从克莱尔身边离开，对她伸出手。

“嗯……”

克莱尔拭去泪水，握住了路西欧的手。然而就在这时，路西欧看见了她对面正瞄准这边的箭。

“混账！”

路西欧使劲拉着克莱尔猛冲向弓兵。箭射出来了，擦着他的脸颊嗖地飞了过去。

路西欧顾不得脸上的伤，箭步如飞地朝弓兵冲去，并拔出他那把剑刃早已钝掉、破烂不堪的剑。

弓兵换上了一支新的箭。路西欧再次加快了脚步；眼看弓兵的脸离自己越来越近，路西欧对准他的脖子举剑刺了过去。

可惜钝掉的剑刃并没能完成它的使命，反而陷入皮肉中无法活动。

“可恶！”

路西欧怒吼着，加上两条手臂的力量和全身的体重，使劲拔出了剑。一个粘稠湿润的声音顺着他拔剑的动作响起来，鲜血喷了他一脸，弓兵哼哼了两声便一头栽到地上。

死了一个，对面还剩下两个手持弓箭的弓兵。

路西欧转身朝克莱尔的方向走去，克莱尔惊魂未定，不无恐惧地看着他。

“快走，到旁边那条小巷子里去！”

路西欧全然不顾身后弓兵的动作，对克莱尔大声喊道。

弓兵射出一支箭，刺中了路西欧的后背，他双腿不由地打了个趔趄。

“路西欧！”

克莱尔想跑到路西欧面前，但被他强行制止了。

“你快走，快走啊！”

路西欧几乎是在咆哮，快步上前把克莱尔撞得老远。

嗖的一声，再度射来的箭支刺穿了路西欧的肩膀和手臂。

路西欧嘴里发出一句含混不清的呻吟，之前所受的伤也开始加剧，体力不支的他终于倒在一旁，体内流出的血在地上形成了一条轨迹。

“路西欧，你还好吗？”

趴在地上的路西欧看到克莱尔向他伸出了手。

“啊……还好……我没事。”

路西欧挣扎着站起来，并努力去握克莱尔伸过来的手。

他凭余光注意到弓兵拐了个弯向他们走来，连忙抓住克莱尔继续往前跑。

“他们往这边跑了，快把路堵上！”

背后的弓兵大声喊着，随之而即的便是弓箭不断穿破空气的声响。

路西欧握着克莱尔的手，一把将她抱了起来，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克莱尔。

箭穿过他的手臂和腰部，血花飞溅。

路西欧抱着克莱尔，跌跌撞撞地跑进了另一条侧道，有好几次都险些跌倒在地。

此时，他的后背又中了两支箭。

路西欧的视线已开始模糊，但他仍强忍着伤痛往前跑。这时他看到了堆积在道旁的木箱。

从木箱旁经过时，他一脚踢翻了这堆箱子。看着滚落得遍地都是的木箱，路西欧终于支撑不住，缓缓倒了下去。

“啊！”

被他抱着的克莱尔也摔向一旁。

不远处传来无数的铠甲声和脚步声，正在朝他们逐渐逼近。

“不、不赶快逃走的话……”

路西欧支撑着地面站起身，血沿着他全身的伤口不断往外流淌。

“克莱尔……”

他抬起脸，却发现自己的视野变得一片朦胧。

“路西欧……？”

克莱尔惊恐的面孔如今在他眼中也变得一团模糊。

“没、没事。”

路西欧摇了摇头，站起身来，但膝盖不住地颤抖着。

“来，快走吧……”

他牵着克莱尔的手，继续向前跑去。

*

路西欧的呼吸越来越艰难，血还在不停地流，滴落在地上的血迹一点点地指示着他们前进的方向。

“可恶！”

路西欧小声骂了一句，用脚把血迹擦去。

离街外还有一小段路程了，只要跑出这条大路，前面就会有出口。出了街道，状况应该能变好一些。

通往大路的小巷中，夕阳的光正强烈地照射着这里。

“就快到了，只要离开这里……”

路西欧回过头去看克莱尔，却发现一名剑士站在她身后，正举起剑朝克莱尔砍下去。

“休想得逞！”

路西欧一把将克莱尔拉到自己怀里，紧紧抱住。

挥下的剑将他的后背撕裂，大量的血喷涌而出。

“路西欧！”

路西欧将尖叫着的克莱尔用力推开，随即转身将剑拔出，猛地向前刺去。

伴随着一声闷响，剑锋刺穿了剑士的喉咙。没来得及叫出声，那个剑士便翻着白眼向后倒下了。

而此时，路西欧也觉得自己浑身一点力气都没了，看到剑士停止一切行动后，他双腿一软，也跟着倒了下去。

“路西欧！路西欧！”

克莱尔飞奔过来扶起他。他艰难地睁开眼睛，却怎么也找不到焦点，还是只能看见克莱尔模糊的脸。

“你没事……太好了。”路西欧抚摸着克莱尔的脸笑道。

“为什么……为什么啊！自己都伤成这个样子了，为什么还要拼命保护我！笨蛋！”

顷刻间，路西欧感到有凉凉的东西滴在了脸上。

“因为我不想……被你丢下……”路西欧虚弱地回答，“要是再被丢下一次……我会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管发生什么，我肯定都吓得动不了……”

“你在说什么呀，我怎么可能把你丢下！”克莱尔大声吼道。但这声音在他听来却感觉好遥远。

“不对，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要是再像那时一样被丢下……留下自己一个人……我好怕……”

一阵短暂的静寂。

他感到眼前一黑，只有脸颊上的冰凉能带给他清楚的感触。

“怎么这样……接下来我该怎么办！只要能和你留在这里，再怎么

样我都无所谓了！喂，你别丢下我啊……”克莱尔的喊声越来越远。

——对不起，也许是我太任性了吧……

虽然想对她这么说，但他已经发不出声音了，恐怕是连嘴都动不了，只能感觉到她的泪水……

*

“路西欧！路西欧！快醒醒啊，求你了，路西欧！”

克莱尔抱着路西欧一遍又一遍地哭喊着。路西欧的脸完全失去了血色，手脚也那么瘫软无力，流出的血将她的双手染成一片鲜红。

路西欧——的灵魂咬着牙，默默地注视着这一幕。

在他身后，隐隐地出现了另一个影子。

“勇敢的青年啊，从现在起，同我一块上路吧。”

他抬眼望去，连接大路的小巷出口处浮现出一个人影。因为逆光，所以看不清楚对方的样子，轮廓也显得模糊不已。

当看到那副似乎有着羽毛装饰的头盔，路西欧终于想到那是谁了。

“女武神瓦尔基里……”

他轻轻地念出这个名字，见那人影微微点了点头，头发闪耀着熠熠光辉。

“要带我去天界吗？”

瓦尔基里再度点了点头：“你拥有足够的力量和勇气。”

“那真是荣幸。”路西欧自嘲般地笑了笑，“可是，我放不下克莱尔，不能让她一直留在这里。我发过誓，要一直保护她的。”

“这一点你不用担心。”

说完，瓦尔基里嘴里开始咏唱咒语。只见她背后生出一对光之翼，紧接着，旁边出现了一名身材高大的男子。

“拜托你了，亚琉哲。”

“真是的，随便支使人的女人……再说，这种事情根本不适合让我来做嘛。”亚琉哲一边板着脸抱怨，一边缓缓降落到地面。

“路西欧……不是说好要一起走吗？你醒醒啊，路西欧……”

克莱尔仍然把脸伏在一动不动的路西欧胸前，眼泪漱漱地往下掉。

“喂。”

亚琉哲抓住克莱尔的手臂，使劲将她从路西欧身上拉起来。

克莱尔僵硬的身体没有任何抵抗，只是那泪眼婆娑的目光还停留在路西欧的尸体上。

“你杀了我吧……杀死我好了……反正已经无所谓了……什么都，没有了……”克莱尔意识恍惚地呢喃着。

“别说傻话了，快走吧。”亚琉哲放低声音催促道。

克莱尔一脸惊愕地回过头。

“别在这儿傻站着，被发现就完了！”

“你、你是……？你不是那群人的同伴吗……”

“那群人会叫你逃走吗？”

“唔……”

“好了，没有时间给你耗了，快走吧。”

“可是……”

克莱尔回头看了一眼路西欧的尸体。

“这小子已经死了，你就算守着他也于事无补。而且，要是你在这里被杀了，他不就白白牺牲了吗？就算是为了他，快走吧。”

说着，亚琉哲强拉着克莱尔的手跑起来。他带着她飞出小镇，奔向附近的森林。那正是路西欧和她第一次见面时所在的森林。

来到森林里的一处开阔之地，亚琉哲悄悄松开克莱尔的手并消失了踪影。

把自己带来这里的人突然不见、只留下自己一个人，克莱尔不禁觉得有点害怕，小心翼翼地环顾着周围。

从上空注视着这一切的路西欧，迫不及待地在她近旁降落。

“来到这里，应该可以放心了吧。”瓦尔基里在他身后说。

“你真的这样认为？”路西欧看着克莱尔反问道。

克莱尔无助地坐到地上，怅然所失地垂着头。

“她是这么软弱的女孩吗？”

“怎可能……因为她现在孤单一人了啊。”

两人正说着，这时，克莱尔附近的树丛中忽然响起一个奇怪的声音。

克莱尔脸上又浮现出惊恐的神色，目视着茂密的丛林步步后退。

一个影子从树丛中跳了出来。

“啊……”

“啊……”

看到眼前的景象，路西欧和克莱尔同时惊叫出声。

那是贫民街的其中一个小孩，是那个年龄最小、总拼命跟在大家后面的女孩子。

“姐姐……”

小女孩满是煤灰的脸上哗哗淌着泪，一下子扑到克莱尔的怀里。

“太好了……啊……我也……”

看着紧紧抱住小女孩的克莱尔，路西欧露出了安心的笑容。

“啊，看来她已经没事了，我可以跟你走了，女武神……”

路西欧说着便转身看向瓦尔基里，谁知当看清女武神的相貌后，他的脸上顿时现出无比惊愕的表情。

“怎、怎么可能……你的头发……你的脸……不，这不是真的吧……！”

瓦尔基里一脸莫名其妙，而看着她那银色的头发和熟悉的脸庞，路西欧全身开始颤抖不已。

“……普拉琪娜……？”

仿佛就要窒息一般，路西欧嘴唇哆嗦着念出了一个名字。

*

“……普拉琪娜……”

路西欧睁大了眼睛，带着惊愕的表情喃喃自语道。

不知为何，蕾娜斯总觉得自己好像在哪儿听过这个名字。

是在哪里呢……

游小说
游戏剧情小说专门志

1999年日本游戏最佳剧情奖
2000年PlayStation Award剧情奖得主

感受人类的绝望与渴望
聆听众神的喜悦与悲伤
这是一曲人与神的镇魂歌
诸神之黄昏即将降临
一起，活下去吧……

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神界战争，无数战魂被传送到了统治众神之地阿斯加尔德，他们真正的敌人到底是谁？在战争阴影的笼罩下，女武神瓦尔基里来到了处于极度混乱状态的米德加尔特。究竟人是什么？神又是什么？普通人之间有生死纠葛，就连伟大的神明们也无法阻止传说中的末日。而在诸神之黄昏将至的那个时刻，瓦尔基里却因某起事件而陷入了迷茫中……

VALKYRIE PROFILE

《女神侧身像》在游戏史上的经典地位毋庸置疑，无论是人设、战斗、系统都可圈可点，更令人映像深刻的是它那充满吸引力的壮阔剧情。小说基本按照游戏的流程进行，忠实还原了游戏中的各个经典场景，虽然登场人物相对较少，但整体的故事情节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因此这也算是一种能够被玩家接受的改编。

作者梅松崇可以说是一位专职改编游戏作品的小说家，除了这本书以外，他还发表过《女神侧身像2 希尔梅丽亚》、《最终幻想水晶编年史》和《火炎之纹章 多拉基亚776》等数十部作品，无论文笔还是口碑都堪称一流。因此不管你是不是“《VP》系列”的拥趸，都不应该错过本书。

ISBN 7-88618-078-X
9 787886 180781

本手册随盘附赠不能单独销售　女神侧身像光盘定价：14.8元

严禁一切商业交易



睡神扫描
微信：shuishen